

元史譯文證補

二





元史譯文證補 二

洪鈞撰



中華書局



元史譯文證補卷三

后妃公主表補輯

此本多桑與拉施特書互有歧異，兩存之以俟考。

烈祖宣懿皇后訶額倫幹勒忽訥氏。

元史作月倫，西域書作烏倫，與祕史之訶額倫相類。自是祕史音確。幹勒忽訥亦見祕史，蒙古源流作郭勒郭諾特，西域書作烏而忽奴特。三書相較，應從祕史。語尾特字可省。西域書謂是安吉刺特之分部。案祕史也速該挾太祖往其母舅幹勒忽訥氏處求親，到扯克撒兒山，赤忽兒古山之中間，遇翁吉刺人德薛禪，問曰：也速該親家何往？可見二族居地相近，而稱以親家，殆因訶額倫爲其同族之故，足可爲證。西域書又云：烏倫釋義爲雲，與元

史語解同。

太祖光獻皇后孛兒台宏吉刺氏。

元史作孛兒台旭真，案明孝元儀武備志：韃靼稱女子曰藕琴，即旭真也。蒙古文往往有此聯屬之語，如親征錄之帖木真幹怯，祕史之帖木真兀格下二字皆非其名，譯者未審其故。

作史者誤以爲名，應去朮赤，察罕台窩闊台，拖雷皆其所出。元史表太祖后妃共三十九人，西域書未備載，但云正后五人，孛兒台爲之首，餘四后列下。

忽蘭皇后蔑兒乞氏。

見元史表，帶兒兀孫之女，見親征錄。祕史生子曰格兒干，蓋即元史之闊列聖太子也，或作曲里堅。

也速干皇后塔塔兒氏。

生烏察兀兒。早卒。太祖次五子兀魯赤無嗣。似卽此。祕史稱也速干。同元史。蒙古源流作濟蘇凱。

也遂皇后塔塔兒氏。

也速干之姊。事見祕史。

古楚皇后女真人完顏氏。

金史宣宗本紀。衛紹王公主。元史稱成國公主。以元史表較古楚之音。無一合者。金史稱爲公主皇后。古楚豈公主之訛耶。后壽高。阿里不哥。德和林叛時。后尙在。無出。以上五后。西域書列之正宮。以下四

人。則妃嬪中之著稱者。

一妃乃蠻人。失其名。生一子。爲太祖最長子。曰忽兒赤體。早卒。

蒙達備錄云。成吉思子甚多。長子比因。破金國。攻西京時陣亡。今二太子卻爲大太子名。約直又云。劉伯

林。雲內人。有子甚勇。或沒眞長子。戰死。遂將長子之妃嫁伯林子。孟珙此語。不爲無因。約直卽允赤。

一妃塔塔兒人。失其名。生子曰烏拉察罕。早卒。

兀魯赤與烏拉察罕字音尤近。疑前之烏察兀兒。非卽兀魯赤也。

一妃乃蠻塔陽汗之哈敦。曰古兒八速。

親征錄作菊兒八速。祕史作古兒別速。西域書字音互有異同。從其同者。祕史謂是塔陽汗母。親征錄謂是妻。西域書同親征錄。按若是母。則年已長。太祖未必納諸後

宮。自是祕史之誤。惟太祖納之。則儘可證諸祕史。

一妃西夏國主女，失其名。秘史載其名曰察合，字旁注中字，則當讀如哈。

光獻皇后生女五人，長火阿真別吉。

秘史作豁真，親征錄作火阿真。元史火臣音似未足，適亦乞刺斯部長李徒具見元史表傳。

次徹徹干。

謂適衛拉特部長忽都哈別吉之子土拉而吉。

此惟秘史有之。女名扯扯亦堅，駙馬曰亦納勒赤。按元史表，延安公主位有闕，關于公主適脫亦列赤駙馬，字音皆近，似即此。西書之土拉而吉，蓋即亦納勒赤之訛。

三阿剌海別吉。

元史傳謂適汪古部長阿剌兀思剌吉忽里之子，字要合，表同。

西域書謂適其姪鎮古，生子名訥古台。尙拖雷女，案阿剌兀思剌吉忽里既死於難，妻子與姪避地雲中。太祖既定雲中，購求得之，以其子字要合，尙幼，封其姪鎮古爲北平王。鎮古薨，子義古台襲爵，尙睿宗女字要合，幼從攻西域，還封北平王。尙阿剌海別吉公主，公主明睿有智略，車駕征伐四出，嘗使留守軍國大政，咨稟而後行。師出無內顧憂，公主之力也。蒙達備錄則云：二公主曰阿里黑百，因俗曰必姬夫人，曾嫁金國亡臣白四部死，寡居。今領白韃靼國事，日逐看經，有婦女數千人，事之。征伐斬殺，皆自己出。據此則元史所謂留守，乃是掌汪古部事，非太祖本部史文之誤會也。史言字要合，幼從征西域，歸乃封王尙主，而孟珙之使蒙古，作蒙達備錄，在辛巳歲，正太祖在西域追討丁之年，不應即云公主夫死寡居。西域書之鎮古，即鎮國之訛。訥古台即義古台，尙睿宗女語同，反覆推求，必是公主先適鎮國，夫死遂自領汪古部事。繼而夫弟字要合自西域還，復尙公主，鎮國子訥古台爲公主出，而字要合之三子，則公主進姬妾以生。西域書但言其前元史但言其後，而蒙達備錄則適當其中，蒙古不諱再醮，理宜然也。白四部之名無可比附。西域書謂太祖欲以女適阿剌兀思剌吉忽里，辭以年老，請以兄子訂婚。阿剌兀思之兄，先爲汪古部主，汪古部爲金守長城邊界，兄死弟嗣，而金主仍禮遇其兄子，蒙達備錄所以云金國亡臣也。汪古之義爲邊牆，云是契丹語，蓋即金語。史言金源氏璽山爲界，阿剌兀思以一軍守其衝要，語同。西域書紀阿剌兀思死難之事，與元史異，語繁不載。又云，阿剌海別吉年歲在窩闊台拖雷之間，蓋太宗妹察罕姊。

四禿馬倫。

謂適鴻吉拉特部長阿赤諾延之子曰慎古，阿赤本名答兒吉古，附千人，皆稱爲阿赤諾延。禿馬倫年長於拖雷，慎古後率滿

吉拉人四千駐守禿馬特之地。案之各書全無證據。及考蒙達備錄云三公主曰阿五嫁尙齊令國舅之子。又云按赤那邪見封尙書令乃成吉思正后之弟。因而恍然。阿赤諸延卽元史之按陳諸延。其子慎古。史傳無徵。然蒙達備錄明言三公主嫁國舅子。而特薛禪傳。但言按陳子幹。陳尙齊宗女。必是史官失載。元史表耶國公主位禿滿倫公主適赤寫駙馬。未言何帝之女。而禿馬倫。禿滿倫譯音悉合。慎古亦寫轉音相通。元史太祖本紀有赤駙駙馬親征錄作赤渠。祕史卷十三蒙文稱出古尤與慎古近合。元史特薛禪傳。賜號國舅按陳諸延。邵遠平元史會編於按陳從征伐有功。賜號諸延。下注曰。譯言國舅也。案諸延爲官。是之稱。並非國舅。當是按陳爲國舅。是則按陳並非其名。若爾吉古爾牙。此說大可備考。五阿兒塔隆。或作阿兒塔魯罕。適幹

勒忽訥部長泰赤子札費兒薛禪爲宣懿太后之姪。

謂太祖最愛此幼女。定宗時以事賜死。見憲宗本紀補異。無可稽考。

非正后出之女也。立安

敦。

巴而朮傳作也立安敦。祕史作阿勒阿勒也。西域書作阿勒敦。今姑從史表。適畏兀兒國主巴兒朮。阿兒忒的斤。詳元史本傳。西域書謂未成婚先卒。附見畏吾兒釋地。元史會編引蒙達備錄云。太祖女七人。而可徵者僅三人。今共考得六人。

元史譯文證補卷四

朮赤補傳

朮赤，太祖長子。母光獻翼聖皇后李兒台。

秘史台作帖，微翼。又元史作李兒台，旭真秘史無旭真。

初孕時，蔑兒乞人修宿怨來掩捕，太祖

匿於不兒罕哈勒敦山，未被獲。獲李兒台而去。太祖乞師於客列亦部長汪罕，復得札只剌部長札木哈

助兵，乘夜縛筏渡勤勒豁河，襲敗蔑兒乞。奪李兒台以返，旣而舉子，名之曰朮赤。朮赤者，蒙古語謂客也。

然卒以是見輕於諸弟，仲弟察合台尤與不協。至胃之爲蔑兒乞兒種云。

此據秘史，秘史未言朮赤之生而揆情度事，必在斯役之後。

或謂李

兒台有姊爲汪罕妃，烈祖又嘗有德於汪罕，故聞太祖之訴，卽脅蔑兒乞歸李兒台。未被掠時，孕已數月，比在歸途，朮赤生，倉卒無襁兒具，乃搏麪如盤形，置於騎以載歸。太祖喜曰：「此不速之客也。」故名曰朮赤。

此據拉施特。阿卜而履錫。案汪罕。蔑兒乞皆與太祖所居不甚遙遠。計被掠至歸。不過數月之期。如西書所云。則龍種更無疑義。名爲朮赤。亦有由來。然祕史假此事端緒分明。其後又有察合台一言爲證。遂成疑案。雖太祖亦噤不發聲。欲斥祕史而從西書。苦無他書爲助。專從祕史。又恐輟職與王。西人之考元事者。實繁有徒。從無言朮赤非太祖眞子者。則拉施特作史之功也。兩在其說。庶乎其可。

不預。

阿卜而履錫云。乃蠻之役。朮赤爲右翼。多桑未載此語。附錄於此。

性卞急。驍勇善戰。

語本元史類編。

將領多服其能。不嗜殺。嘗攻塔塔兒人。俘獲

得生者逾半。

拉施特云。太祖不以爲然。

太祖二年丁卯。領右軍往征和林西北部族。以不哈爲鄉導。幹亦刺都長忽都

哈別乞迎降。遂引軍征土綿幹亦刺於失黑失特之地。於是幹亦刺。不里牙特巴兒渾。兀兒速特哈

卜哈納思。句。康哈思諸部族悉降。

西書未言朮赤。但云衛喇特不戰而降。本紀幹亦刺之降在三年。而乞力吉思之附在二年。考之四圖。應從祕史。先定幹亦刺。由東而西。軍程乃合。蒙古謂萬曰土綿。祕史語解作

萬幹亦刺。不合。應從譯文作土綿。祕史又作幹亦刺。今改。衛喇特卽厄魯特。西域書亦稱衛喇特。謂薩河之源有八河。衛拉特居於左近。其東有烏拉速特。帖楞郭特。客失的迷三族。居拜喀勒湖西。與衛喇特乞兒吉思爲鄰。案烏拉速特卽祕史之兀兒速特。帖楞郭特當卽田列克。見下。客失的迷亦見下。又云。湖東有庫里。廓拉施。不里牙特。土默特四族。總名之曰巴兒古特。案不里牙特見上。土默特卽禿馬。見下。巴兒古當卽巴兒渾。西書雖謂是總名。蒙古或有分別。太祖本紀。莫罕倫之幼子納眞於八刺忽民家爲贅壻。八刺忽亦卽巴兒古。詳見太祖本紀譯證。

復招下乞兒吉思部。

祕史作土綿乞兒吉思速勒。因未有勒字音。故思變爲速。土綿謂萬。言其衆也多。桑考得此部居地甚廣。在昂可拉河之西。阿爾泰山之北。偏東。乃蠻在其東南。謙河。謙州在其境內。俗

雖游牧，亦有城郭。蓋元代西國人奉使至元，途中備記各部族，故所得爲詳。詳見西北地附錄。

會長也。迪亦納勒。

即元史野
歷亦納里。

阿勒迪額兒。

即元史阿
里替也兒。

幹列別克的

斤望風歸款。

多桑引拉施特云：乞兒吉思人稱其會長曰伊納耳。即譯史之也。納勒，又云：內分數國。一國名哲魯德，別提其會長名。則原書字跡模糊不辨。一國名別提烏倫，或作別提阿福隆。其會長名烏洛斯伊納耳。又云：乞兒吉思與昔青助克分

兩會長轄治。昔青
助即元史謙謙州。

獻白海青、白驢馬、黑貂等方物。

本紀云：獻名鷹、拉施特云：白眼鷹。阿卜面豐錫云：鷹眼。鷹足赤色。西書年分爲太祖二三年與元史、秘史合。

復降失必兒。

客思的音。

失必兒當即鮮卑之異譯。今俄國名烏拉嶺一帶曰西悉卑爾。黑龍江一帶曰東悉卑爾。或作錫伯利。審音考地：哲屬鮮卑。多桑地圖：乞兒吉思直北有依必兒悉卑利部。必即此失必兒。惟依必兒不得其解。元史土土哈傳：先世徙居玉里伯

里山。玉里伯里與依必兒悉卑利字音相近。下文云：號其國曰欽察。則在烏拉嶺西。俄人所謂西悉卑爾。非此之失必兒也。又也兒的石河東托博爾斯科之南三十二華里。舊有悉卑爾城。向屬元代後王。明萬曆九年，俄將亦耳馬克攻下之。今城址尙存。雖亦非此之失必兒，而皆可爲稱名之證。客思的音當作客失的迷。蒙古語末一字，往往改易其音。秘史此類甚多。

巴亦特禿哈思。

句

田列克。

元史列傳：石抹阿辛迪列斡氏。歲乙亥，率北京等路民萬二千戶來歸。迪列斡似即田列克。然以下

所云：則此部人不應遽入中原，只可存以備考。

脫額列思。

句

塔思巴只吉等族。皆林木中種人。蒙古語謂槐因亦而堅者是也。

槐因
謂林

木亦而堅又作亦而
干亦而根皆謂百姓。

師旄。太祖以忽都哈別乞先來歸，以皇女扯扯亦堅妻其子亦納勒赤，以朮赤女豁兒

哈。

此據秘史譯文語
解作豁兒罕恐誤。

妻亦約勒赤之兄。

以上皆本秘史朔方
備乘朮赤傳亦本此。

太祖六年辛未，伐金。朮赤與弟察合台、窩闊台分

循雲內、東勝、武朔等州。下之。八年癸酉，復與弟爲右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遼、安肅、安定、邢、洛、磁、相、衛、輝、懷、

孟、掠澤、潞、遼、沁、平陽、太原、吉、隰、拔汾、石、嵐、忻、代、武等州。此據元史十一年丙子，從太祖北還，先是乞兒吉思與

禿馬皆已歸附。

西書作土默特，卽祕史之禿馬惕，朔方備乘謂吐麻當在今俄羅斯白哈兒湖左右。

太祖南征時，乃蠻會古山魯克襲據西遼，誘結諸部，以

謀蒙古。

此據阿卜而嘎錫，其說最爲接切時勢，祕史但云豁兒赤激變，事所容有，今融會兩說而並存之。

而蒙古諸延豁兒赤索美女三十於禿馬，禿馬怒，囚豁兒

赤，叛蒙古以應古出魯克。太祖十二年，命將往征。

元史親征錄：西書載征禿馬曾在丁丑，而祕史誤繫於朮赤收附韓亦刺乞兒吉思等部之後，伐金之前，稽審其由，蓋因朮赤兩至乞兒吉思，

第二次師由禿馬而起，而祕史只志一役，是以致誤。

徵兵於乞兒吉思，不從，亦偕諸部叛去，乃命朮赤往討。

親征錄：西書並同。

仍以不哈爲先鋒。

戰勝，遂北至亦馬兒河，還至謙河，涉冰北行。

親征錄云：以不花爲前鋒，追乞兒吉思部，至亦馬兒河而還。大太子領兵涉謙河水順下，招降克兒爲思等部，亦馬兒河無考，或卽葉密爾河。見葉密爾考，葉

密爾河濱有葉密爾城，見耶律希亮傳。劉都西使記作葉滿，是知葉密亦馬音近易訛。謙河在唐努山北發源，自東向西流，轉而北流，入今俄界，爲葉森塞河。若亦馬兒河卽葉密爾，則是遠迤至西南，還軍東北，涉西流之謙河，既渡河後，仍循河之北流以行，故曰涉謙河水

順下。以此註親征錄，字字皆有下落，當不謬也。履冰過謙河見西書。

盡降克兒爲思、憾哈思、帖良兀、客失的迷等種族。

元史類編引大方通鑑云：朮赤伐烏思德哈納思帖良兀、客失的迷

火因亦而干等部皆降之時太祖十二年丁丑歲事。案元史西北地附錄注有烏斯即烏思、德哈納思當即上文哈卜哈納思、德哈思即上之康哈思也。帖良兀即田列克也。火因亦而干即槐因亦而堅。義見前。惟亮而爲思無可比附。朔方備乘謂即乞兒吉思然上文已云追至亦馬兒河而還。不應復出。疑是脫額列思之訛。或爲乞兒吉思之別部。西書固言乞兒吉思非止一國也。統計種名大率於上文相同。必是前此已降。復從乞兒吉思以叛。故前云亦借諸部叛去。非臆撰也。

的石河也。與蔑兒乞部長脫黑脫阿偕。太祖三年師至也兒的石河。敗其衆。殺脫黑脫阿。古出魯克西遁。

西遼脫黑脫阿子忽都等南遁畏兀兒。遣使先往。亦都謹殺使起師。與戰於稽河。

親征錄作
嵒河無考

忽都等遂西

遁。至是太祖命哲別征古出魯克。命速不台征蔑兒乞。製鐵車以賜曰。蔑兒乞。吾深仇也。敗而遠遁。如馬

帶竿。如鹿負箭。若飛。汝作鷹鷂。若入穴。汝作鋤。若入海。汝作網。與汝鐵車。以堅汝志。

朔方備乘據祕史語意以
成文。甚合今全錄之。惟脫

脫中流矢而死。元史祕史親征錄皆同。而何氏仍云脫脫西遁。未免失考。西書作托克塔。與脫黑脫阿尤叶。故知祕史譯音之確。西書紀速不台之師爲太祖十一年。與速不台傳同。親征錄在十二年丁丑。亦合。祕史云牛兒年不誤。而繫於丙寅即位之前則誤矣。

不台既受命。軍經阿爾泰山。及之於吹河。

祕史言古出魯克至垂河。與合刺乞塔相合。又言速別額台窮絕蔑兒乞於垂河。必即吹河。速不台傳作稽河。即吹河之轉音。西遼建國近接吹河。固知是也。西書

云。速不台攻托克塔子弟於阿爾泰山。軍至鄭河。阿爾泰山甚長。鄭河即吹河之訛。互較參觀。西遼在吹河南境。蔑兒乞盡滅其衆。當在吹河北境。哲別速不台分路南北並入。而朮赤則在乞兒吉思一帶爲後援。太祖用兵如神。史官贊美。信無溢詞。

速不台傳。謂追入欽察。乃至烏拉。諸西。孤軍深入。必無是理。中西各書。皆無佐證。

脫黑脫阿有子善射。有獸兒根之稱。速不台生擒之。

秘史。脫黑脫阿三子。皆著其名。親征錄有四子。而無其名。親征錄有西子。而無其名。親征錄有西子。而無其名。親征錄有西子。而無其名。

元史巴而朮阿兒式的斤傳。亦言四子。皆有名。惟赤老溫與秘史合。餘皆不合。西書是役亦有四人。惟一爲托克塔之弟。曰庫都。則又歧異矣。西書於忽魯每誤成庫。當即忽都。又云。庫都與托克塔二子皆陣亡。二子庫圖堪善射。有獸而根之名。西書汗字每誤堪音。又恐是忽都汗也。不得已而盡沒其名。但著其事。默而根。見元史語解。

時朮赤以討乞兒吉思等部。駐師西陲。速不台獻諸朮赤。命以射。首矢中的。次矢劈前矢之鋒。而亦中的。朮赤大喜。馳使告太祖。請赦。太祖曰。蔑兒乞吾深仇。留善射仇人。將爲後患。仍

令殺之。太祖十四年己卯。親征西域。朮赤將兵以從。下八兒真。養吉干。檀的等城。

此役之先。西域王在錫爾河。與蒙古軍戰。阿卜而嘎錫謂

係朮赤。考之元史。秘史。又疑是速不台之師。吹河下流。將入遼爾之處。距錫爾河已不甚遠。拉施特未言是朮赤。故僅附見於西域傳注中。今亦不以入傳。

十五年庚辰秋。與察合台。窩闊台攻西域烏

爾韃赤都城。久不下。十六年辛巳。太祖改命窩闊台總制諸軍。始克其城。察合台。窩闊台南赴塔里堪。與

太祖會師。語詳西域傳。

親征錄所紀時序皆合。西書惟皆下一年。

時太祖將命哲別。速不台北征奇卜察克。循裏海之西以往。而

大軍皆在東南。不相應。乃命朮赤仍東駐鹹海。裏海閒。以遙爲聲援。

西書亦未見及此意。但云朮赤未來耳。觀地圖。則裏海東萬不可無此一軍。非惟固南軍後路。

且爲西師援兵。哲別補傳。有濟師於朮赤一事。此其確證。太祖用兵如神。未學兵法。而全合兵法。所以愈譯西書而愈有味也。

拉施特云。惟施雷友愛長兄。

己所封地遠在異域。恆鞅鞅不樂。太祖至錫爾河。屢召來會。以疾不至。十九年甲申。哲別、速

不台既平。奇卜察克復敗俄羅斯之軍。擒計掖市部主。扯爾尼哥部主皆名。穆斯提斯拉市。獻諸朮赤。誅

之。詳哲別傳。朮赤遂自錫爾河北僭塔之地。

地未詳。

西踰烏拉嶺。至奇卜察克東境轄治所部。

朮赤拔都鄂爾多斯皆在布而理

爾奇卜察克境內。蒙古源流謂在俄羅斯地方。即汗位。大誤。其時奇卜察克西境未盡平定。

令哲、速二將班師。朮赤未久旋薨。或謂太祖十九年。或謂二十年。壽

四十八。或四十九。太祖東行。召朮赤未至。繼又命其西平布而理爾。

即西北地之。不里阿耳。

奇卜察克。俄羅斯。拉而開

斯。即西北地之。撒耳柯思。

等部未定之地。而朮赤稱疾不行。太祖滋不悅。二十年乙酉。太祖既還行宮。有蒙古人自西

來。詢以朮赤之疾。則云。但見出獵。未聞有疾。太祖大怒。命察合台、窩闊台率兵往逮問。無何薨信至。太祖

大慟。欲治其人妄言之罪。而已逸去。遂命幹赤斤大王往視其喪。定嗣子位。朮赤長妃爲汪罕弟札阿紺

李之女名別古特迷失。

元史祭祀志。宗廟。至元三年。定爲八室。第三室皇伯考朮赤。皇伯妣別土出迷失。字音相類。元史人名迷失者甚衆。男女並以爲名。案唐書。北突厥有烏蘇米施可汗。西突厥有阿史那彌射間紇可汗。稱沒密施

者亦甚多。當出突厥。與拖雷妃爲姊妹行。

秘史汪罕弟札合敢不有二女。長女亦巴哈。太祖自娶之。次女與拖雷。未育三女。後以兀魯兀惕部長主兒扯歹有功。以亦巴哈賜之。拉施特云。汪罕弟阿紺部三女。一嫁朮赤。一嫁拖雷。一曰阿

必喀。太祖娶之。以夢兆不吉。令適烏魯特部長。時爲親軍大將。烏魯特即兀魯兀惕。聞之波斯人云。西人譯彼國文字。阿亦二音常誤。如地名阿拉克則曰義拉克。阿而蘭則曰義而蘭。是也。阿訛爲義。則亦音亦可訛阿。至哈變爲喀。乃是法文通病。竊度拉施特原文必尙合蒙古音。追經重譯。歧異以滋。然細審其言。皆有根據事實。或者祕史之遺漏也。

次妃幾人不可考。其見於俄羅斯人書者。有曰渥稽。有曰蘇而灘。又有曰

薩兒城。則天方教人所云也。

俄人名。子十四人。拉施特云四十人。當是傳鈔之誤。

可徵者曰鄂爾達。

元史不載。惟太宗八年。以中原諸州民戶分賜諸王。

貴戚。斡魯朵。拔都平陽府。茶合帶太原府。古與大名府。斡魯朵今改鄂爾多。案鄂爾多爲帳殿之稱。細審文義。不應稱此。蓋即拔都之兄鄂爾達也。古與即定宗名。改本未見及。

曰拔都。曰伯勒克。

元史。憲宗元年。四方諸王別兒哥。脫哈帖

木兒。別兒哥即伯勒克。後繼汗位。屢見俄書。而元史世系表無之。甚可怪也。

曰脫哈帖木兒。

見上注。西書皆作托喀帖木兒。蓋又是哈訛爲喀。

曰昔班。

見速不台傳。

曰唐古忒。

照祕史。蒙文。必

兀惕。

曰伯勒克察耳。曰桑庫爾。

哈木耳云。一鄂爾達。二拔都。三伯勒克。四伯勒克察耳。五昔班。六唐古忒。七土幹耳。八奇拉烏城。九星枯爾十欽台。十一謨罕默德。十二烏都。又曰拘而都。十三托喀

帖木兒。又曰庫馬帖木兒。十四辛昆。然哈木耳之說。不盡可據。姑以備考。

附元史朮赤傳考誤

朮赤者太祖長子也。國初以親王分封西北。其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日方達京師。以故其地郡邑風俗皆莫得而詳焉。朮赤薨。子拔都嗣。拔都薨。弟撒里荅嗣。撒里荅薨。弟忙哥帖木兒嗣。忙哥帖木兒薨。弟脫脫忙哥嗣。脫脫忙哥薨。弟脫脫嗣。脫脫薨。弟伯忽嗣。伯忽薨。弟月即別嗣。至元二年。月即別遣使來求分地歲賜。以賑給軍站。京師元無所領府治。三年。中書請置總管府。給正三品印。至大元年。月即別薨。子札尼別嗣。其位下舊賜平陽。晉州。永州分地。歲賦中統鈔二千四百錠。自至元五年己卯歲始給之。

案此傳可議處極多。朮赤分封西北。建牙何地。雖無可徵。然彼時俄羅斯境外喪師。境內無恙。奇卜察克雖被兵。而太宗九年尙有八赤蠻之役。則全境未定可知。意必於烏拉嶺。裏海之東。鹹海之北。開濟越國。未爲遠也。拔都戡定西陲。始定居於烏拉嶺西不里阿耳。欽察二地。天主教王使人東赴和林。路經拔都之鄂爾多。謂拔都發驛還至和林。四十二日可達。蓋由拔都所建之薩萊城以往和林。東西直綫不及九千里。程途紆折。亦僅一萬二千餘里。以日行三百里計之。誠不過四十餘日。其後世祖定鼎燕京。又去和林三千二

百里。再增十餘日。亦必可達。薩萊城舊址。在今俄國薩拉托甫省。確鑿可稽。所謂去京師數萬里。殆以今之半里爲一里。行二百餘日。方達京師。殆非急行驛騎。乃徐行之車乘耳。或以海都叛亂。郵驛皆廢。驛騎不能按程易馬。以是稽遲。終究非急行之謂也。拔都之後。六王。純是兄弟弟及。古來未有。事屬可疑。仁宗延祐元年。本紀始見月思別之名。英宗泰定帝本紀。並作月思別。文宗至順年間。乃作月即別。偶然異字。實非異人。而此云至大元年。月即別薨。子札尼別嗣位。不解其故。反復推求。蓋由至元二年。月即別遣使來求分地。歲賜一事觀之。此爲順帝之至元。非世祖之至元。所謂至元五年己卯。亦爲順帝之至元。順帝元統元年。歲在癸酉。見於輟耕錄。自癸酉至己卯。凡七年。正是至元五年。二年來求。歲次三年。置總管府。五年始給平陽。晉州。永州舊賜歲賦。本相聯屬。而譌爲區分。所以誤也。延祐元年。本紀明云諸王脫脫斡。以月思別嗣位。西書紀載。世次相符。伯忽其人。乃在脫脫之前。非在脫脫之後。別見諸王補傳。

元史譯文證補卷五

拔都補傳

弟伯勒克附

拔都、朮赤次子。與兄鄂爾達相友愛。從父駐西北軍中。朮赤既薨。皇太弟斡赤斤奉太祖命馳至。鄂爾達自以才不如弟。願讓位。乃定拔都爲嗣。西書云。入告章峯。仍列鄂爾達於前。未久。太祖崩。斡赤斤馳歸。拔都與兄鄂爾達弟昔

班。句唐古忒。

伯勒克。

伯勒克察耳。

脫哈帖木兒亦東來會喪。

奉太宗卽位。太宗七年乙未。

西千二百三十五年。

以奇卜察克。俄羅斯諸部未定。議遣諸王出師。朮赤位下者。鄂爾達。拔都。昔班。

此見速不台傳馬札兒之役。

唐古忒。察合

台位下者。貝達爾。

察合台子。

不里。

見秘史。據秘史所云。似是察合台子。西書則謂察合台孫誤阿圖堪子。速不台傳。馬札兒之役有吁里兀。中西各書皆無可徵。疑即不里之訛。或卽古余克。

太宗位下

者。古余克。

卽定宗之名。秘史。西書音同。秘史書法克字應旁書。

合丹。

見速不台傳馬札兒之役。

拖雷位下者。蒙哥。

西書音同。

撥綽。

西書音似撥綽克。案元史牙忽都傳。祖撥綽。蒙宗庶子也。

驍勇善騎射。憲宗命將大軍北征欽察。有功。憲宗時無征欽察之事。必是太宗時拔都之師。世系表拖雷第八子撥禿。

太宗弟闊列堅亦預斯役。

拉施特作曲里堅亦作果爾干。今從元史。

以拔都爲統

帥。速不台副之。八年丙申。兵行。速不台首入布而噶爾。太祖時已降其部。而復叛。至是悉平之。即西北地之不里阿耳。有

城亦曰布而噶爾。昔時此城通商賈。今惟存一村。居民每於地內掘得古器。

九年丁酉。入奇卜察克。其別部酋八赤蠻

多桑注云。中國元史作巴齊瑪克。蓋多桑但見元史改本。不知原本固作八赤

蠻。不謀而合。西書益可信矣。

數抗命拒敵。大軍至。敗遁浮而噶河深林中。一日數遷。以避蹤跡。蒙哥令衆軍合圍其林。乃

入搜捕。見空營。一病嫗在焉。詢之。則八赤蠻已遁水洲中。跡至。出不意擒之。

憲宗本紀。嘗攻欽察部。其酋八赤蠻逃於海島。帝聞。亟進師至其地。適大

風刮海水去。其淺可渡。帝喜曰。此天開道於我也。遂進屠其衆。擒八赤蠻。命之跪。八赤蠻曰。我爲一國主。豈苟求生。且身非賤。何以跪人爲。乃命囚之。八赤蠻謂守者曰。我之竄入於海。與魚何異。然終見擒。天也。今水退期且至。軍宜早還。帝聞之。即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浮渡者。速不台傳乙未。太宗命拔都西征八赤蠻。曰。聞八赤蠻有驍勇。速不台可勝之。命爲先鋒。與八赤蠻戰。繼又令統大軍。遂虜八赤蠻妻子於寬田吉思海。八赤蠻聞速不台至。大懼。逃入海中。案浮而噶河下游入裏海。即寬田吉思海。裏海水視風信。北風大作。則北岸水淺。海中有洲有島。度八赤蠻之逃。未必具有舟楫。不過乘水淺時。暫避偷生。不意元師接踵已至。遂束手就擒。風力既息。水且返流。事理之常。無足侈爲神異。朔方備乘拔都傳。疑爲海之潮汐。偶爾愆期。所見誠當。特考地既誤。比以錢塘潮三日不至。亦復不類。速不台傳。歸功速不台。案當日速不台爲副帥。亦爲先鋒。追八赤蠻敗遁裏海。而憲宗往擒。此皆可就西書以證。元史昔里鈐部傳乙未定宗。憲宗皆以親王與速不台征西域。明年啓行。鈐部亦在行中。又明年。至寬田吉思海時序正合。

八赤蠻請王自行

刃以死。蒙哥令撥綽手刃之。奇卜察克東北近濱浮而嘎河諸部族。若波爾塔斯未詳。若毛而杜因。若薩克

孫。此三部當是芬蘭一類人。西書此處又有扯而開司。即西北地之撒里柯思。案是時元軍未往黑海。不離驛及故刪。又有一部族名曰費族。非那克考之不得併刪。皆震懾款服。裏海以北咸定。是年冬。遂

入俄羅斯。常俄之始被兵也。喪師於外。境內無恙。至是已十四載。語出俄史。可藉以考年分。諸侯王惟事內閔。不復慮外

患。毛而杜因人與俄有兵怨。導大軍自東南入南境。諸王曰。幼里曰。羅曼。分守勒治贊。句。克羅姆訥二城。

乞援於物拉的迷爾共主攸利第二王。而兵不亟至。蒙古軍招降勒治贊城。令出民賦十分之一爲歲貢。

幼里不從。乃築長圍絕其出路。力攻五晝夜。至六日。城破。華而甫云。西一千二百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破城。幼里闔門殉之。城亦被

焚。古時俄國居屋築城皆用木。惟天主堂有用磚石者。故城易破。今俄地亦尙多木屋也。俄人云。拔都聞幼里子結貌美。令其出謁。而不從。乃殺其子。其婦自墜樓死。今於死處建禮拜堂。勒治贊即元史之也烈贊。本紀云。憲宗躬自搏戰。破之。亦見昔里鈴部傳。至

克羅姆訥城。攸利第二王遣子務賽服洛特率衆來援。而勒治贊已破。乃援克羅姆訥。戰於城下。羅曼陣

沒。務賽服洛特逃歸物拉的迷爾。未幾。克羅姆訥下。華而甫云。蒙古於此處殺戮更甚。因閱列堅此役受傷而頤之故。其南之勃欒斯科城亦

下。北至莫斯科城。城建甫百年。守具未備。

時猶未建都於此。

兵長驅直入。獲攸利第二王之孫。

其名即曰物拉的迷爾。

東趨

物拉的迷爾都城。攸利第二王令其子務春服洛特。

句木思提思拉甫守城。而自引兵北駐錫第河。

穆爾河。

之支河。見地圖。

以待諾拂郭羅特王雅洛斯拉弗哀。

句

撒勒司拉弗哀王士委託斯拉甫之兵。蒙古軍至城。令攸

利第二王之孫在城下招降。不肯下。乃殺之。分軍下蘇斯達耳城而歸。合圍物拉的迷爾。十年戊戌春。城

破。多桑云。西一千二百三十八年二月。月初八日。華而甫云。二月十四日。

二守王戰沒。噶御官紳皆入禮拜堂拒守。焚以火。薰灼盡死。自此分數軍。

分下攸利掖甫。

句

遏羅斯托弗哀。

句

雅洛斯拉弗哀。喀辛。

句

特弗哀耳。

句

的彌特洛甫。

句

撒勒司拉弗

哀。

句浮洛格。

郭洛的赤等城。

案所下之城。就多桑地圖觀之。已不止此。蓋省文不備載。

北至錫第河。圍敵營。攸利第二王與二姪皆戰沒。

兵士得脫者十僅二三。

是年西三月。俄史云。其姪瓦西里克被俘。以不降被殺。攸利之尸。後爲教士覓得。葬於禮拜堂。

復北趨諾拂郭羅特。未及城百數十里而退。

俄史云。林木掩蔽。華而甫云。是時天暖雪消。道路泥濘。故退。

是爲俄羅斯極北境。始立國時。建城定都於此。列城中惟是城歸服最後。見伯勒

克傳軍既退轉而西南一軍攻廓在爾斯科城瓦夕里王堅守不能克戕蒙古軍數千人拔都令合丹不里往助閱兩月始克屠城血流成渠獲瓦夕里投血渠中淹斃速不台傳辛丑太宗命諸王拔都等討兀魯思部主也烈班爲其所敗闌禿里思哥城不克拔都奏遷速不台督戰速不台還哈必赤軍怯憐口等五十人赴之一戰獲也烈班進攻禿里思哥城三日克之盡取兀魯思所部而還案禿里思哥即廓在爾斯科也烈班即攸利第二王俄史謂錫第河之戰蒙古軍亦受創或係先敗後勝蒙古當日攻俄羅斯各城無如廓在爾斯科之難下者故呼爲卯八里克猶言惡城傳歸功速不台西書謂合丹不里來助而下說異然是役在太宗十年戊戌至辛丑歲俄部早已全定大軍皆在馬札兒傳之誤一也速不台自乙未西征始終其事而傳於此忽加奏遣二字似乎歸而復來朔方備乘爲其所誤故俄羅斯傳謂十三年太宗復命拔都等討兀魯思本一事而似兩役傳之誤二也似此推之速不台傳訛誤多矣

北遁馬加部餘衆不及逃者降爲軍

庫灘見哲別補傳馬加見下

遂平撒耳柯思阿速等部十一年己亥春拔阿速之

蔑怯思都城

太宗本紀十一年十一月蒙哥率師圍阿蘇蔑怯思城閏二月拔之卽此拉施特云不及兩月今從元史蔑怯思西書作蔑克思別作忙噶思又稱麻思撒耳柯思見西北地附錄釋地元史謂是憲宗督軍西書未備載昔里鈴部傳己亥

冬十有一月至阿蘇蔑怯思城貢固久不能下明年春正月鈴部率敢死士十人踰雲梯先登俘十一人大呼曰城破矣衆鹹附而上遂拔之紀攻城甚詳特云己亥明年則在太宗十二年庚子未合

分軍東渡浮而噶河略布

而噶爾北境直至烏拉領西北地

據華而甫說增入案元史謂欽察去中國三萬里夏夜極短日暫沒卽出奇卜察克居地今已考訂詳明鄰近裏海黑海距中國萬餘里赤道北四十七八度如元史所言須赤道北六

十度乃合烏拉諸西北有得費那河。皆芬尼一類人所居。此河下游入白海。軍行至。此便合夏日暫沒。即出度數。又烏拉諸西有撒勒姆部族。亦芬尼之類。爲蒙古所併。見於俄書。而華書無可印證。惟忙哥撒兒傳。從征幹羅斯。阿速。穆兒別里。欽察諸部。穆兒別里無考。別里或是撒勒姆。或即李烈兒。穆兒似芬尼之對音。差可附會。芬尼之族。居地甚廣。俄之北與東皆是。今西人稱之曰芬蘭。見瀛環志略。曰芬尼者。本名也。元史類編。言欽察俗勇猛。青目赤髮。案奇卜察克人髮皆黑。其人從入中原。多位將相。順帝嘗納失里皇后。亦欽察人。必無青目赤髮正位中宮之理。即彼時俄國亦是黑髮黑睛。惟王族山瑞典。挪威而來。則當是青目赤髮。又英國人。日耳曼人。從前已有商於俄地者。得費那河下游。即有彼族設市於此。此真青目赤髮軍歸傳述。記者不得其詳。遂以欽察統之。皆非事實。至於此役。分軍北略。華而甫亦不能斷其年分。惟攻計掖市在太宗十二年。而十一年中。元軍不能無所事事。故紀於此。

拔都既休息十馬。乃謀南俄。計掖市者。南俄之大城也。先時建都於此。歷三百載。後乃以物拉的迷爾爲上邦。攸利第二王既戰沒。計掖市王雅洛斯拉甫往援不及。乘蒙古軍退。遂入物拉的迷爾。嗣其兄位。而拉耳尼哥王米海勒亦乘其北行。據計掖市。十二年庚子。拔都軍

至匹耳司拉弗哀城。降之。攻下扯耳尼哥城。傷士卒頗衆。華而甫云。守者以沸湯澆攻城人。故多傷。退而東掠。嚶魯和城。東至於

端河。既絕計掖市之旁援。而帖尼博耳河不得渡。蒙古駐師河東。

華而甫云。計掖市城牆白色高峻。城內禮拜堂三十處。金塔矗雲。蒙古人稱爲阿勒泰八什汗努爲

譯義爲金頂汗之邦。遣人諭降。使者被殺。冬。帖尼博耳河凍合。拔都將全軍渡河。米海勒逃往波蘭。令其將狄米脫里

居守蒙古軍攻具已早備。晝夜力攻克之。

華而甫云。西十二月初六日。破城。

狄米脫里傷而未死。拔都以其忠勇。釋不誅。

俄史謂狄米脫里勒拔都西征。控噶爾。以免俄境蹂躪。是爲忠於本國。控噶爾即馬札兒也。

復下哈力赤城。達尼爾王亦遁。南俄之地略定。乃謀波蘭部馬加部。

皆俄羅斯南面之國也。

兀其合台傳。從征火察。及兀魯思。阿字爲唇舌。開帶出之音。非部落本名所有。審其字音。當卽波蘭。俄人一部內有孛烈兒。其云阿孛烈兒。阿字爲唇舌。開帶出之音。非部落本名所有。審其字音。當卽波蘭。俄人

裴知乃耳德云。布而嘎爾部。西域人稱爲孛老耳。亦曰孛拉耳。則與孛烈兒音益近。元師之征波蘭。馬加同時並進。而馬加之役。僅一見速不台傳。作馬札兒。無可證佐。不能定斷。故從西人今稱作波蘭。其名見藏環志略。朔方備乘。今地已爲俄奧布三國所分。馬加今併入奧。故中國文獻稱奧曰奧斯馬加。詳控噶爾考。波蘭時分四部。其酋曰康拉忒。治撒洛赤克城。曰亨利希。治伯勒斯洛城。曰波勒司拉

弗哀。治克拉克城。曰米夕司拉弗哀。治拉低貝爾城。馬加部酋貝拉。亦曰克拉。作怯憐者。克拉之誤也。

怯憐。

見速不台傳。

治格蘭城。濱杜惱河。而常駐河東之派斯特城。

卽速不台傳所謂禿納河馬札兒城。河東西二城。東曰派斯特。西曰布達。釣於光緒戊子。奉使謁奧王於此。近時西國盡撤牆堞。名

爲城。實無城。

波蘭在東北。馬加在西南。兩國相依如輔車。而馬加三面環山。險阨四塞。尤不易用兵。拔都乃議

東南北五道分進。極北一軍。貝達爾統之。

波蘭史云。統將貝達。當卽貝達爾。

十二年冬。前鋒入波蘭之柳勃林城。乘外斯拉

河冰合。涉河掠森地米爾城。直至克拉克。未及城而返。撈獲無算。克拉克將烏拉的米爾來追。敗而退。蒙

古軍亦歸。哈力赤未幾。大隊入波蘭。克拉克森地米爾之軍來禦。十二年辛丑春。戰於夕特羅物城。

西一千二

百四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皆敗潰。克拉克會波勒司拉弗哀遁。士拉斯城。遂焚克拉克。進取拉低貝爾。其酋米夕司拉弗

哀不能禦。北遁。勒基逆赤。合於其兄亨力希。軍至伯勒斯洛。民自焚城。守河洲中堅堡。不易攻。軍亦引去。

先有分軍躡枯雅弗以。蘭斯克等城。至是來合。併力以至勒基逆赤。時亨力希集衆三萬。分五軍。第一

軍爲日耳曼人。

即今之德意志人。元史所謂青日赤疑是已。兀良合台傳。丙午。又從拔都討孛烈兒。乃捏迷思部。平之。案俄羅斯人先時稱日耳曼人曰匿密思。又曰匿姆齊。義謂言語不通。又西人云。突而克人稱日耳曼人爲匿密西。至今馬加尙

得法國人曰匿密特。據此則捏迷思即今之德人。元時波蘭西北界日耳曼故壤。其人爲兵。傳言孛烈兒乃。即秘史孛烈兒變之例。猶云孛烈兒的蒙古語。西語皆有此例。觀此則孛烈兒又當是波蘭也。西書此役在辛丑。元史言丙午。爲定宗元年。軍事早畢矣。

三軍皆波蘭人。四軍亦日耳曼人。五軍則亨力希自統所部。戰於勒基逆赤城西南瓦而司達忒之地。

是年

西四月
初九日

日耳曼人先進。蒙古軍佯敗以誘之。既離其後軍遠。乃以突騎圍攻。衆盡沒。其後四軍先後來援。

亦敗。享力希中矛墜騎被殺。

今勒基逆赤等城皆屬德意志首邦布魯斯國轄地。享力希之尸在近處教堂內其首已爲蒙古割去。

懸首於竿。徇其部地。割敵耳凡九

巨捆。勒基逆赤城已爲民自焚。而內堡甚固。招下不從。捨去。南至倭特馬赫城。駐軍半月。分掠四鄉。又至

拉低貝爾。又西南入不威迷亞國境。

今屬奧分省。見瀕環志略。

困倭耳默次城。誘戰不出。

多桑云。蒙古軍見不出戰。以爲怯。分兵四掠。守城之將見其兵少。六月二十四

日。乘夜出攻。殺蒙古大將。或謂貝達爾此役陣亡。因聞其慘哭聲也。華而甫駭之。謂蒙古軍自此入馬加。七日只行二百里。且分軍四掠。其未遭挫。頗可知。又謂此後尙有一軍。與貝達爾軍合。駐馬加西北。以防日耳曼等國援軍。是年西九月間。欲渡馬勒希河。西距奧都百

里。奧主敗之。淹斃甚衆。異說紛紜。今併從刪。但附注於此。

人往諭降。英人爲本國所逐。投入拔都麾下。故各國地利軍情。拔都知之甚悉。

遂東南以應拔都之軍。其地隘口。譯義爲馬加門。見地圖。非其本音也。以上皆貝達爾軍事。拔都之未入馬加也。先遣英

自駐哈力赤以待。馬加部長貝拉不願歸附。亦不設備。僅遣將士

太宗十一年來投。

貝拉令改天

守喀而巴特山隘口。伐木塞途。以限戎馬。先是奇卜察克會庫灘率四萬戶來投。

主教乃許入境。既如命。貝拉自以得衆爲喜。而民間主客不和。怨其主招致非族。比聞蒙古以納降來攻。

西三月十二日。

民乃大譁。貝拉不得已。下庫灘於獄。辛丑春。守隘將逃歸。謂蒙古軍斬木開道而入。守兵盡潰。貝

拉亟下令集兵甫三日游騎已至派斯特城下貝拉欲俟援師大集而後出戰天主教士烏孤領以爲怯率衆出城軍退逐之入於淖然蒙古軍識路徑游行無礙而追者皆客兵無土著且擐鐵甲身重行滯陷淖中攢射之悉死惟烏孤領逸歸民又大譁謂蒙古軍多奇卜察克人不殺庫灘將爲內變於是庫灘死

於獄其部衆散而之布而嘎里亞國

馬加東南亦云布而嘎爾詳西北地不里阿耳釋地

拔都大軍旣入馬加破其威蠱城速不台軍亦

自東南踰山陟險合於大軍

此語西書所無因欲合於速不台傳淖甯河之戰故云

貝拉兵集而出拔都引退過賽育河東色克河者

匯於杜惱河而賽育河喝拉忒河又合而人色克河兩河合流之下游爲橋梁通往來時屆夏初喀而巴特山雪融化溪河皆漲大軍駐此三面環水有險可阨且林木叢雜蔽敵窺望貝拉追至見橋東有守兵不能過乃駐於賽育河西以千人守橋界環車爲營懸盾於上儼如壁壘而設備甚懈且無林木擁蔽舉動瞭然相持數日拔都見敵雖衆可乘下令夜進一軍過橋一軍繞山下游潛渡有被掠俄羅斯人逸入

馬加營。以敵人乘夜掩襲相告。而仍不豫防。惟貝拉之弟廓洛曼與烏孤領信其言。引軍夜巡。至橋西。蒙古軍已爭橋。亟攻退之。增卒守界而歸。馬加營中。益酣寢。以爲無患。旣而蒙古軍以破遂守兵。凌晨渡河。下游之軍。亦渡而成列。環圍其營。矢下如雨。持至午。開西南圍使逸。而自後馳逐。衆旣瓦解。或陷泥淖。逸者無幾。賽育河水盡赤。烏孤領死之。廓洛曼傷重。雖逸而旋卒。貝拉以有良騎。遁入深林中。輾轉以至土拉斯。合於其壻波勒司拉弗哀。馬加相臣被殺。檢其尸。王印在焉。拔都令馬加降人僞爲貝拉示諭。四境居民。案堵無恐。我雖小挫。而求祐於天。終必大勝。且冒蒙古爲獐犬。使人不疑。遣降人四出資諭。馬加民不得戰事確耗。旣見示。皆不遷徙。比軍至。乃大被俘掠。大軍山賽育河至派斯特。下其城。

速不台傳。經哈臘里山攻馬札兒部。

主怯憐。速不台爲先鋒。與諸王拔都。吁里兀。昔班。合丹五道分進。衆曰。怯憐軍勢盛。未可輕進。速不台出奇誘之。至渾寧河。諸王軍於上流水淺。馬可涉。中復有橋。下流水深。速不台欲結筏潛渡。纔出敵後。未渡。諸王先涉河與戰。拔都軍爭橋。反爲所乘。沒甲士三十人。并亡其麾下將八哈禿。旣渡。諸王以敵尙衆。欲要速不台還徐圖之。速不台曰。王欲歸自歸。我不至禿納河。馬茶城不還也。乃馳至馬茶。諸王亦至。塗拔城而還。諸王來會。拔都曰。渾寧河戰時。速不台救過。殺我八哈禿。速不台曰。諸王惟知上流水淺。且有橋。遂渡而與戰。不知我

於下流結筏未成。今但言我遇。當思其故。於是拔都亦悟。後大會。飲以馬乳及葡萄酒。言征怯憐時事。曰。當時所獲。速不台功也。案哈囉里山當即喀而巴特山之支峯。拔都所經之山隘。亦曰哈力赤山。以其通哈力赤城。哈力赤屬俄。故土人稱名。譯義如謂俄羅斯門。今著於地圖中。庶易考閱。哈囉里當是哈力赤之異譯。馬札兒即馬加。怯憐即克扯之訛。見上。拔都此役。西人考地紀事。歷歷如繪。所謂渾河。必是賽育河。何以字音甚差。不得其故。傳言速不台於橋之下流結筏潛渡。多桑但言他處潛渡。華而甫則謂在橋北上游十餘里外。渡河。觀地圖。自是上游易渡。若在下流。則已近色克河。水深湍急。難出奇制勝。宜在難處。當是元史言是。至於既渡而後。元史所言。與軍情不合。恐是敕點以歸功。速不台秀納河。即杜憐河。馬茶城猶言馬札兒城。當其派斯特。其城固濱杜憐河。此外大同小異。元史此節。以爲詳敘得實。就西圖地勢考之。誠奇功也。華而甫云。此戰在是年西四月底。山西國舊藏文卷中。考得合之中歷。在辛丑春末夏初。以上爲拔都速不台等軍之事。

道

時爲馬加風部。今爲羅馬尼亞國地。

臨山入林。至魯丹城。民兵出禦。

時此城爲日耳曼人所居。於此開礦。兀良合台傳之捏迷思部。亦即謂此。

軍即退。民兵以爲怯。還

城燕樂。不登陴。不閉城。而軍掩至。長驅直下。選募日耳曼人勇敢者六百爲導。破螞拉丁城。俘戮無算。復

攻生托麻斯城。札納特城。不勒克城。皆以俘獲者前驅。而自後督攻。積尸滿城濠。即於尸上仰登。軍鋒所

及靡不殘破。既與古余克。不里。撥綽合於拔都大軍。駐營休息。分遣土人主治各城。斂民賦。供軍食。

案西書所

云。則賽育河之役。分軍有未至者。諸王之名。各西書有多有寡。惟拔都。貝達爾。合丹。撥綽。速不台之名。諸書皆載。華而甫無撥綽。而有古余克。不里。至麻宗之名。則各書皆無。或先已還軍。或留防後路。參照各書。貝達爾。拔都。合丹三軍。所言皆合。各有證據。故分著之餘。軍只

可從略。五路分進之說。因見速不台傳也。有馬加天主教。洛北耳自東南境避兵西徙。復以蒙古所設官長勒索。服乃入蒙古營。爲馬加降卒之奴。著書敘逃軍情。歷歷如繪。華而甫書中載之。以下皆其所述。較多彙爲詳核可信。

欲過杜惱河

取格蘭城。無舟不得渡。冬水始冰。格蘭守兵。捶鑿冰凌。以阻西渡。兩軍數戰於冰上。既而寒甚。冰合。蒙古

軍欲驗堅否。牧牛馬於河干。移軍他駐。隔岸兵來奪牛馬。驅以過河。水澤腹堅。敵爲之驗。於是萬騎齊進。

所向披靡。拔都。合丹兩軍皆過杜惱河。餘軍仍駐河東。

洛北耳云。速不台。古余克。不里。撥棹未渡。渡河在冬至時。

拔都自攻格蘭。遣合丹往

追貝拉。當貝拉之遁。土拉斯也。旋易服西行。入奧斯大里亞境。遇奧主於泊勒司貝而克城。

時奧尙小。在日耳曼列邦內。爵

視上公。名佛來特呂希第二。

勸以過杜惱河。蒙古軍未必能西渡。復乘危勒取財賄。以近奧界三城爲質。貝拉至韋敦貝

而克城。遇其妻孥。偕往南境。阿格拉姆城。待敵動靜。

華而甫云。西五月十八日。貝拉遣教士往求天主教王援救。今信尙存。又西七月。有信致德意志合衆國王。謂杜惱河東北皆爲蒙古所

得。冬開恐將入德意志境內。信亦尙存。其時德意志王與教士有兵事。不暇救馬加。案是時德意志共上非今之布魯斯。元初布魯斯猶未立國於今地也。德意志爲本國人自稱。日耳曼爲英人之稱。德意志譯義爲土話。因日耳曼人雖用羅馬文字。而仍操土音。故有是稱。

德意志即今德國。

合丹自格蘭至布達。

爲馬加故都。

不遇貝拉。焚城而去。逕土度耳外生貝而克城。聞已遁南境。進至

阿格拉姆。則貝拉通司巴拉土城。復遁特勞恩城。旋入地中海島上。合丹逐於後。所遇城堡皆不攻。既至

特勞恩城。則貝拉維字讀如弗又自海島乘舟北徙。駐軍一月。乃引而東。趨塞而維亞國耳拉孤薩城。維字讀如弗以合音方合。大掠

喀滔城。旋奉拔都令東返。拔都攻格蘭。立礮三十架。毀牆堞而入。內堡守將爲日斯巴尼牙人。名錫門。設

備甚密。去而困麻訂耳司貝而克城。韋敦貝而克城。皆未下。分軍西循奧境。直至地中海北維尼斯國界。

其時地中海北爲維尼斯國。今屬義大利。當日軍鋒亦可謂至義大利西人云。此分軍皆小隊。蓋恐日耳曼等國來攻。藉以偵探。維字讀如弗以切。失音如此。

又一軍擾奧境之柯倫貝而克城。去奧都三十里。章

而乃斯達特城。

去奧都八十里。

皆旋退。

或云。奧主至章而乃斯達特。敗蒙古軍。獲兵弁七人。英人投蒙古者。亦被獲。或駭之。華而甫信而證之。異說紛紜。今并從刪。然拔都當日意不再向西行。固可知也。

太宗凶

問至軍中。乃馬真皇后稱制之元年壬寅春。下令全軍東返。

馬加教士洛弗耳云。一千二百四十二年四月。拔都得內問傳令回軍。則是壬寅三四月間事。太宗崩期在十三年。

十一月。次年三四月。已赴至馬加。急還不過百數十日。其後拔都之鄂爾多在奇卜察克。程途益近。天主教王使臣潑蘭喀批尼云。拔都發驛騎往和林。四十二日可達。元史亦傳。乃謂去京師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日方達。真無稽語也。又案太宗本紀十二年。皇子貴由克西域未下。諸部遣使奏捷。十二月。詔貴由班師。祕史云。巴秃自乞卜察差使臣奏。古余克。不里因筵會時。巴秃先飲。遂誓巴秃而散。幹歇歹大怒。不教拜見。因忙該等勸諫。乃令巴秃自行處治。召古余克拜見。貴訓等語。西書則謂定宗歸在太宗崩後。洛弗耳言馬加軍

中諸王內有古余克。則先未班師可知。而拔都與定宗不洽見西書。諸王大會。已欲不往見。速不台傳。不里醉後。曾晉拔都。故憲宗即位。罪異議者。以不里交拔都處死。亦見西書。不得謂秘史無稽。互校參觀。本紀所謂遣使奏捷。蓋在憲宗拔阿速蔑怯思城之後。大軍休息。設宴慶功。致啓爭詬。太宗聞之。乃詔皇子班師。而蚌亦旋歸。雖未詔而未歸。秘史所云定宗拜見等語。恐誤。或既歸而仍令西征。故秘史云。你同哈兒哈孫去。只教巴禿斷者。則班師當在前。不得云十二年十二月始詔詳考而附註於此。

合軍而東。經塞而維亞。布而噶里亞等國。

華而甫云。布而噶里亞境內未甚殺戮。惟鄉間被掠。布而噶里亞會時年九歲。乞援於東羅馬。合兵以逐蒙古。初戰敗蒙古兵。既而布而噶里亞人爲拔都擒定。東

羅馬兵遂敗。而而去。

杜惱河諸軍亦向東南以退。

洛龍耳云。六月內蒙古盡離馬加。

拔都至高喀斯山北。駐數月。平奇卜察克叛者。

桑多

云。拔都弟桑庫爾留守奇卜察克。叛者攻之。及是大軍來征。叛者逃高喀斯山之西。遣將伊勒烏達追勦。悉平其衆。

次年癸卯春。拔都至浮而嘎河。散遣諸軍。整治部地。古余克

等先歸奔喪。朝議會諸王定君位。拔都先與古余克有隙。知六皇后將立其子。非有太宗遺詔。遂托病足。

遷延行期。屢促之。終不至。惟令弟與己子往會。

速不台傳。太宗崩。癸卯。諸王大會。拔都欲不往。速不台曰。大王於族屬爲兄。安得不往。甲辰。遂會於也只里河。丙午。定宗即位。西書則謂拔都允往。

而終不往。又教王使臣撥蘭喀批尼先謁拔都。乃往和林。計其謁拔都年月在丙午春。西七月至和林。八月底謁定宗。則甫即位。與定宗本紀七月即位相合。此是確據。既往會。必應俟朝會畢乃歸。然則允往而究未往。西書是也。

定宗即位之三

年戊申。西巡葉密爾河。拔都恐問罪。東來迎謁。行至阿勒塔克山。

阿勒泰山迤西之山。西人謂之阿勒塔克。

定宗崩於途。乃不行。

詳定宗本紀補異

皇后幹兀立海迷失暫攝國事。時察合台早薨。宗王親支以拔都爲長。君位應由主議。初會於阿

勒塔克。推戴蒙哥。次年復會於幹難。克魯倫兩河發源之地。遂奉蒙哥卽位。是爲憲宗。當時衆議不一。覲

覲神器者且謀亂。定大計。弭內變。惟拔都是賴。語多別爲紀。

詳憲宗本紀補異

當拔都之自馬加還也。俄羅斯北

部已無抗顏行者。令諸王來朝受封。定宗卽位。遣物拉的迷爾王雅洛斯拉甫入覲。召扯耳尼哥王米海

勒至。以違令被殺。

西書謂不肯跪拜。俄史謂不拜偶像。

雅洛斯拉甫歸而道卒。或謂在和林中毒。其事祕論不一。

別見西使東來考。

拔都

立其子安得累第一。主俄北部。歲入貢賦。俄南部哈力赤王達尼爾乘拔都入馬加。仍回所部。計拔都等

地皆爲所屬。拔都歸後。遣使諭降。達尼爾先乞援於天主教主王。教主王脅以去東教入西教乃爲援。

東教爲今俄羅斯希

臘等國之教。以出於東羅馬。故曰東教。亦曰希臘教。西教卽今英法等國之教。

達尼爾從之。而援不至。復返東教。臣服於蒙古。歲乙巳。自至鄂爾多謁見。

丁未。又來謁。拔都厚禮之。使主俄南部。納歲入。拔都建鄂爾多於浮而嘎河下游。曰薩萊。

亦曰昔來。不審何義。

每歲

春沿浮而嘎河東岸北至布而嘎爾之鄂爾多秋南駐薩萊名曰阿勒泰鄂爾多

義謂金頂之帳殿案圖理環異城錄奉使所至之上爾冠

特游牧地即元藩王逃牙地今俄人猶稱其地

建喀山城於浮而嘎河東岸亦建薩萊於黑海北撒吉刺之地

曰卓羅台鄂爾塔音異義同今薩萊城已久廢

撒吉刺見

西北地附錄今名已久

渾西人惟稱爲克勒姆

使其子撒里荅居之部衆六十萬蒙古人惟六萬餘多謀速而蠻人克立斯特人

謀速而蠻

見西游錄即天方教人克立斯特即天主教人法語曰克立斯堅英曰克立斯斤

憲宗二年壬子遣阿里布喀

蒙古語必是阿里布哈

凱達克

亦云喀塔克

率軍復入波

蘭自柳伯林至森地迷爾大掠而歸憲宗六年丙辰拔都薨年四十八

西一千二百五十六年薨於浮而嘎河濱

拔都嘗乞憲宗

買珠銀萬錠帝與以千錠且諭曰太祖太宗所遺之財若此費用何以給諸王之賜宜徐審之此銀就充

今後歲賜之數

此出元史

然拔都遇人有恩不私財於己能得衆心皆稱爲賽因汗賽因猶言好也以兄鄂爾

達讓位於己分以東方錫爾河北等地故部人常稱鄂爾達所部爲右翼而拔都所部爲左翼復以弟昔

班從征俄羅斯有功使居鄂爾達牧地之北以西至烏拉河鄂爾達之鄂爾多色尙白昔班色尙藍以別

於拔都之金鄂爾多其後俄人遂以分三家之後裔。

阿卜而囉錫云。拔都入俄羅斯。直至莫斯科。俄人聚庫勒爾。匿密世等部人屯紮。備禦戰三月之久。昔班請拔都增其兵以攻敵青。拔都

允之。遲日天曉。拔都攻其前。戰正酣。昔班繞出敵營後。踰溝毀其車。並聯車之鍊。斫營而入。前後夾攻。敵兵亡七萬人。自此數國皆定。案

此戰功無可比附。或是錫第河攸利第二王之役。以不見他書。故附注於此。至分地云云。亦出阿卜而囉錫。他書多有本之者。匿密世當

即捏迷思庫勒爾。

拔都子可徵者曰撒里荅。

見元史表。西書稱爲撒而塔克。爲拔都長子。

曰托托罕。

或云杜汗。又云庫圖堪。哈木耳云。拔都子四人。三曰安狄萬。四曰烏拔奇。亦曰

烏拉克奇四子。

惟托托罕有後。

憲宗六年撒里荅入朝。

西書謂其奉憲宗命。赴忽力而台。譯義謂聚會。案是年本紀。帝會諸王百官於欲兒阿哥都之地。設宴六十餘日。賜金帛有差。當即此會。

比至聞父薨。

憲宗令西歸嗣位。中途亦薨。憲宗立其子烏拉赤尙幼。令拔都長妃波拉克勒輔以聽政。未數月烏拉赤

亦薨。

此多桑語。然世系表又云。拔都子哈木耳則云。烏拉赤爲拔都子撒而塔克弟。撒里荅。或云無子。又或云一子名紺珠。異說紛紜。皆難考斷。憲宗本紀七年。以駙馬刺真之子乞解爲達魯花赤。鎮守俄羅斯。仍賜馬三百。羊五千。此無徵於西書。意者國君屢喪。

恐屬部有變。故特遣親臣出鎮耶。又本紀三年。遣必閣別意哥括幹羅思戶口。亦無考。

或謂烏拉赤亦拔都子。烏拉赤既薨。拔都弟伯勒克嗣位。

多桑世系表又云。拔都子。桑考

諸書云弟者較可信。

伯勒克尙赤諸子。憲宗即位時。與弟脫哈帖木兒將兵衛從。有翊戴功。拔都薨後。再立君皆旋卒。乃以伯

勒克主國事。憲宗七年丁巳即位。

西一千二百五十七年。

信天方教。常集教士於鄂爾多。講論教律教理。太祖後裔

入天方教者。自伯勒克始。遣官查閱俄羅斯戶口。

憲宗三年。遣必闐別兒哥括斡羅思戶口。別兒哥或即伯勒克。必闐二字。不得其解。年分亦不相合。只可闕疑。計丁出賦。

哈木耳云。每丁。歲輸皮五張。一黑狐。一白熊。一黑貂。一平常貂。一獺。未免太重。或富戶之丁如是。或官吏適額禁索。

城鎮民數及千及萬者。設官一人。而以八思哈三人總其事。

八思哈。爲八思哈長官。即此八思哈。爲理民事主賦稅之官。係蒙古語。西書作八思喀克。克字爲語尾音。哈喀二音互用。

一治蘇斯達耳。一治勒治贊。一治謨洛姆。蘇斯達耳東南。田畝

收穫十取一。牛羊馬百取一。教士皆免賦。諾拂郭羅特城不服。他城亦然。幾釀大變。俄王阿來三得知不

可抗。極力鎮撫其民。復自入謁請罪。伯勒克拘留之。旋病歿。哈力翅王達尼爾逐蒙古官。吞併族人之地。

蒙古將忽命薩赫來征。以勢大不進。布倫台代將其軍。

從前從征馬加之宿將。

諭達尼爾歸順。勿用兵境內。而助攻

力拖部。達尼爾畏威從命。使其弟瓦西里克同往力拖。征服其民。

力拖即嶺環志略之方丁族。在俄與波蘭之間。華而甫云。此役在一千二百五十八年。爲憲宗八年。

不知。次年。諾垓。云是北赤子。合幹爾之孫。

帖列布喀伐波蘭。達尼爾之子弟復從征。降森地米爾以至克拉克。兩城皆見拔都傳。

憲宗既薨，阿里不哥僭稱帝，立察合台孫阿魯忽嗣其祖位，以爲己助。伯勒克附世祖，不從叛。阿里不哥令阿魯忽備禦西兵，旣而自相戰爭，復議和。而阿魯忽爲伯勒克所敗，未幾，阿里不哥歸命於朝。伯勒克軍亦罷。旭烈兀旣平報達，殺哈里發，屠戮教人無算。朮赤後王從征至西域者，或以罪誅，或猝病歿，疑爲旭烈兀所害。伯勒克令諸將兵問罪，戰於得耳奔特，先敗後勝。詳旭烈兀傳。埃及王比拔而斯與旭烈兀有兵怨，知伯勒克同教，思引爲援。中統三年冬，西一千二百六十二年十一月四日發使贈以哈里發家乘，渡黑海以往。

經東羅馬境。先時伯勒克部兵數擾東羅馬，故拘留其使不令行。比拔而斯再遣使具書，請伯勒克勿侵其國。東羅馬王見書，乃不阻行。使者旣至，伯勒克令其相射里甫哀丁哀福路齊誦其書，禮其使而遣歸。

使人歸述云：帳以白氈爲之，飾以綢緞。珠寶汗正坐，妃旁坐，大官數十列坐。

當埃及使人北行時，伯勒克使亦至埃及，貽書謂我兄弟四人皆入教，願合約以攻旭烈兀。比拔而斯優禮款接，覆書致幣，並可蘭經、纓頭布一方，由麥喀禮拜堂中取至，以伯勒

克不能親往禮拜。故遣人代行。得此以贈。至元元年。比拔而斯受東羅馬之請。復遣書於伯勒克。請勿犯

其邊界。

以上由多桑旭烈兀傳中節出。蓋多桑本諸埃及史書也。

旭烈兀薨後。阿八哈嗣位。至元二年。諾拔南侵。傷目而退。伯勒克率大軍

繼至。相持於庫耳河。伯勒克薨於軍。奉柩歸葬於薩萊。

元史譯文證補卷六

忙哥帖木兒諸王補傳

忙哥帖木兒拔都子托托罕之子。母衛拉特氏。太祖駙馬朵拉勒赤之女。世祖至元二年。伯勒克薨。忙哥帖木兒嗣。是時海都叛迹漸著。世祖命鐵連爲使往覘。且令赴忙哥帖木兒處計事。忙哥帖木兒曰。祖宗有訓。叛者人得誅之。若通好不從。奉師以行天罰。我應其外。掩襲剿絕不難矣。其後忙哥帖木兒果伐海都。以其乞和也。兵旋罷。且助以軍五萬。敗宗王八拉。終海都之亂。朝廷迄未得拔都後王之助。朮赤七子台幹爾之孫諾垓。其父曰塔塔兒。自擅於庫爾斯克。莫斯科西南八百八十華里。鄂力兒斯克。莫斯科西南七百六十華里。娶東維馬王密喀哀兒第八之私生女。私生女說見旭烈兀傳。曰哀甫耳西那。或曰伊累那。助東維馬輔立布而噶里亞王台爾脫耳哀司。

此係西方之布而噶里亞。
非地理志之不里阿耳。

敗其兵。殺其僭位之王拉喀那司。忙哥帖木兒亦與東羅馬交好。三次遣使至康思

灘丁諾白爾都城。俄羅斯列邦王互相讒害。洛多王

此城已廢。在莫斯科之東境。

喝來伯瓦夕里克委持譖勒治臧王

羅曼倭爾格委持。忙哥帖木兒拘至。至元十六年。殺之。

華而甫云。謂其晉護罕默德教。忙哥帖木兒怒。令其改教。不從。故被殺。哈木耳云。因與蒙古地方官不叶。故被殺。

喝來

伯之子亦譖羅曼之子於諾堦。至元十五年。諾堦引兵擾勒治臧之地。是年。阿速叛。遣兵往征。物拉的米

爾王狄迷特里之弟安得雷從軍。

此俄史所云華而甫所云俄王有異詞。

平其亂。焚高喀斯山北脫甲柯甫之城。

今日務拉狄喀斯城。俄稱

高喀斯曰喀甫喀斯。

十七年。哈力赤王勒輔從蒙古軍入波蘭。攻柳勃林。進至森地米爾。爲波蘭分部酋勒賽克所

敗。十八年。忙哥帖木兒薨。同父弟脫脫蒙哥嗣。

脫脫蒙哥西書字音無甚大異。

物拉的米爾王狄迷特里之弟安得雷阿來

三德勒委持讒訴其兄之過。至元十九年。脫脫蒙哥與以一軍。擾物拉的米爾。直至諾拂郭羅特。狄迷特

里逃依諾堦。二十年。諾堦仍立狄迷特里。主物拉的米爾。諾堦與脫脫蒙哥不叶。招致庫爾斯克鄂力兒

斯克王鄂列克來從。而鄂列克附於脫脫蒙哥。諾堦忿。擾其境。配思克服洛郭爾王士。委托司拉弗哀亦

不附。諾堦殺之。佔其地。以蒙古軍四千人。助東羅馬王密喀哀兒平北境之亂。比軍歸時。敗布而噶里亞

境內他族。至元二十二年。脫脫蒙哥姪忒拉布哈篡位。

元史。脫脫之後有伯忽。當即其人。布哈。伯忽字音相近。特應在脫脫蒙哥後。脫脫前。華而甫云。圖罕長子巴而圖之二子。忒拉布哈。

昆。逐克。與忙哥帖木兒二子阿力貴。脫古列兒合黨。廢脫脫蒙哥。而四人公主國是。案蒙古爭位之事。史不絕書。四人共位。未免可疑。阿卜而噶錫世系表。脫脫蒙哥之後。連接脫脫。是華而甫之說。不爲無因。因取其篡位之說。而刪其四人共主國事之說。

是年

冬。大軍入馬札兒。直至杜惱河。適雪消水漲。道路泥濘。敗績而歸。次年。復入波蘭。無城堡之地。悉被掠。軍

病疫。乃返。忙哥帖木兒第五子脫脫率衆入得耳奔特。以攻宗王阿魯渾。軍鋒甚利。而國中忌之。乃退軍。

避居他處。潛引諾堦爲助。諾堦設宴延忒拉布哈及諸王至。

即華而甫所云四主。

伏兵殺之。脫脫卽位。時爲至元二

十七年。諾堦先輔立脫脫。繼又不叶。諾堦旋卒。其子爭位而戰。亦與脫脫戰。俄列邦王訴其首邦物拉的

米爾王狄迷特里之過。三十一年。脫脫遣兵往討。狄迷特里避而之諾物哥羅特。

俄史未載。惟云是年狄迷特里卒。其叔彌海勒第二嗣位。

以上皆本
華而甫。

先是海都篤哇徇亂，西道不通，自忙哥帖木兒後，諸王自擅於遠，不復承奉朝廷。海都卒，其子

察八兒與篤哇皆歸命脫脫，首先效順。武宗至大元年六月，遣月魯等十二人使於脫脫。

脫脫首先效順，據牙忽都傳，拔都罕

後裔首先歸附一語增入，遣使別見武宗本紀。

仁宗皇慶元年，脫脫薨，忙哥帖木兒孫月思別嗣。

元史作月思別，又作月即別，西書稱鄂思伯，多桑云，其父名上古兒察，阿卜而嘎錫作脫古列

兒未詳孰是。

延祐元年三月，以襲位來告。

此見本紀，多桑表嗣位在皇慶元年，華而甫在二年，元史則延祐元年，酌中以斷，當是皇慶二年襲位，次年爲延祐元年三月，使至，元史但據使至之期書之，襲位必在前一年，不

嫌與元史異詞也。

常月思別之將嗣位也，諸將領有異議，且以月思別奉天方教爲嫌，定計乘飲宴時殺之，或於席

間示月思別以目，月思別托故離席，詢知有變，卽覓騎馳去，引兵捕諸將，皆伏法。

多桑引拉施特語如此，又云，是時僅十三歲，此語可疑，附

見於注。

英宗至治三年二月，遣使來朝。十二月，又遣齊喇來朝。泰定三年九月，泰定帝命懷赤等賜月思別

及怯列，不賽因三部。十二月，月思別獻文豹，賜金銀鈔幣有差。文宗至順元年三月，遣諸王僧格巴勒薩

特勒密實邁格分使月思別及燕只吉台，不賽因等所。順帝至順元年八月，月思別遣使來朝。三年七月，

遣南忽里等來朝貢。初朮赤位下，有舊賜平陽、晉州、永州分地，歲賦中統鈔二千四百錠，久未給領。京師亦無所領府治。順帝至元二年，遣使來求歲賜，以振給軍站。三年，中書省臣議置總管府印正三品。至元五年，始頒給焉。

以上皆據本紀。歲賜則據朮赤傳。考正當爲順帝至元，非世祖至元。

初物拉的米爾王狄迷特里卒，立其叔彌海勒第二。莫斯科王優利第三冀得首邦之位，脫脫以彌海勒年長當立，不允其請。比月思別立，優利娶其妹，遂糾蒙古將喀瓦惕侵物拉的米爾。彌海勒退於特威亞之地，優利追擊之，兵敗。其妻及蒙古將士多爲彌海勒所獲，知爲貴主，禮而遣歸。月思別之妹道卒。

俄史稱其名曰孔察喀。

優利乃以鳩殺貴主來訴。月思別怒，召彌海勒至，數

其罪，繼察其誣，釋不治。適有高喀斯山之行，未卽令歸國。優利第三賄結月思別左右，矯命殺彌海勒，襲位而受封焉。

當在延祐五年前。

其後彌海勒子德彌特里成立，訴父冤。月思別召優利第三入朝，使與面質。優利

至，德彌特里一見忿發，拔刀殺之。月思別以其擅殺論抵，而封其弟阿來克三德爲特威爾王，以雪其父

之冤。

當在英宗至治三年。

其後特威爾民變，戕害蒙古官。阿來克三德不能治，遁普斯廓甫城。月思別遣兵破特威

爾，召阿來克三德入朝，拒命不至。月思別命莫斯科王伊萬第一往討。阿來克三德復出奔，旋來歸請罪。

時伊萬第一志在兼并列邦，忘阿來克三德之得民，不爲己利，讒於月思別，歷指其叛迹。阿來克三德以

是被殺。

以上本俄史。

俄羅斯西境力拖國浸強盛，月思別不能制。延祐五年，月思別侵不賽因之境，出班來禦，

乃退。

本西城史。

至元六年，月思別薨，子札尼別嗣。

此據華而甫書，多桑表謂至正二年，西書皆謂鄂思伯在位有聲。札尼別皆作札尼伯克。

至正十三年九月，獻撒

哈刺察赤兒米昔兒弓刀鎖子甲，及青白西馬各二疋，賜鈔二百錠。

本紀僅此一見。

旭烈兀後王自順帝至元二

年後，內亂遽起，國土分裂。台白利司之民皆避亂北往奇卜察克，有天府教士謁札尼別，痛陳刼掠之慘。

民人之困，以同教之誼，勸往平亂。至正十五年，札尼別兵入阿特而佩占，殺亂將阿失阿甫，據台白利司。

令其子畢兒諦伯克留守而自歸。次年，旋薨。畢兒諦伯克北歸嗣位，未幾亦薨。

多桑無年分，阿卜而瑪錫謂未滿二年。

自此國

亦亂。諸王爭位。自相殘害。順帝末造。黑海之北有客勒姆部。浮而嚙河濱有喀桑部。裏海之北有阿斯塔斯干部。與薩萊城之王爭雄並峙。大抵皆朮赤子鄂爾達。昔班。托喀帖木兒三王之後。拔都後裔已絕。汗位如弈棋。世系莫得而考焉。

附考

明洪武十二年。薩萊王馬邁與俄國莫斯科王得米特里第四伊萬諾委特戰於端河東。大敗。其時駙馬帖木兒雄踞西域。助托克塔迷失。多桑云。托喀帖木兒後。攻滅諸王。馬邁遁去。爲人所殺。洪武十五年。托克塔迷失攻

莫斯科。下之。物拉的米爾。勒冶賊等城悉被焚掠。俄王奉職朝貢如初。托克塔迷失不念帖木兒輔立之德。侵奪高喀斯山迤南地。洪武二十七年。爲帖木兒所敗。東遁烏拉嶺。爲族人薩提伯克殺之。薩萊。阿斯塔拉干兩地皆被蹂躪。蒙古將也列哥輔立庫特洛克。帖木兒族卒復立薩提伯克。旋廢之。立庫特洛克

之子博拉特伯克。永樂八年。復圍莫斯科。未破城而退。諸王乘其兵入俄境。奪其國。擾攘不定。干戈相尋。無虛歲。阿斯塔拉干併於薩萊。惟喀桑。客勒姆如故。客勒姆王與俄最親。嘗助俄伐其同宗。明成化十四年。薩萊王阿赫邁特伐莫斯科王伊萬第三。兩軍陣於倭喀。句烏格拉二河。浮而嘎河之支河。交綏而退。客勒姆

王受俄指使。滅薩萊王。國亡。

宏治十四年事。

阿斯塔拉干仍自立國。嘉靖三十年。俄王伊萬第四滅喀桑。乘勝遂

滅阿斯塔拉干。隆慶五年。客勒姆王以兩部皆滅爲憾。糾土耳其之兵。長驅入俄。破莫斯科。屠殺官民八十餘萬。焚城而去。先是烏拉嶺東悉卑爾之地。尤赤後王建國於求綿城。其建國於錫爾河北濱者。號庫

程汗。

見圖理琛異域錄。求綿作圖敏。

伊萬第四收撫黑海喀薩克部。用其部人爲將。萬歷九年。遂滅悉卑爾。元後裔之在西

者略盡。惟客勒姆部傳國最久。土耳其常庇之。國朝乾隆三十六年。俄后噶特鄰第二遣將取其地。後三年。俄土議和。仍返其地。四十三年。始爲俄所併。今惟布哈爾。機窪兩部主仍爲尤赤子昔班之後。然受制

於俄。徒擁虛位。機窪部主曾請於俄。願得金錢若干。遜國避位。俄未之許。布哈爾部主亦有讓國之說。二邦易姓。亦旦夕閒事也。

元史譯文證補卷九

阿八哈補傳

阿八哈，旭烈兀長子。母伊孫欽。或曰伊蘇特。生於太宗七年。

西一千二百三十四年三月卽位時三十一歲。

從父西征，躬擐甲冑，軍旅

之事，與有勞焉。旭烈兀開藩西域，令轄東境之馬三德蘭、義拉克、呼拉商三部。至元二年，旭烈兀薨，阿八

哈自東來奔喪。

西三月初九日至。

掌旭烈兀鄂爾多之首領大臣曰伊而喀，以遺命相告。既畢葬，伊而喀與諸大

將蘇袞察克。

句

蘇納台。

句

阿拔台。

句

台馬庫。

句

辛圖爾。

疑卽旭烈兀傳中辛庫爾。

阿兒袞阿喀議遵遺命，立新君。阿八哈

遜讓於弟牙世摩特。衆不可，復欲俟世祖冊命。衆以道阻期遠，君位不可久虛，勸進再三，乃卽位於察罕

淖爾。

哈馬丹相近之地。察罕謂白蒙古語猶言白湖。西六月十九日卽位。

蒙古卽位之禮。羣臣從新君朝日，皆解帶置於項，向日九叩首。新君入

幄登座。羣臣朝賀如初禮。

西書紀太宗定宗憲宗即位禮皆如之。案元祿史太祖既娶孛兒帖居於不兒吉之地。蔑兒乞人來侵。太祖潛於不而罕山。未爲所獲。向日將繫腰掛於項上。帽子掛於手上。行九跪禮。以馬乳灑奠。可知當

白蒙古禮儀。西域書亦正可據。

阿八哈自以未奉天子命。不敢遽登座。設小坐於下以受朝。仍以射姆沙丁謨罕默德志費

尼行尙書事。阿兒衰阿喀司財賦。弟牙世摩特轄得而盆脫以至阿拉他克。

阿而俺西南山。

弟台克實。

亦稱景。

轄馬

三德蘭。呼拉商二部。以伊兒喀之子圖古司。蘇衰察克之弟牡丹轄羅姆。以杜而台轄的牙佩壳耳。美

索卜塔米牙。以希拉們轄角兒只。以蘇衰察克轄報達。法而斯。阿拉哀丁。阿塔瑪里克。志費尼副之。定都

於台白利司。夏駐阿拉他克。

山名見前。

昔耶庫。

波斯語謂黑山。在赤思法杭北面山內。

冬駐阿而俺。或報達。或楚喀圖。

近哈馬丹。

至元三

年。諾垓將奇卜察克兵。侵至得而盆脫。牙世摩特與戰於阿克索河。

庫耳河北支河。

無勝負。諾垓傷目而退。阿八

哈自至。聞奇卜察克王伯勒克親率大軍南來。乃退渡庫耳河。撤橋梁以守。兩軍隔河相持十五日。伯勒

克思改道自角兒只境進兵。而病卒。軍亦罷。阿八哈遂於庫耳河北達蘭淖爾。以至得世庫耳提俺。築邊

牆。使蒙古人木速而蠻八巡守。

木速而蠻爲從天方教之人。詳西遊記鋪達滿國王注。

是冬東駐哥而占。

卽元史西北地之朱里章。在裏海東南角。詳朱里章注。

次年。

遇其母伊孫欽哈敦與庫台哈敦。庫台二子台克身。台古達爾。

多桑此處又作托克圖爾。

旭烈兀孫楚木庫爾子族式

喀潑。

欽助。

他處又作景柱。或作景察。

自蒙古至。分地賦以供衆哈敦湯沐。前王宮女有所出者亦如之。埃及王比拔而

斯知阿八哈初嗣位。又北有奇卜察克之難。不遑遠略。以兵攻歐羅巴之謀復耶穌墓人。

西國所謂紅十字會。

奪西

里亞境內濱海數地。復侵小阿味尼亞。至元三年。兵入其境。

西一千二百六十六年八月。

小阿味尼亞王海屯第一乞援

於阿八哈。援未至。王子立盎已兵敗被擒。追蒙古兵自羅姆至。敵已退。海屯與埃及議和。贖子歸國。旋以

年老。傳位於立盎。是時阿八哈東鄙有警。聽其行成。察合台曾孫博拉克廢其主謨八里克沙。篡據其位。

與海都戰。旣而修好。思攘阿母河南呼拉商部以益己封。海都與阿八哈不協。亟贊成之。

詳海都傳。

至元五年

冬。遣馬素特爲使。

麻素特見旭烈兀傳。元祕史作馬思忽惕。封爵爲畢。故西書稱馬素特畢。今新疆同部稱其酋長曰比。比卽畢也。

陽謂西域之地。本屬公家。太祖四子皆得

分其土地。陰則探道路。窺軍情。馬素特既至。阿八哈厚款之。贈以太祖御服。

書謂是馬掛。

出示歲計簿籍。明無

餘財。馬素特既得簿籍。不辭而去。其來時。沿途留騎以待。易馬疾馳。追者及諸河。已在舟中矣。察合台孫

尼古塔爾將兵從旭烈兀西征。遂留西域。博拉克貽以箭。藏書籀中。

書云。蒙古人稱爲徒哩乃之箭。案明代孝元儀武備志。內載縫韁方言。箭信兒曰遠兒補兒直。

音不相符。而以箭傳信。則固有之也。

約其合應。尼古塔爾所部萬人駐角兒只。自從阿八哈。既見書。歸於己軍。阿八哈召之。慮

事泄。不敢至。率其部曲。欲從得而盆脫出裏海北。以歸博拉克。爲希拉們所阻。戰而敗。逃入角兒只。希拉

們追及。檻致於阿八哈。拘禁之。誅其將弁。馬素特既返。博拉克師起。海都助兵。令阿赫每特。句卜里。句匿

克貝。句牙爾孤。

皆察合台後人。

自忒耳昧城渡阿母河。察拔特。

定宗孫忒忽子。西書忒忽作忒庫。

謨八里克沙。

即博拉克所廢之王。

奇卜察克

太宗孫哈丹子。元史作合丹。

自阿母葉城渡河。

城亦名阿母耳。故西域土人稱阿母河。亦曰阿母耳河。在布哈爾西南二百里。

葛喀扯。句

貝那爾二將自機窪城渡河。

格喀出。

亦將名。

自敏克世拉克渡河。

阿母河將入裏海之地。

博拉克悉括己境之馬備戰騎。括民牛。取皮製盾。先遣使告

布勤八脫吉斯_句

嚶自尼暨印度河東居中之地。皆應屬我祖察合台。速以相讓。布勤不允。博拉克自渡

河進軍。阿八哈千戶將普扯克圖先隸奇卜察克部下。聞舊主至。來歸。餽馬。奇卜察克分餽博拉克馬。博

拉克大將札拉兒台謂其自得良馬。以劣者贈人。奇卜察克怒。札拉兒台亦怒。互爭詬。幾拔刃相向。博拉

克陰袒己將。不爲剖曲直。奇卜察克夜率己部二千騎。北趨阿母河。追挽之不返。未幾。察拔特亦離去。

_{拔察}

_{特行至布哈爾。爲博拉克之宗王所攻。衆盡沒。逃至海都處旋卒。}

博拉克屢勝畢景軍。召海拉脫會射姆沙丁。海拉脫來謁。許以呼拉商益封。毋

助阿八哈。復令籍呼拉商富戶姓名以獻。至元七年。

_{西一千二百七十年四月二十八日}

阿八哈自阿特耳佩占起師。時正刈

麥。禁十馬蹂躪。世祖使臣梅喀伯中途爲博拉克所獲。乘閒逸脫。遇大軍。以敵情告。軍至庫姆斯。

_{地見西域上傳}

遇布勤敗兵。阿八哈至徒思。使往議和。許割喀斯尼。起兒漫二部。博拉克將約速耳謂可允。將茫孤耳謂

軍入敵境。宜乘勝進。何自沮抑。阿八哈西鄙多事。必未自至。自至者妄言耳。札拉兒台亦謂旣欲和。何必

渡阿母河。博拉克乃遣諜三人往探阿八哈至否。邏者獲之。阿八哈令人僞爲急遞。譁諜入營。謂北兵已過得而盆脫。卽倉皇傳令拔營而西。勿攜輜重。令人殺諜者。而故縱其一。自駐兵於平壤待戰。諜之逸者。以所見聞歸報。博拉克亟進。見惟空營。遺輜重。益信爲實。復前行。將出山。突遇阿八哈大隊。阿拉台將中軍。牙世摩特將左翼。布勤將右翼。起兒漫、法而斯、羅耳兵皆從。然博拉克軍仍勇戰。牙世摩特左翼爲札拉兒台所敗。左翼將蘇納台年踰九十。見事萌。下騎堅坐。麾兵再接。衆軍益氣奮。乃大勝。博拉克墜馬。援他騎而上。始得脫。潰兵過阿母河。不能成列。至布哈爾。僅餘五千人。以騾馬受傷。乘肩輿入城。阿喝昧脫、匿克貝皆叛去。博拉克復集兵三萬與戰。殺之。使弟亦速爾往告海都。海都拘之。旋引兵自至。海都至而博拉克薨。時至元七年。瓦薩甫云爲人毒死。謨拔八來克沙等投入海都。阿八哈仍留畢景駐守呼拉商。自引軍西行。至低楞。遇土人行刺。當卽木人。羅耳會約索甫沙下馬亟救。得免。益封羅耳旁境及庫昔斯單之地。以旌其功。是

年冬。世祖使命至。錫以冠服。冊封爲汗。阿八哈至。是重行卽位禮。奇卜察克王忙哥帖木兒亦遣使來賀。

博拉克旣薨。其子伯克帖木兒。句篤哇。句布里西。句忽拉洼夷。與阿魯忽之二子楚班。句基顏合兵攻海

都。躡阿母河北地。數與海都戰而數敗。謨罕默德志費尼告阿八哈。彼之爭。我之利也。然必有一勝。勝者

併其衆。禍必及我。宜先擾其地。勿使生聚。乃遣捏克拜巴圖爾。句察而杜。句阿克貝將一軍。渡阿母河而

北。約索甫。句喀而噶帶。二將皆成帖木兒之子。楚而喀達夷。句伊拉布哈將一軍。自呼拉商循阿母河之西。以擾烏爾

韃赤。見西域傳。機窪之地。至元九十年間。西一千二百七十三捏克拜一軍入布哈爾。焚掠七日。虜民五萬以歸。

楚班。基顏率兵來追。奪所俘之半。阿母河北居民益不聊生。後數年。馬素特復來治。始復業焉。埃及王比

拔而斯攻西里亞之歐洲人。卽謀復耶穌墓之紅十字會人。數年兵不解。來乞援。阿八哈分駐羅姆將薩馬噶爾率萬人。於

至元八年。入西里亞。前鋒爲貝佳之子阿穆爾。至阿勒坡。守兵皆遁。冬。比拔而斯自丹馬斯克來援。蒙古

兵退。埃及兵取哈俺城而歸。

阿勒坡西近
俺城約克

次年蒙古兵又奪哈俺。毀其城。俘其民。當薩馬噶爾未起師時。比

拔而斯欲與蒙古行成。遣二使見薩馬噶爾於昔忒斯城。因以謁阿八哈。先是忙哥帖木兒屢約埃及合

兵夾攻。使人無意中洩其語。阿八哈聞之。勃然離座。越日遣歸。和議不成而兵起。至元九年。阿八哈遣使

至丹馬斯克。要比拔而斯自來議和。比拔而斯亦要阿八哈自往以答之。是年冬。蒙古攻陞而哀城。

哀甫
拉特

河。比拔而斯自來援。以馬駝負舟。舟可分可合。既至哀甫拉特河。步卒乘舟。騎兵泗水。敗守河蒙古兵。殺

其將。

西十二月
十一日

攻城之軍乃退。至元十一年。令阿剌比之貝杜音人

族類
之名

往擾蒙古界。至諸拔爾城。比拔

而斯先與小阿味尼亞立約。十年不犯兵。

西一千二百六十八
年所立。即至元五年。

及第七載。責其不遵約納貢。多築城堡等事。

廢前約。至元十二年。比拔而斯入小阿味尼亞。分兵赴陞而哀。牽制蒙古援兵。大俘獲而退。是年冬。蒙古

將阿拔台攻陞而哀。以天寒糧乏退兵。羅姆兩王分治。始共一相。繼而各自立相。屋肯額丁開立蚩阿斯

蘭之相爲謨因遏丁蘇立曼常稱之曰配而幹迺猶云宰相也。以下古文稱配而幹迺亦思阿丁開喀而甫司會通使

於埃及配而幹迺發其事蒙古監治官阿林札克以聞旭烈兀令殺之逃入東羅馬時東羅馬王與蒙古

和好嫁女於旭烈兀雖收納之而拘於別城未久伯勒克與布而噶耳人擾東羅馬過巴而剛山。今土耳其境光

緒五年俄土大戰於此山入其城挈亦思阿丁而去伯勒克斃忙哥帖木兒封之於克勒姆之地。即西北地附錄之屋肯額撒吉刺詳見釋地

丁獨主羅姆全境而權歸配而幹迺已如守府積不能平配而幹迺復賄結蒙古官誣其主謀叛既得命

宴其主於私弟以弓弦縊之死。至元四年五年事立其子結牙達丁甫四歲嗣位至九年國中貴臣欲背蒙古從埃

及與配而幹迺謀配而幹迺亦通埃及而陽助蒙古洩其謀貴臣多逃入埃及以國中虛實告勸發兵至

元十四年比拔而斯兵至阿勒坡。西一千二百七十七年四月初七日分兵赴哀甫拉特河阻援兵自入羅姆先敗蒙古小隊

繼於阿白拉斯丁城遇大軍凡十一隊隊千人圖古司。二將皆伊而喀子倭而洛克圖杜丹統之配而幹迺亦

率兵從蒙古左翼攻其中隊。退合於右隊。繼而三隊齊奮進。比拔而斯躬冒矢石。殺圖倭二將。蒙兵是役死者六千七百七十人。埃及兵陣亡亦無算。

書紀比拔而斯令盡埋已軍之亡者。以掩其迹。因得蒙古兵死數角兒只兵三千亡二千當亦在內。

遂躡羅姆。收下各城。

配而幹迺奉其主逃避。遣使賀捷。比拔而斯令歸治事。以畏蒙古不敢遽應。比拔而斯亦畏蒙古不敢久

留。卽班師。羅姆旁近小部曰喀阿蠻亦畔蒙古。冒埃及旗幟。以擾羅姆柯尼亞都城。聞阿八哈將至。乃退。

阿八哈得敗信。自將起師。

是年西七月。自台白利司起師。

比至羅姆。則敵已先一月去。經阿白拉斯丁城。見積尸如山。大哭。

冒配而幹迺不多出兵以助。以羅姆人從埃及大殺掠。射姆沙丁謨罕默德志費尼力勸乃止。令弟空庫

幹台留掌羅姆兵。歸經貝布而堡。堡長出謁。請容一言。許之。乃曰。汗所仇者埃及。今多俘羅姆民。何也。阿

八哈悟。責諸將不善導已。盡返所俘。旣而聞配而幹迺陰結埃及。乃責三罪。一戰而逃。一軍警至不亟報。

一敗後不卽來謁。至元十五年。戮之於阿拉塔克。

西一千二百七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遣射姆沙丁謨罕默德志費尼往羅

姆。整飭庶事。比拔而斯自羅姆凱旋。至丹馬斯克病卒。西一千二百七十七年六月初八日至三十日卒。祕不發喪。歸至國都。立其子

賽夷特。至元十六年秋。西八月十七日。賽夷特被廢。大將賽市額丁開拉溫欲自立。恐衆不服。立比拔而斯次子。

僅七歲。遍樹黨與。冬乃廢主自立。西十二月二十七日。開拉溫亦奇卜察克人。蒙古掠寶而入埃及。國有內亂。十七年秋。西十月十八日。蒙古兵破阿勒

坡。下其三城。大掠而去。十八年。阿八哈弟莽孤帖木兒統師。角兒只。小阿昧尼亞兵皆從。與開拉溫戰於

哈馬。句希姆斯中界。埃及遣人僞降。臨陣時。刺莽孤帖木兒墜馬。主帥受傷。軍亂。敵兵乘之。遂敗。蒙古右

軍先已敗埃及左軍。追至希姆斯城下。駐兵以待後軍。而久不至。遣探。則中左軍已潰。亦亟退。埃及兵遂

於後。軍渡哀甫拉特河。多溺斃。有避入沙漠者。亦渴餓死。阿八哈自率師爲後援。躡哀甫拉特河濱數堡。

困陞而哀城。未及渡河。而前軍敗。遂退。大恚憤。至元十九年春。歸至哈馬丹。驟病而薨。西四月朔一日。年四十八

歲。在位十七載。葬於父墓旁。二子。長阿魯渾。次乞喀都。案蒙古語音似當作乞哈都。或謂蓋喀圖。其見於宗室世系表。則

曰亦憐真朶兒只。妃八人。一爲東羅馬王密喀哀兒巴里洛克之女。旭烈兀與東羅馬通好。欲結爲婚姻。

西俗一夫惟一婦。蒙古多後宮。東羅馬王難之。而重違其請。乃以私生女瑪里亞

非妻所出。外遇所生。則名爲私。瑪里亞爲耶穌母名。許

字。送婚中道而旭烈兀薨。遂歸阿八哈。以是厚撫天主教人。數與天主教主王、英、法諸國通使命。阿八哈治西域。興文教科者。納昔兒哀丁。治法家言。通曉人術。著有測日儀器厯算等書。講與地學者。只馬拉丁牙庫忒。講樂學者。阿白圖而謨愛明。人才稱盛。境內亦稱治焉。

元史譯文證補卷十

阿魯渾補傳

史表阿八哈之下有阿魯。必即阿魯渾。而奪渾字。西書穆爲阿爾袞。照元史人名譯音。必是渾字。

阿魯渾、阿八哈長子。母海迷失亦哈赤。由宮女得幸。至元二十一年。台古塔爾旣被弑。阿魯渾卽位。

西一千二

百八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令貝杜轄報達。楚世喀潑轄的牙佩克耳。忽拉朮轄羅姆。阿宰轄角兒只。長子合贊轄呼拉商。

馬三德蘭等地。以景赤尼佛魯慈輔之。任布哈爲相。累黃金等其身。以酬其功。射姆思哀丁阿塔瑪里克志費尼比於前王。懼及禍。逃往亦思法杭。復入羅耳。羅耳曾約索甫沙先奉台古塔爾之命。助兵攻阿魯渾。約索甫沙感阿八哈恩遇。不欲攻其子。未幾。兵亦罷。至是往賀卽位。兼爲射姆思哀丁綏頰。射姆思哀丁素與布哈交好。意必爲援。乃自入謁。阿魯渾令副布哈治事。未幾。有怨者搆之於布哈。遂以黨於前王。

付刑官訊罪處之死。

是年四月多桑云波斯人聞其死皆流涕雀耳鄂特則云人有才而狡猾故多不滿意者

收其家產一子亦死貝杜部將亦殺哈耳命

前傳云其弟此又云其子多桑云尙有二孫其後沙特倭而導勿雷言於阿魯渾給還其產

約索甫沙歸國旋病卒長子額弗拉西阿白嗣爲阿塔畢次子阿黑

每特留於朝世祖使命至封阿魯渾爲汗

西一千二百八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使者名曰鄂爾多海亞此多桑說也雀耳鄂特云是年西九月二十三日使臣爲博拉丞相未知孰是案西歷是年爲世祖

二十三年本紀是年十一月命塔叉兒忽難使阿兒渾似卽此事年分相同而月分在後又使者之名亦異不能斷合

亦封布哈爲丞相赦九死罪阿魯渾乃行卽位禮凡敕令

必由布哈加印而後行庶事得專決法而斯有大戶曰法克哀丁哈山有祖遺地產在設喇斯城爲故會

阿卜佩壳耳取以充公乃呈契券於阿魯渾稱願獻納阿魯渾欲之而非所轄地力不能及旣卽位乃命

往收其地爲己私產布哈謂設喇斯亦國家土壤何必自私阿魯渾不從令圖格察爾專主其事不屬於

布哈遂強占法而斯民田布哈聞之大悲布哈有治才而性嚴衆將多與不睦徒干有寵於阿魯渾密言

其專權自恣親王大臣奉令惟謹昔時台古塔爾遇之有恩勢位尙微一旦倒戈相向振臂一呼從者響

應。今兵賦大政，皆在掌握，設有異謀，易如反掌。阿魯渾猶未爲然。布哈與他將飲於公宮，醉而爭鬪。阿魯渾不罪爭者，布哈益慍，稱疾不朝。密與楚世喀潑等立約廢主，兼結角兒只魯爲應。至元二十六年，楚世喀潑因賀正，旦發其事，以約稿爲證。阿魯渾大怒，立命土拉戴、徒干等捕布哈誅之。籍其家，子四人悉伏法。西一千二百八十九年正月十七日。其弟阿洛克亦被殺。角兒只魯會迪密脫利爲達鄙忒第四之子，以同謀亦死。令那林

達比特之子瓦世當第二兼主東西國事。於是角兒只魯復合爲一。阿八哈在位時，有哀而陞耳大商牙庫白謁世祖而回道卒。世祖使人阿釋謨特與同行，挈其二子以至。阿八哈令其長子馬素忒爲毛夕耳哀而陞耳守吏。阿釋謨特輔之。西書云：一千二百七十六年，合諸中歷爲至元十三年。世祖本紀至元十年正月，詔遣札朮呵押失寒、崔杓持金十萬兩，命阿不合市藥獅子國，持金市藥。自是商人之事，或即此。惟至元十年爲西一千二百七十三年，行役三載，未免過遲。豈以采藥之故，紆緩程途乎？押失寒與阿釋謨字音頗近，餘二名不合。然西域人名冗長，各執一端以爲之稱，便不相符，則又未可遽斷也。阿釋謨特先爲怨家所害。阿魯渾即位，仍令馬素忒居舊職，諂事布哈。惟命是從，因是亦被殺。楚世喀潑之發逆謀，阿魯渾始甚德之，繼疑其

同與立約。或恐事洩故先發。事後亦殺之。

是年西六月

尼佛魯慈輔合贊於東方。自以與布哈同功一體。恐禍

且及己。詭言閱兵防阿母河北敵人。既離合贊。陰聚所部。煽結黨與。合贊時駐徒思。潛兵劫營。而合贊適

他往。未被獲。合贊聞警。又聞忽喇朮與通。亟往馬三德蘭。擒忽喇朮。檻致於阿魯渾。與牙世摩特之子哈

拉布哈同死。

是年西十月初七日

是年之春。奇卜察克兵自得而益脫來攻。阿魯渾自將往禦。行至沙陞耳俺城。

西四

月二十七日

前鋒將昆竺克巴兒。

句圖格察爾。

句土古兒哲已退敵。遂還。聞尼佛魯慈之叛。恐合贊兵寡。令圖

格察爾移師助討。

西五月

合贊先往攻。不勝。退而待援。比援至。貝杜亦帥師至。合兵進往。尼佛魯慈見不敵。

卽引遁。自薩伯自窪城入沙漠。繞行東北。經巴達克山。至突而基斯單。附於海都。合贊不及追。以乏糧。遣

援軍西返。自駐你沙不兒。海都旋令阿都干。

海都子

月思伯克帖木兒。

察合台第五代孫

將三萬人。與尼佛魯慈來

擾。合贊守徒思。以衆寡不敵。引退。於是尼佛魯慈等大擾呼拉商之地。阿魯渾既誅布哈。以猶太人沙特

倭而導勿雷代之。先以醫伎入侍。能蒙古語。發阿洛克侵蝕公項罪。令赴報達查究得實。遂掌報達財賦。

府庫以充。至是職如宰相。阿魯渾以天方教人不足用。故特擢任。以蒙古官鄂爾多海亞副之。名見前注。又令

楚實句庫札當即火者之異譯爲之佐。乃定聽訟之法。刑官讞斷。將領不得阻撓。禁擾郵驛。培植士子。養贍耆老。

咸善政也。然蒙古武帥皆不得權。滋不悅。阿魯渾令徒干率兵繼往呼拉商平亂。尼佛魯慈旋遁去。軍亦返。沙特倭而導勿雷聞徒干凌轢郵吏。索馬逾額。勘驗得實。責徒干杖七十。由是怨深。阿魯渾信喇嘛言。服金石藥。冀長生。不接見臣下。惟所信任數人得入對。服藥得病。治既痊。又服之。病遂增劇。沙特倭而導勿雷謀於衆。赦囚縱罪。祈獲天佑。而病仍不瘳。因釋獄囚。乃知牙世摩特。忽喇朮之子在獄皆被殺。宗親死者已十三人。訊由伊荅赤矯命行刑。阿魯渾無是意也。星者謂此十三人負屈爲祟。以致主病。於是大將圖格察爾、昆竺克巴兒、都哩爾等殺伊荅赤。復以不能見君爲忿。遂殺鄂爾多海亞。楚實、庫札於倭洛。

克哈敦之鄂爾多。

阿魯渾正妃。

兼殺沙特倭而導勿雷。

多桑云志費尼等書謂阿魯渾利罰重由其達君之惡然天方教人不喜猶太人得權位毀之太過不足爲惡。

此數人者。

皆常入內議事。阿魯渾不見此數人至。知有變。病益革。至元二十八年春。薨於阿而俺。病凡五月。

西一千二百九十一

年三月初七日。

葬於昔嘎斯山。阿魯渾喜燒丹鍊汞。東方術士趨之如驚。阿魯渾謂明知此輩意在誑財。然葉公

好龍。真龍乃下。將以此爲招也。黃金可成。長生藥可致。何爲先吝哉。在位時。埃及一來擾。至元二十三年。

埃及騎兵千人自阿勒坡趨麻耳頓。直至毛夕耳。蒙古兵五百出禦。傷亡及半。埃及兵亦卽退。長子合贊。

次子合兒班荅。別有傳。

霍耳鄂特云有六子。其人之言不盡可憑。故不採入。

元史譯文證補卷十一

合贊補傳

元史作合贊合讀如哈西書作喀贊蓋哈喀之異譯

合贊阿魯渾長子生於世祖至元八年

西一千二百七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阿八哈聞孫穎異亟欲見之阿魯渾親送之往

阿八哈留不遣以屬其妃布魯干哈敦使撫育

哈木耳云阿八哈妃杜戴哈敦亦願撫育阿八哈答以蒙古俗語如曰細嫩之內已較於齒意謂布魯干必不割愛也蒙古謂齒曰合贊遂以爲名案合

贊之解無考多桑亦未載是說故附紀注中

合贊幼時輒集兒童列陣攻擊爲戲五歲就傳習蒙古回紇文字騎射擊球等事罔弗

習八歲已能從祖父獵十歲阿八哈薨

應是十一歲西人必滿一年始爲一歲蒙古人在西域或亦如是

阿魯渾娶布魯干合贊復從父居於

東迨阿魯渾卽位令轄呼拉商等地阿魯渾再娶一妃亦曰布魯干繼適亦憐真朵兒只後歸合贊故合

贊妃亦曰布魯干哈敦成宗元貞元年合贊師至台白利司諸王蘇凱等率衆來迎既入都諭民相輯睦

大臣毋陵害其下。令毀佛寺及天主。猶太各教堂。合贊先奉佛。曾於呼拉商之哈布禪城建造梵宇。日與浮屠談議其中。竭誠祇奉。迨與貝杜爭位。始入謨罕默德教。且詆斥釋氏。以收衆心。其後小阿昧尼亞王海屯來謁。卑辭厚幣。請無毀天主教堂。合贊允之。改令國中專毀像教祠宇。而天主猶太教堂得不廢。遣尼佛魯慈。句奴爾蘭。句庫特魯克沙搜捕貝杜黨與。昆竺克巴兒。圖噶爾。伊爾達兒。伊兒乞歹等皆就戮。惟土拉戴。句哲察克。句伊達柱三人杖而免死。且杜傳有都達珠。疑卽此之伊達柱。是冬。卽位。不曰汗。曰蘇爾灘。西十一月初三日。論

翊戴功。拜尼佛魯慈爲大將。位諸臣右。賜券書。以沙特兒哀丁爲相。尼佛魯慈建議。凡誥命必稱上帝及謨罕默德名。印璽改圓式。定百官爵秩。合贊悉從之。察合台後王篤哇。海都子薩兒班。合兵侵呼拉商。遣親王蘇凱。大將尼佛魯慈往禦。時帑竭饑饉。預徵次年民賦。以資軍實。蘇凱自以旭烈兀之孫。於序當立。世次見旭烈兀傳。與其黨巴魯拉謀。將刺尼佛魯慈於軍。而廢合贊。約台朮同舉事。忙哥帖木兒子。台朮佯受約。密告尼

佛魯慈空營設伏伺之。蘇凱等至，伏發，斬巴魯拉。蘇凱敗逃，賀爾庫達克追及殺之。叛軍復推阿爾思蘭爲主。

霍耳鄂特云，是太祖弟朮赤哈殺兒後人。

圖犯台白利司城，合贊聞變，慮禁兵少，且習亂，乃稱出獵，部勒將士，行及中途，突命迎擊叛衆，初戰不利，賀爾庫達克率二千人來援，遂斬阿爾思蘭，盡降其衆。時元貞二年春也。

西三月間

月之內，凡誅親藩五人，叛臣三十八人，事定，尼佛魯慈師至呼拉商，敵已飽掠渡阿母河而去。蘇凱之亂，戍守報達之衛拉特兵亦叛，首將塔爾蓋以附貝杜，幾羅大戮。至是，率所部往投埃及，的牙佩壳耳守將謨雷往追，爲所敗，逃軍至西里亞。埃及王開特博噶收撫其衆，並加擢用焉。沙特兒哀丁不協於尼佛魯慈，奏禡其職，只馬兒哀丁代爲相，或誣沙特兒哀丁交通蘇凱，諸有司之侵帑舞弊者，憚其復用，證成其罪，已論死矣。賀爾庫達克平叛藩，歸爲辨冤，始得釋，合贊以圖格察爾反覆橫恣，既令轄羅姆使遠於朝，復欲除之，遣庫門乞往，賜書褒獎，以安其心，而潛結諸將領，執圖格察爾，謂之曰：國家大義，通敵賣主者

殺無赦。王不能以私情廢公義。遂殺圖格察爾。駐羅姆將巴兒圖。自阿魯渾時。即握兵柄。屢徵入朝。輒托詞不赴。聞圖格察爾誅。即舉兵反。合贊命庫特魯克沙討平其亂。蘇拉迷失誅巴兒圖。以大羅耳不助賀爾庫達克兵餽。殺其酋額弗拉西阿伯。立其弟阿黑每特爲阿塔畢。小羅耳曾爲同族所殺。執弑主自立者廢之。立瑪素特爲阿塔畢。尼佛魯慈怙功驕蹇。合贊意頗厭之。尼佛魯慈總制東方兵柄。以妻病。往阿特耳佩占探視。委軍事於奴爾蘭。未幾。台朮所部棄伍逃。合贊不悅。促令赴軍中。尼佛魯慈請卒視妻病而返。朝臣言其以私廢公。請逮治。合贊曰。此未足以箝其口也。旣而其妻托紺珠公主病卒。尼佛魯慈乃往。呼拉商奴爾蘭入朝。訴其過失。並與齟齬狀。合贊令弟哈兒班荅往代奴爾蘭。初尼佛魯慈助合贊爭位時。慮力不足。介報達商人凱薩爾致書埃及國主。依附教誼。乞以兵援。比答書至。合贊已得國。尼佛魯慈令記室改易埃及答書。乃以上呈。至是事覺。奴爾蘭等因劾其通敵欺罔。尼佛魯慈在外。自知眷衰。遣

衛拉特人薩忒耳哀丁入朝寄耳目。而其人反爲合贊所用。使往報達。賺凱薩爾。執以歸。時沙特兒哀丁復相。與弟庫脫拔丁。僞爲尼佛魯慈致埃及執政書。請藉兵力。誅鋤異己。弟哈濟那蘭。句勒洛濟共爲內應。事成。割地爲報。先奉衣服若干事。納書及衣於凱薩爾篋中。復爲尼佛魯慈致弟密書。往見哈濟那蘭。乘閒納書篋中。合贊廷鞠凱薩爾。通敵引寇諸事。皆不承。搜其篋。則衣與書在焉。立命殺之。捕尼佛魯慈家屬。無男婦老幼悉誅。擒哈濟那蘭至。搜獲密書。誣服論斬。諸昆弟勒格濟。句薩德兒迷失等盡死。尼佛魯慈稱兵反。時大德元年春夏閒也。西一千二百九十七年四月夏。命庫特魯克沙率諸將往討。西六月戰於你沙不兒。尼佛魯慈兵甚衆。而將領不從叛先散。衆遂潰敗。尼佛魯慈以數百騎遁入海拉脫。其酋法克哀丁爲所輔立。故收納之。庫特魯克沙至圍城。令獻叛犯。法克哀丁出書以示尼佛魯慈。益德之。或謂之曰。公孤寄於此。大軍壓境。城主未可深恃。不如執之。用其兵以退敵。事後報之以德。此防患未然之道也。弗從。語聞於

法克哀丁則大駭。其下咸謂以全城殉一人，非計。彼已背永不犯上之誓，我背誓庸何傷？乃請分其將士於各軍，率以出戰。既墮計，遂悉成擒。獻諸庫特魯克沙誅之。傳首都城子弟成就戮。尼佛魯慈父阿兒渾，自憲宗二年受命鎮守西域，子九人多尙主，一門鼎盛。至是族滅云。當亂時，或謂台朮曰：「合贊若廢，以次必立王。」語爲合贊所聞，殺台朮。是冬，合贊下令改服色，以布帛纏首，廢冠制，駐冬於阿而俺。聞角兒只魯內亂，昆弟爭國，令庫特魯克沙平之，立瓦世當第三。庫特魯克沙自角兒只歸，以其地征賦不善爲詬。沙特兒哀丁聞之，先告合贊，謂其縱兵蹂躪角兒只。於是庫特魯克沙有所陳奏，輒不入，知必有中傷之者。以詢沙特兒哀丁，則曰：「此某醫之所爲也。」庫特魯克沙以語拉施特，哀丁白諸合贊。合贊召至，告之曰：「沙特兒哀丁實譖汝，而嫁禍於人，險詐如是，不可復留。」命與庫脫拔丁同棄市。大德二年，遣使臣謨阿賊、法克哀丁、阿喝美特。句布喀伊耳赤入朝，貢珍珠寶石獵豹。案成宗本紀：惟大德八年七月，諸王合贊自西域來貢珍物，不應行役五年始至，或是兩次入貢，或年分有訛。元史載西北藩王方物之

賁，實自合贊始。未可以其改從異教而沒其善。又拉施特哀丁自序云：是時合贊遣以入朝，蓋非正使，故其作史不列已名。下云：留四年始歸，當是先正使而返。

且以金錢十萬市中國貨物，使臣至，成宗

優禮之，賜酒慰勞，謨阿賊等留四年始辭歸。溫詔報合贊，賜賚甚厚。憲宗之世，有分賜旭烈兀位下絲帛，

久儲於府，至是遣使頒致，與來使偕行，謨阿賊道卒。

案元史食貨志：睿宗子旭烈兀即位，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疋，五戶

百二十九戶，計絲二千二百一斤。丁巳爲憲宗七年，西域書與元史合。

大德二年秋，以火者薩特哀丁爲相，駐羅姆帥蘇拉迷失叛，殺副帥畢音察

爾，句別乞庫爾。三年春，庫特魯克沙敗其衆，蘇拉迷失逃入埃及，引軍來犯，擒斬之。海拉脫酋法克哀丁

以縛獻叛犯功，受券書章服，既有異志，不納貢賦。尼古達爾舊部

見阿八哈傳

散爲盜者，皆招致爲兵，使出

劫掠。三年夏，合贊令弟合兒班荅往討，相持半月餘，兩軍傷亡甚多。城中教士出爲排解，納金錢十萬的，那以乞和。兵乃罷。巴兒圖之亂，疑羅姆王馬蘇特與通，廢之。立阿雷哀丁。四年，復立馬蘇特越。四年卒，自是羅姆不復立王，以蒙古官分治之。羅姆本富饒地，自蒙古兵將，需索剝削，民不聊生，突厥遺族自太祖

太宗時。避兵至羅姆西境。擁衆據地。有元之季。日以盛強。號握蠻。厥後吞併諸國。滅東羅馬。是爲今之土耳其國。土耳其者。突厥之異譯也。

詳西域上傳注中。

埃及蘇爾灘阿式阿甫沙拉哀丁喀里兒於至元三十年被

弑。

西一千二百九十三年十二月。

大將開特博噶討殺亂黨。立開拉溫三子那雪爾。時年九歲。次年冬。國人廢幼主。開特博

噶本蒙古人。旭烈兀敗軍希姆斯之役。開特博噶在軍中。尙幼。被擄。開拉溫愛而撫育之。至是遂爲蘇爾灘。以拉勤爲相。元貞二年。拉勤逐去之而自立。以寵奴芒殺帖木兒爲相。且欲傳位。慮大臣不服。漸以事罷諸統帥。擢用其黨。次年。令大將伯克大石攻阿味尼亞。督兵出境。所以遠之也。阿味尼亞王海屯第二。自朝合贊還。以事偕其弟托洛斯赴東羅馬。次弟生拔脫監國。旋篡兄位。飾辭得受合贊冊封。婚王族女。比海屯歸。拒不得入。將赴訴於合贊。又爲生拔脫先入之讒。被執。瞞一目。托洛斯被殺。其弟尤思但丁乘埃及之警。囚生拔脫而自立。請成於敵。不許。奪其城堡十一處。乃退兵。時埃及內亂。鎮帥奇卜察克。句哀

爾別乞、句伯克帖木兒皆爲芒穀帖木兒所搆。奔於合贊。國中親軍忿譟。統將古兒濟殺拉勤。芒穀帖木

兒而立圖格濟。會伯克大石自阿昧尼亞還師。討殺圖格濟。古兒濟迎立那雪爾。時年十四矣。奇卜察克等之來奔也。合贊待以殊禮。賞賚駢蕃。思用其力以謀埃及。時埃及之西里亞兵入的牙佩壳耳劫掠。合

贊益怒。定議親征。兵十人中抽五。費六月糧。大德三年秋。西一千二百九十九年十月十六日自台白利司起師。冬。次哀甫拉

特河。西十二月七日留兵萬人守後路。騎卒九萬。以庫特魯克沙謨雷爲前鋒。抵阿勒坡。西十二月十二日捨而不攻。軍

士縱馬食麥田。令曰。馬不可以食人食。犯者斬。諸軍肅然。過哈馬特。亦捨不攻。軍至撒拉米冶。聞埃及兵

已至希姆斯。那雪爾親自督軍。時蒙古軍遠行疾馳。馬多斃。將士甚恐。合贊令曰。埃及親軍驍勇善戰。特

馬良。利衝突。今我以步隊合之。勝騎戰也。自撒拉米冶進師。距敵百里而止。西十二月二十二日次日。進至那蘭蘇河。

忽憶是日爲禮拜三日。教禮不應戰。乃駐軍。而埃及兵猝至。急率中軍迎戰。戰後軍張兩翼禦之。戰少挫。

合贊引中軍退。埃及軍逐之。馳一時許。陣復接。埃及一軍潰。別軍援之。殊死戰。復出鐵騎五百。短刀奮斫。直衝中堅。兵多傷。以強弩攢射之。馬返竄。亦傷。埃及軍。庫特魯克沙率右翼鳴角以進。埃及誤以爲合贊軍。併力攻之。右翼敗。死者近五千人。庫特魯克沙率餘騎奔中軍。合贊麾右翼猛進。中軍繼之。以弓箭手。萬人居前。矢下如雨。埃及前鋒旁翼先後潰。中軍亦不支。蒙古軍乘之。遂大潰。遺甲仗滿地。追至希姆斯。抵暮止營。令謨雷率五千人窮追之。是役也。合贊以堅忍轉敗爲功。而右翼之敗。適成餌敵之計焉。羅姆守將阿剌世喀偕阿昧尼亞王海屯第二。率五千人來會。軍勢益張。時阿昧尼亞人以圖讖之說。廢亢思但丁。復立海屯。故海屯率兵請自効。希姆斯城乞降。發其庫藏。分給將士。進至達馬斯克。亦迎降。越日。西千三百年正月二日。蒙古官入城宣讀示諭。謂我來誅亂臣耳。我保衛謨罕默德教。禁士卒入城擾民。汝民亦無得欺陵異教。其各案堵如故。遲日。合贊自至城中。訪諸勝蹟。令衛士守一門。而閉其餘。雖從官亦不得擅入。民

益感德。輸金錢百萬餉軍。埃及將厄爾朮法世守內堡不下。諭降不從。諸將請攻。合贊不許。阿味尼亞兵

怨埃及人切骨。破撒里希牙城。焚掠成墟。蒙古別隊亦焚毀美側忒。句達利阿二城。達馬斯克城雖免兵

燹。而四鄉亦被掠。催督餉需。供應行館。亦復民不聊生矣。謨雷之追敵也。直至喀雜忒城。遇埃及兵。輒攻

殺之。既不及迫。乃整旅還。時輸餉已清。炎熱漸作。

阿味尼亞人海屯著書。則謂察合台後王有兵警至。故合贊即歸。

合贊以奇卜察克轄達馬

斯克省。伯克帖木兒轄阿勒坡。哈馬特。希姆斯三省。哀爾別乞轄薩弗特。句忒里波利等城。牙希阿

西域故王

只拉兒哀丁之子。

司賦稅。令庫特魯克沙統兵鎮守西里亞全境。大德四年春。

西二月四日。

大軍東返。合贊既行。庫特魯

克沙遽下令攻達馬斯克內堡。而守禦甚固。攻半月不能下而去。以軍事委謨雷。先合贊傳諭西里亞境

內悉降附。既而諸城知蒙古軍不能久駐。埃及兵旦夕必復出。故拒命者多。那雪爾歸國。補軍額。繕器械。

聞合贊已去。奇卜察克等皆在西里亞。乃亟出兵。手書招三將回故國。於是奇卜察克等叛歸。謨雷亦棄

達馬斯克全軍東返。西四月計據有西里亞僅百日。合贊既班師。銳意政事。夏。如梅拉喀。西六月四日觀天文臺。

考儀器。亦建臺於台白利司。自運巧思。剏製新器。訪古賢人墓。慨然曰。死而不朽。其樂有甚於生也。大興

版築之役。學塾書院。養濟孤貧。施治疾病之所。以及橋梁道路。水泉井沼。罔不備舉。引哀甫拉特河。開三

渠溉田。悉成沃壤。貧乏寡婦。官給棉使紡。以餬其口。秋。再伐西里亞。以庫特魯克沙爲前驅。自將大軍繼

後。冬。渡哀甫拉特河。西一千三百一年正月六日次阿勒坡。守將南通。埃及兵出禦。至哈馬特。時淫雨四十日。餽運不繼。

士馬凍餓。蒙古軍亦阻於雨。駝馬多斃。大德五年春。兵罷。西二月三日。合贊還。夏。遣使如埃及。請棄怨修好。冬。使還。

埃及答書亦願和款。而詞意不屈。大德六年。奇卜察克王脫脫。今改托克托。勝於元史舊譯。使來請阿而俺。句阿特耳佩

占兩省之地。弗許。秋。三伐西里亞。令謨雷林厲以待。復遣前使往埃及。以稱藩納幣等事要之。答書不允。

且餽軍器。示能用武。合贊怒。拘其使。大德七年春。師遂進。令庫特魯克沙與出班。謨雷等率五萬人深入。

自駐哀市拉特河東以待。

霍耳鄂特書於此紀云。聞篤哇與王師戰而受傷。海都死。案元史類編。駙馬阿失。大德五年。從晉王討篤哇。戰於哈刺荅山。射篤哇中膝。篤哇僅以身免。元史忽憐傳亦載。而無年分。海都之沒。合月赤察兒。

牀兀兒等傳較之。當在大德六年。霍耳鄂特所紀。或出西域書。可以引證元史多桑未載。故附注於此。

師及哈馬特。越達馬斯克而南。與埃及大隊遇。

西四月。

庫特魯克

沙敗其右軍。謨雷率衆追之。既而中軍左軍齊至。庫特魯克沙幾不支。出班。庫爾迷失亟來援。始免於敗。

暮止戰。屯山上。埃及兵屯山下。軍衆勢盛。謨雷恐明日戰不利。夜引所部退。埃及有廝卒被擒脫歸。言蒙

古軍不得水。病渴可乘。日出。蒙古軍鼓勇下山。埃及兵力遏之。殊死戰。至午。蒙古軍稍卻。爲所圍而虛其

一面。於是角兒只兵先潰。諸軍亦相繼潰。望河而奔。有陷沮洳者。埃及兵逐於後。次日。追及。蒙古軍以馬

疲不能行。多棄械就死。又或爲鄉導所紿。喝死沙漠。庫特魯克沙回至克沙甫。

西五月七日。

謁合贊。陳兵敗狀。

合贊遂歸。以出班殿後。翼護殘卒。召至優獎之。申喪師之罰。徧逮諸將。分別誅誦杖責有差。出班雖殿後

有功。亦受杖。秋。如台白和司。蒐閱軍實。圖再舉。遣使英法諸國。請發兵西里亞復耶蘇墓。得目疾。求中國

醫治之。有進印度馴象者。乘以出遊養病。大將奴爾蘭阿喀卒。

卽前之奴爾蘭。而加阿喀之稱。與旭烈兀傳阿兒渾阿喀同。

以庫特魯克沙

代之。屯阿而俺北界。台白利司教士牙庫白等謀逆。附會議書。欲立亦憐真朵兒只之子阿拉佛郎。事覺。

逮訊。詞連世祖使臣納思爾哀丁。合贊曰。此必沙特兒哀丁餘黨之所爲也。嚴訊果服。誅牙庫白。安置阿

拉佛郎於呼拉商。大德八年春。病痊出獵。旣而復病。知不起。召武帥庫特魯克沙。出班。謨雷等。文臣火者

撒特哀丁。拉施特哀丁等。屬以大事。傳位於弟哈兒班荖。勉諸臣同心輔佐。壹遵所定法度行。夏。合贊薨。

西五月十七日。

葬於台白利司自造之墓。年三十四。

西人只作三十三。

妃八人。布魯干哈敦生子女各一。子阿爾珠。女額

爾賽庫特魯。

霍耳鄂特云。詩二子皆早卒。

合贊沈毅果斷。訓練將士。詞旨愷切。賞罰必當。故人樂爲用。卽位之初。府庫空

虛。餽賜不給。或議其吝。迨經營兩載。資賜振恤無虛日。而度支弗匱。善辭令。諳阿剌伯。波斯。印度等處方

言。通古今各國風土人情。尤熟於蒙古掌故。世系族派姓氏。記識靡遺。命拉施特哀丁作史。凡述蒙古事。

皆面奉告誥而後載筆。拉施特史序自云如此。多藝巧。以新意剝製。雖巧匠弗逮。先世將相用事。其主惟以聲色狗馬

爲樂。鄰國使至。弗問也。合贊躬攬庶政。百官有司。奉令惟謹。他國使至。必親延接。道其國史事風俗。歷歷如視。以是四鄰慎選行人。非其才莫敢使。喜親才智士。或有欺飾。則擯棄不復召。勤恤民隱。方獵思食。必倍價購於民。以爲從官。率向時兵役驛騷。詐稱諾延子弟。強入民家。姦宿無忌。民皆居敝廬。以免其擾。合贊禁之。民始有室家之好。各省官吏交替。以金符爲憑。後者至則前者繳。貪吏不能爲奸。釐定科則而重徵暴斂之弊除。裁省驛傳。而官奪民馬之風息。西域自遭大兵。汗萊徧野。合贊下寬大之令。四載始升科。於是荒地日闢。先時兼募民兵。而糧入將弁。伍額虛懸。校覈既嚴。兵數始實。定戰兵守兵之制。調發不至一空。士卒亦得休息。朮赤察合台後王時來戰爭。蒙古兵被俘者鬻爲奴。合贊以爲辱。出貲贖之。得萬人。列於親軍。刑官向受諾延節制。讞獄多枉法。改易官制。而聽訟以平。庫款出入。設簿籍以稽之。盜賊橫行。

商旅裹足。設捕兵以衛之。錢質駁雜有禁。權量不一有禁。鬻良爲倡有禁。流氓無賴強索人財。以供獻哈敦。諾延及哈敦。諾延出貸借貸。而以重利困民。皆有禁。良法美意。施諸實政者。班班可考。蓋蒙古建國西域以來。僅見之主也。

案西域。元史推崇甚至。似因同教而賁諛。然合贊三伐西里亞時。東羅馬國以突厥遺族侵害其境。請平亂。願以王女爲婚。合贊允俟埃及事畢。卽往治之。追兵敗旋斃。故東羅馬人尤痛惜之。謂合贊不死。羅姆之地必能底定。土耳其國必不能興。語出鄰邦之天主教人。則其治國之才。固可信也。

元史譯文證補卷十二

合兒班荅補傳

西書音似
喀兒奔特

合兒班荅、阿魯渾次子。母烏魯克哈敦。客烈亦都王汗孫撒里只之女。至元十八年誕生時。值行役於馬魯之西沙漠中。衆憂無水。俄大雨至。衆喜以爲吉兆。稱曰鄂爾采市哈。鄂爾采。猶言吉。烏魯克奉天主教。故生子受洗禮。教士名以尼可拉斯。稍長。定名曰合兒班荅。西域語猶云驢夫。娶昆徹司喀特哈敦。爲蘇袞察克子沙第之女。其母霍兒庫達克。則旭烈兀子出木忽兒之女也。奉天方教。合兒班荅從婦言。亦奉教。嗣位後。仍稱鄂爾采。國中敕令。多稱鄂爾采圖謨罕。默德呼搭奔特。呼搭奔特。猶言上帝奴僕。國人多稱爲鄂爾采圖蘇爾灘。兄合贊在位時。命轄呼拉商等地。大德八年。合贊薨。信至。其將謨雷虛阿拉佛郎

爲變。祕不發喪。先遣亦生布哈、句郭爾赤、句喀兒篤克布哈往殺阿拉佛郎。呼拉商統將賀爾庫達克

素助阿拉佛郎。亦遣殺之。三將至。與戰。賀爾庫達克被獲而死。郭爾赤亦戰沒。事定。合兒班荅乃率諸將

西行。至台白利司都外奧占行宮卽位。西七月二
十一日以庫特魯克沙、出班司兵、火者撒特哀丁薩費、薩費爲
地名

火者賽夷忒拉施特哀丁治賦。拉施特之名。此傳與他處略異。元史有賽
與赤瞻思丁傳。賽典即賽夷忒之異譯。秋。至梅拉喀。西九月
十九日成宗使臣與察八

兒篤哇使人皆至。謂多年戰爭。今已悔禍息兵。用是布告。遣使西域。
本紀無考冬。朮赤後王脫脫遣使來賀。西十二
月初九

日。西書音
似托克台。釋前王合贊所拘之埃及使人令歸。並遣使偕往約和。大德九年。徵克兒漫會沙喝奇汗入朝。

蘇約兒喀特迷失之子。大德七年。受合
贊之封嗣其族兄讓罕默德沙之位。以其不奉令。不以時納貢。拘留勿遣。克兒漫地歸蒙古官轄治。西遼國人

在西域者。至是位絕。建新城於空庫兒歐隆之地。在可斯費音西偏北二百里多。桑於
他處別稱舍路押斯。又稱社烏拔斯。阿魯渾在位時。羈縻而未

行。至是城成。名曰蘇爾灘尼牙。即元史之孫丹尼牙。
尼牙譯義爲治所。王宮教堂。規制閭麗。遂遷都焉。亦建生壙於內堡。大德

十年成宗使至，賜名鷹珍異。

西三月初八日，元史無考。

十一年

西四月十四日

拉施特哀丁修史成，先是蘇爾灘尼牙之北基

關境內有小部，東北負裏海，東南西南皆山，長祇百八十里，而分十二部，各有土酋主治，阻山負險，自爲一國，不甚受約束。篤哇既薨，後王寬闊遣阿兒渾之子阿兒倍哈贊來告喪，因語及基關之地，叢爾國至今負固，未能討定。篤哇等王深以爲笑。合兒班荅恥其言，令庫特魯克沙出班與圖干句，謨敏分率三軍，自將一軍，分四路以進。出班與圖，謨二將降下數部。庫特魯克沙亦攻勝他部，已乞降，而庫特魯克沙之子昔保赤拒之，仍進兵殺掠。此衆據險殊死戰，主帥陣亡，一軍幾沒。合兒班荅由他道入，戰勝納降，事大定。而庫特魯克沙敗信至，遣勁兵三千人往，復戰沒二將。繼遣呼辛句，賽云赤往，乃平其衆。他部降者定歲貢額，究喪師之由。鞭昔保赤，以其父所部屬於出班。海拉脫酋法克哀丁當合贊時，曾遣合兒班荅往討，師不得志，輸餽行成而罷。合兒班荅卽位，不自來朝。大德十年，遣呼拉商統將丹尼世門巴哈圖兒再

討之。脅交尼古荅爾部衆，及三載貢賦，議不治兵，進截其糧運。法克哀丁乃與丹尼世門盟，暫以城讓，自遷阿蠻庫堡。丹尼世門入城，而內城仍爲其將麻罕沒特所守，堅不可攻。丹尼世門遣告法克哀丁，不入內城，無以覆君命，而爲汝祈宥赦罪也。法克哀丁以告其將，開門延之，約無得多帶從卒。丹尼世門先遣其子偕他將入，盛筵款接，比自入，伏發門閉。丹尼世門父子皆被害。是年秋，合兒班荅令亞薩鄂爾爲統將。丹尼世門之子布載句塔塔往復父仇。次年春，進戰不利，築長圍困之。法克哀丁旋病沒，城內糧匱，餓孥相望。麻罕沒特力竭始降。次年夏，亞薩鄂爾令布載獻俘於朝，行後遣人追殺之於途。法克哀丁弟基亞代丁先爲質子，合兒班荅自基闐凱旋，至蘇爾灘尼牙，聞海拉脫事定，乃令基亞代丁嗣脅位。埃及數擾阿昧尼亞，合贊以蒙古兵千人助戍。大德八年，埃及兵入境，殺掠甚衆。次年復至，敗衄而去，亡數千人。阿昧尼亞王海屯第二致書阿勒坡守將喀喇桑柯爾，請納歲貢罷兵。埃及允之。是年，海屯第二讓位於

姪立盎第四。自入天主教堂爲僧。大德十年。合兒班荅以妻父亦憐眞爲羅姆鎮帥。其將壁拉爾古屯阿

味尼亞界上。十二年。立盎第四與亦憐眞同入謁。壁拉爾古聞立盎訴已過失。又以其旣事蒙古。復貢埃

及。遂殺立盎。亦憐眞奏効之。合兒班荅誅壁拉爾古。立海屯季弟鄂聖爲王。羅姆西境握托蠻國浸盛。即今

之土耳其國。詳見西域上傳注中。

擾東羅馬屬地。東羅馬王安鐸魯尼克思藉蒙古之力平定其衆。以女瑪里亞嫁合兒班

荅。蒙古人稱之曰脫司配那哈敦。譯義爲公主。

武宗至大四年。合兒班荅自索尼忒教改奉十葉教。亦曰十亞。

見西域上傳注。

仁宗皇慶元年。以庫款虧缺。縱下侵蝕。殺其相火者撒特哀丁薩費。宗王科爾迷失謀叛於羅姆。

討平之。併四子皆伏法。云是旭烈兀第九子之子。考旭烈兀傳無是名也。

建新城於報達之東。埃及數將來奔。先是埃及王那雪爾以

權歸將帥。不樂居位。遜國他適。親軍大將撒耳開思人

即元史地理志之撒耳柯思。

鄙拔耳思即位。號謨雜費爾蘇爾灘。

國人不願。仍迎那雪爾歸國。縊死鄙拔耳思。阿勒坡統將喀喇桑柯爾義爲黑鷹。與謨罕納等知那雪爾不相

容率騎卒千人來奔。合兒班荅命官授地。待以寵禮。思乘隙伐西里亞。是年冬出師。

西十二月十五日

出班。賽云

赤伊遜庫特魯克與角兒只兵咸從。衆號十萬。渡哀甫拉特河。攻拉黑貝堡。逾月不下。遂班師。皇慶二年。

以長子不賽因出鎮呼拉商。時年九歲。呼拉商夙爲儲君分封之地。故未及其長。卽開藩府。賽云赤及阿

爾固爲將。拉施特哀丁之子阿白都而拉體甫司財賦。喀刺蠻人佔羅姆枯尼牙城。

云是握托蠻一類人。案西域水道記卷一注。白黑斯

圖濟至塔爾罕皆噶勒察種。噶勒察轉爲喀刺蠻。變爲同類之意。

出班往征。降定其衆。察合台後王寬闊卽位。未二載卽薨。族叔達里括嗣位。

篤哇幼子葛伯克乘其飲宴。刺之死。

西書云。葛伯克繼其兄亦生布哈卽位。元史本紀。泰定三年。有藩王怯別獻豹等語。怯別轉音卽葛伯。當是一人。

武宗至元二年。宗親

立篤哇次子也先不花。

卽西書之亦生布哈。

併有海都舊地。遣其弟古特魯克火者建藩於阿母河南。印度河東。與

呼拉商爲鄰。古特魯克火者卒。其子烏特火者嗣。族兄帖木兒古爾干與爭國。皇慶二年。遣使歸附於合

兒班荅。請助兵。於是西域宗王敏干將呼拉商兵以往。烏特火者不能禦。渡阿母河歸見也先不花。請兵

復仇其時也。先不花叛，命與王師戰於騰格里山而敗。

即天山。

不暇西兵，適朝使自西域還，賈合兒班蒼呈

進方物，乃拘使臣殺之，並其從者七十人。

本紀：武宗至大元年六月，遣脫里不花等二十人使諸王合兒班蒼計其年分，往返踰五載，不應如是之遲，當是仁宗初元所遣之使，而元史失紀也。

復

引兵禦王師而不能勝，突而基斯單之地，多爲王師所躡。

元史林兀兒傳有之：延祐元年，敗叛王也。先不花等軍於赤忒海迷失之地，二年敗也。先不花所遣將於赤麥干之地，追

出其境，至鐵門關，遇其大軍於札亦兒之地，又敗之。年分皆符。

也。先不花不得志於東，乃思還於西。延祐二年，遣宗王葛伯克、烏特火者、亞索

伏兒率兵渡阿母河，與西域帥亞薩鄂爾戰於八脫吉思近地，敗亞薩鄂爾，殺布載，擾呼拉商。凡四月，以

糧乏，又以王師已至塔刺斯，亦息庫爾。

特穆爾圖達爾西人，稱爲亦息庫爾。

故軍返。葛伯克謂亞索伏兒奉天方教，陰附合兒

班蒼，雖得呼拉商而不能守也。先不花信弟言，令捕亞索伏兒。兵至拒捕，葛伯克爲敗。亞索伏兒慮大軍

至，力不敵，遣族人誠帖木兒謁不賽因，欲來從。不賽因使請命於父，允之，並令庫兒迷失。

句

圖于率二軍

渡阿母河爲援。海拉脫舍基亞代丁亦以兵從。延祐三年秋，

西九月。

亞索伏兒正與也先不花戰，援軍至，敗

之。掠布哈爾、撒馬爾干、忒耳迷民戶以南，編置希部而干分地授耕。亞索伏兒謁合兒班荅，令駐巴達克山，堪達哈爾兩山之中。先是，朮赤後王族人巴拔避禍，率萬人奔於西域。延祐二年，往擾貨勒自彌之地。其時朮赤後王爲謬思伯鎮守，貨勒自彌之將爲庫特洛克帖木兒。巴拔兵至，拔之，俘其民五萬人而歸。亞索伏兒聞之，自忽氈引兵疾馳，截其歸路，盡奪俘掠。

此役當在亞索伏兒未擾呼拉商之先

謬思伯遣宗王阿克布哈來詰

巴拔之亂。延祐二年秋。

西九月

至蘇爾灘尼牙，謂若巴拔所爲，請君討之。若由主命，則請以兵相見。合兒班

荅謝曰：我不知其稱兵犯境，非有命也。殺巴拔父子，禮其使而遣之。麥喀酋倭邁宰特來奔。麥喀爲教主，謨罕默德墓所。謨罕默德之婿阿里後人，世爲之酋。倭邁宰特既嗣，而弟兄爭位。埃及以兵助爭者，倭邁宰特逃，以合兒班荅率十葉教與同教。延祐三年，來乞援。合兒班荅遣哈赤狄兒堪的率千人衛以還國。次年春，行至巴索拉，爲伯都音人夜攻，覆其衆。

伯都音爲阿剌比土人之名。歷考四書，此外無蒙古兵入阿剌比之事。元史郭侃傳之大房，近人因明史有天房，改大房爲天房以附合之，甚誤。

倭適幸特哈赤狄兒堪的僅以身免。更一載始得復國。延祐三年冬。

四十二月十六日。

合兒班荅薨。年三十六。合

兒班荅御衆以寬。好酒色。致不永年。子六人。長不賽因。餘幼卒。女三人。二女皆嫁出班。一幼卒。

元史譯文證補卷十四

阿里不哥補傳

西域書作阿里布喀。義謂潔淨之牛。蒙古稱牛曰布哈。哈喀二音互用。阿里不哥事實具見元史。而西域書所紀有元史所未詳者。爲補傳以著之。

阿里不哥。睿宗子。憲宗世祖之弟。憲宗南征。命留守和林等地。憲宗崩於軍。以序以賢。世祖當立。而阿藍荅兒。渾都海。脫火思。脫里赤等謀立阿里不哥。中統元年。世祖卽位於開平。阿里不哥亦僭號於和林城。

西按坦河。

以上本元史。案按坦河似卽阿爾泰河。朔方備乘謂阿爾泰河在科布多西北。入哈屯河。考之俄圖。喀屯河在克姆克姆赤。克正西約七百里。克姆克姆赤卽謙謙州。西域書云。阿里布喀。夏居阿爾泰山。冬居乞兒吉思所轄之地。卽其母唆魯禾帖尼湯沐之地。寬廣三日程。故知部地在阿爾泰河左近。和林城西別無按坦河。當云和林西北乃合。

從其叛者。憲宗子阿速帶。

史表作阿速歹。

玉龍荅失。昔里給。

史表又作昔里吉。西域書

稱失勒哈。

及察合台後王。世祖既卽位。遣察合台孫不里之子阿畢世喀與其弟往轄察合台分地。以防阿里

不哥。

阿畢世喀。哈木耳作阿卜世干。又作阿卜世喀。其弟名喀薩兒。

行至陝西。爲叛黨所獲。致於阿里不哥。

當卽阿藍荅兒。渾都海等輩。中統元年。大敗其軍於姑臧。見本紀。

其時

察合台分地。爲合剌旭烈之妃倭耳干納主治已九載。阿里不哥立貝達爾之子阿魯忽。見察合台諸王傳。以代

倭耳干納。使爲己援。而防伯勒克。世祖遺諭。阿里不哥不奉命。殺阿畢世喀二王。引兵而東。令出木忽兒。

旭烈兀子。喀拉札爲前鋒。遇世祖所遣亦孫哥之軍。戰而敗。衆皆散。

亦孫哥爲朮赤哈薩兒之子。史表作移相哥。本紀亦作也先哥。今改伊遜克。西書稱伊遜喀。改本音是。蓋

宗元年本紀。又作亦孫哥。今從之。中統元年。帝至和林。時阿藍苔兒。渾都海。西涼之軍。已爲王師所覆。叛帥伏誅。據本紀增入。阿里

不哥駐謙謙州。憂不敵。遣使歸款。請俟馬肥而後入覲。並將約伯勒克。旭烈兀。阿魯忽三王同來推戴。帝

允之。令速入朝。勿俟三王之至。令亦孫哥留兵守和林以待。自回開平。遣散餘軍。本紀中統元年十二月。帝至自和林。是年親征。未遇阿里

不哥即歸。蓋由於此。

中統二年秋後。阿里不哥至和林。僞言歸順。出不意。突攻亦孫哥。敗之。遂據和林。兵踰沙漠而

南。帝聞警。亟集兵再親征。

本紀二年十月。括馬徵兵。修燕京舊城。屯軍近郊。皆事起倉卒。得西域書始明顛末。

冬。戰於昔木十淖爾。

西域書作昔木而台。云近戈壁。詳太祖本紀譯證阿兒卻

空哥兒注中。在獨石口東北四百里。本紀是年十二月。以昌撫蓋利泊等糧兵革。免今年租賦。是知戰地離獨石口不遠。

諸王合丹等

見本紀。

擊敗其衆。帝不令逐北。俟其自悔。阿

里不哥見不追。越十日回軍。再戰於阿兒忒之地。

云亦近戈壁。復近曲兒貴兒克山。此山名無考。案本紀合丹等既斬其將。及其兵三千人。塔察兒與合必赤等復分兵奮擊。大破之。追北五十

餘里。似亦兩役。惟西域書謂再戰之役。自曉至夕。未分勝負。而阿里不哥退。與元史異。今兩存其說於注中。

阿里不哥旋遁。其時阿魯忽已代倭耳干納。而阿里不哥徵

求牛馬軍貨糧餉。使者絡繹於道。阿魯忽吝於供給。悔從逆。殺其使。將歸命於朝。阿里不哥因是亟引而

西欲攻阿魯忽。道經和林。不守而去。帝撫定和林。以罹兵免賦稅。車駕還大都。

西域書言。將追阿里布喀。以中土有事。變故歸。考本紀三年二月。李

訛叛。投宋。或二年冬叛狀已露。故即班師。又本紀是年七月。諭將士舉兵攻宋。十月。宋兵攻瀘州。劉整擊敗之。或因有事於宋。故不舉師於北。

中統三年。

西一千二百六十二年。

阿里不哥之將拉剌不花

與阿魯忽戰於布拉城。及賽喇木淖爾。兵敗。哈剌不花沒於陣。

耶律希亮傳。中統三年。從大名王至忽只兒之地。會宗王阿魯忽至。誅阿里不哥所用鎮守之人。欲附世

祖。復從大名王及阿魯忽二王還至葉密里城。五月。爲阿里不哥兵所驅。西行千五百里。至孛劣撒里之地。六月。又西至換札孫之地。又從至布拉城。又西行六百里。至徹徹里澤刺之山。后妃輜重皆留於此。希亮母及兄弟亦在焉。希亮單騎行二百餘里。至出布兒城。又百里。至也里陵城。而哈剌不花之兵奄至。希亮又從二王與師還至布拉城。與哈剌不花戰。敗之。盡殲其衆。二王乃函其頭。遣使報捷。年分兵事戰地。皆與此合。西書稱賽喇木淖爾曰遠忒庫爾。元史暗伯傳。客居於闐宗王阿魯忽之所。世祖遣薛徹干等使阿魯忽以通好。阿魯忽留使者。數年弗遣。案阿魯忽爲阿里不哥所立。故先未附世祖。然中統三年已欲歸款朝廷。數年不遣。恐非事實。

阿魯忽特勝輕敵。還駐伊犁河濱城中。散遣其兵。未幾。阿

速帶率第二軍繼至。入自鐵門，奪阿力麻里城。阿魯忽敗退，踰天山而南。至和闐，喀什噶爾僅右翼從。左翼已潰。阿里不哥亦至阿力麻里駐冬。阿魯忽復退至撒馬爾干。

耶律希亮傳：於希拉城戰勝之後，云十月至于亦思寬之地，四年至可失哈里城四月。阿里不哥兵

復至希亮，又從征至海八升城。案於亦思寬當卽烏斯勤。在喀什噶爾西北。見訛鉢那釋地戰勝之後，不應西退。先勝後敗，傳未詳言也。至元元年本紀謂阿里不哥自昔木土之敗，不復能軍，試以希亮傳考之，便知其誤。

阿里不哥擾阿魯

忽之地，戶口逃亡，餼糧無出，又病疫，部下將士以其多殺阿魯忽之衆，皆蒙古人，自戕同類，羣議其非，時

玉龍蒼失已歸附朝廷，駐兵阿爾泰山。

云近緯巴堪河，無考。本紀至元元年先書賜諸王玉龍蒼失印，先朝獵戶，後書阿里不哥與諸王玉龍蒼失，阿速帶來歸，蓋有以也。又哈木耳云：憲宗御印在阿里不哥

處。玉龍蒼失向索，阿里不哥不敢匿，以印與之，據此則賜印賜獵戶有由來矣。

於是部衆多往投之。阿里不哥失衆，憂阿魯忽乘弱來攻，乃使倭耳干納

偕馬思忽惕往議和。阿魯忽娶倭耳干納，任用馬思忽惕治布哈爾、撒馬爾干等地，收其財賦，軍勢復振。

海都附阿里不哥攻阿魯忽，爲所敗。阿里不哥無兵無餉無助，勢益蹙。至元元年來降。

西一千二百六十四年

入謁後。

帝熟視無言，旣而哭。阿里不哥亦哭。帝曰：「試據理論之。」我弟兄二人，孰應嗣大位？阿里不哥曰：「昔日我爲

是今日帝爲是耳。宗王阿濟格

當即阿只吉見史表察合台位下

謂阿速帶曰。殺我兄弟阿畢世喀非汝耶。

西人兄弟不分。是兄是弟。不能辨別。

阿速帶曰。此奉阿里不哥之命。今我臣服於帝。若帝命殺汝。我亦不能不從也。帝禁止其爭。次日。令四親

王三大臣鞠訊其從官。阿里不哥自引僭號抗命之罪。無預諸臣。其將最長者爲禿滿。

見本紀。

奮然曰。是我

等謀也。請勿罪阿里不哥。而置我等於刑。帝獎其忠。復研詰。阿里不哥乃曰。不魯花。

西書作布爾喀。而本紀譯臣中有不魯花。必即其人。

阿藍荅兒二人勸我。先帝已崩。兩兄將兵在外。

指世祖及旭烈兀。

我爲留守。義當卽位。於是誅其謀臣凡十人。

本紀

僅具五人之名。而復有等字。疑非只五人。史省文也。

王大臣議免阿里不哥。阿速帶之死。

無昔里給。不解其故。

諭知旭烈兀。伯勒克。阿魯忽三王。俾

其審議以聞。帝從之。旭烈兀。伯勒克咸議爲是。阿魯忽則謂己之分藩。未由帝命。未便置詞。至元三年。阿

里不哥卽病卒。葬於太祖。睿宗墓旁。

元史阿老瓦丁傳。至元八年。世祖徵噶匠於宗王阿里不哥王。以阿老瓦丁亦思馬因應詔。案西城書。至元三年。阿里不哥已卒。凡僭號拒命。窮蹙始降。不應復令分藩。蓋是阿八

哈而誤作阿

里不哥也。

元史譯文證補卷十五

海都補傳

拉施特無海都專傳。分見於諸傳中。朔方備乘有海都傳。融會元史紀傳而成。今考四書有元史所未及者。采輯其說。參證元史。庶乎賅備。

海都太宗諸孫合失子。太祖征西夏。合失生。

太祖凡五征西夏。不知何役。當是在前。

西夏爲河西地。蒙古稱河西音似合失。轉

音爲合申。名以合失。志武功也。合失嗜酒早卒。太宗痛之。自此蒙古人諱言河西。惟稱唐古忒。西夏立國

始唐時。曾賜國姓。繫以唐代。志所自始也。憲宗二年。定太宗後王分地。邊海都於海押立。其地在金山南。

天山北。巴勒噶什淖爾之東南。

詳海押立考。朔方備乘海都傳云。憲宗六年。令諸王還所部。遣石天麟使海都。海都拘留不遣。案元史是年帝會諸王於欲兒陌哥都。六月。幸解亦兒阿答。以宋人違命囚使。會議伐之。七月。

命諸王各還所部以居。明是來會後令還部。何氏單引此一語。殆誤會史文耶。

海都自以太宗子孫不得嗣大位爲憾。而憲宗奪太宗後王兵柄。志不得

逞。憲宗六年。斷事官石天麟使北邊。爲所留。

此出石天麟傳。

世祖初元。阿里不哥僭號。海都附之。繼攻宗王阿魯

忽爲所敗。阿里不哥歸命於朝。海都仍自擅於遠。屢使徵召。皆以馬瘦道遠爲解。世祖初卽位。推恩太宗諸王。亦賜海都金帛。至元二年。分四親王南京。屬州以蔡州隸海都。然海都有異志。區區分地歲賜。非所慕也。權智過人。善於籠絡。朮赤後王如伯勒克等。咸與善。太宗分地在葉密爾河者。亦多屬之。其後承忽即從叛。可以爲證。以上有元史。有西書。海都居地與察合台後王封境接壤。至元三年。察合魯孫阿魯忽薨。其妃倭耳干納立。謨拔來

克沙。前王合剌旭烈之所生也。察合台曾孫八剌在朝。世祖命歸國輔治。思藉其力控制海都。八剌既至。廢謨拔來克沙。旋與海都戰於錫爾河。敗其衆。掠人畜無算。而朮赤後王忙哥帖木兒助海都兵。回攻而勝。八剌退至錫爾河南。西域語曰麻費兒倦。那爾義爲過河之地。斡布哈爾。撒馬爾干民戶輸助軍實。備再戰。太宗諸孫奇卜察

克自海都處至。爲之和解罷兵。而布哈爾等地。海都亦得分其歲入。八剌攻西域宗王阿八哈。海都亦助兵。既渡阿母河。海都兵先歸。

詳阿八哈傳。他西人書謂海都陰告其將。相機行事。故先離去。

至元七年。八剌戰敗而歸。旋薨。察合台孫尼克伯

嗣九年攻海都。隕於陣。察合台四世孫托喀帖木兒嗣。旋薨。海都輔立八剌子篤哇得其助。由是叛命犯

邊。

以上詳見察合台諸王傳。

先是海都叛迹漸著。廷議伐之。世祖曰。宗室之情。惟當懷之以德。遣平陽馬步站達魯花

赤鐵連爲使。令先詣忙哥帖木兒所。相與計事。而後行。鐵連先詣海都。海都與宴。嘉其雄辨。厚贈之。遂至

忙哥帖木兒所。具告以故。王曰。祖宗有訓。叛者人得誅之。如通好不從。奉師以行天罰。我卽外應掩襲。勦

絕不難矣。鐵連還。悉以事聞。因言於帝曰。海都兵繁而銳。不宜速戰。來則堅壘待之。去則勿追。自守既固。

則無虞矣。帝然其言。

此據元史鐵連傳。觀多桑阿八哈傳。言忙哥帖木兒兵至。海都禦之。八拉克乘機倖併分地。海都乃乞和於忙哥帖木兒。而攻八拉克。先敗。復得忙哥帖木兒助兵五萬。以敗八拉克。據此則忙哥帖木兒先固奉命討

叛。繼乃改節與和。鐵連傳謂海都覘何拔都王爲備已嚴。意乃帖然。統稽元史。西書。世祖從未得忙哥帖木兒之助。鐵連告帝之言。僅謀自守。亦與忙哥帖木兒東西夾攻之計不符。果如王言。海都豈能策支兩大。元史牙忽都傳至大三年。察八兒來歸。牙忽都進曰。今陛下洪福齊天。拔都罕之裔首已附順。叛王察八兒舉族來歸。特揭拔都罕後裔歸順。何所指耶。恐是鐵連傳未盡得實。而多桑所言。本於元西域史。殆不誣也。

然忙哥帖木兒雖討海都。而旋與和。且助以

兵敗八剌。

此據西書增入。

海都由是無西顧憂。至元十二年。海都篤哇以十二歸衆圍畏兀兒王火州城。久始解。

巴而木阿而忒的斤傳。謂索女而去。西書謂援兵至乃解。

於是敕追海都。八刺金銀符。

見本紀。其時八刺已沒。其子篤哇從叛。故追其符也。元史地理志阿力麻里下注。至元五年。海都叛。舉兵南來。世祖逆敗之於北庭。又追

至阿力麻里云云。元史類編據以增入五年本紀。今考紀傳皆無事追符之命。乃在十二年。不知此注所本。

命丞相安童輔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備邊於阿力麻里。

元史三年六月

已有北平王之封。疑出鎮在十二年之前。西書更有世祖子闊闌出。

昔里吉。托克帖木兒諸王咸從。

元史有脫鐵木兒。必即托克帖木兒。西書未言爲何王之裔。又言從軍者有七王。

世祖先命

宗正府札魯花赤昔班使海都。令罷兵置驛來朝。海都聽命。既退軍。而丞相安童軍已克禾忽。大王部曲。

盡獲其輜重。海都懼將逃。謂昔班曰。我不難殺汝。念我父嘗受書於汝。姑遣汝歸。以安童之事聞。非我罪

也。此據昔班傳。細審元史西書。諸叛王之劫北平王。實與海都不謀。故本紀言海都弗納。先已退軍之說。殆不謬也。

是時托克帖木兒有異志。思叛朝廷。而奉昔里吉。合謀

夜劫那木罕營。併獲安童。遣使通好於海都。海都弗納。

西書云。以那木罕。闊闌出交忙哥帖木兒。以安童交海都。元史無考。故刪。海都弗納。據本紀增入。觀下伯顏之戰。元史西書知

未言及海都合而。不合情形顯然。

諸王叛者相屬。

西書謂太宗後人及察合台別子後裔皆叛。

世祖命伯顏北征。諸王忽魯帶帥其屬來歸。與伯顏軍

合。此本元史。擊昔里吉於幹兒罕河。

西書作鄂爾坤河。則當在和林矣。

相持既久。俟其懈。麾軍爲兩隊。破之。諸王牙忽都先亦被

執至是脫歸。伯顏傳與西書所紀略同。惟傳謂相持終日。西書謂多日爲異。傳下云。昔里吉走死。則誤矣。牙忽都逃歸。本牙忽都傳。昔里吉遁也。兒帖石河。托克帖木兒遁乞兒

吉思。伯顏襲奪托克帖木兒輜重。昔里吉不能援。托克帖木兒以爲怨。遂附於撒里蠻。西書音似撒兒班。又云。將奉以爲主。使告海都。

忙哥帖木兒案史表。撒里蠻爲愍宗孫。玉龍答失子。多桑云。是察合台子。殆誤。脅阿里不哥之子。要木忽兒來從。西書音似。要部庫兒。要木忽兒不從而戰。托克帖木

兒敗遁被獲。要木忽兒勸昔里吉殺之。托克帖木兒善戰。好乘白馬。謂戰血濺白馬。如婦女之施朱也。托

克帖木兒既死。撒里蠻無助。昔里吉取其兵。拘撒里蠻以致於朮赤後王。名曰庫赤。無考。經烏斯勘之地。撒里蠻

舊部來奪之。回攻昔里吉。將戰。昔里吉部衆畔。遂被擒。亦擒要木忽兒。將獻於朝而來歸。東經帖木哥。幹

赤斤部地。其後王受要木忽兒之賂。中道劫之。當卽乃顏。西書謂乃顏爲幹赤斤後人。僅以昔里吉來獻。世祖賜撒里蠻以地。及

軍士。流昔里吉於海島。未久卒。

以上皆出西書。撒里蠻執昔里吉來歸。見元史。而西書記事特詳。李庭傳。諸王昔里吉。脫脫木兒反。庭襲擊生獲之。啓梟子。只必帖木兒賜之死。與紀傳多不合。其下又云。十四年入朝。世祖

勞之。昔里吉之叛。卽在十四年。安得於十四年之先。被獲賜死。此傳誤舛殊甚。要木忽兒旋入海部。其後來歸。至元二十一年。牙忽都與土土哈。得海都

謀人知其虛實破其精兵海都敗走得所俘掠軍民

此本牙忽都傳

是年北平王與安童等歸

西書但云那木罕後被釋本紀但云至自北邊

石天麟傳云語以宗親恩義及臣子逆順禍福之理海都悔悟遣天麟與北安王同歸則明非牙忽都土土哈戰勝迎回也朔方備乘恐失事實

二十二年海都犯邊土土哈與大將朵兒朵哈

共禦之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於遼東諸王合丹勢都兒應之

西書云乃顏爲幹赤斤五世孫合丹爲哈準四世孫辛都兒爲朮赤哈薩兒四世孫考諸王表幹赤斤位

下無乃顏哈準位下第二代有合丹哈薩兒第二代有勢都兒當即辛都兒本紀二十四年六月諸王失都兒所部鐵哥率其黨取威平府渡遼欲劫取橐駝州七月乃顏黨勢都兒犯威平皆即其人元史諸王表舛漏殊甚未可以斷西書之非

約海都相

犄角海都亦允助兵

此出西書云乃顏等之叛由海都唆之

世祖恐其合令伯顏在和林阻遏之親征乃顏自江南浮船入海

至遼河以運軍糧

羅璧傳可證

軍疾行二十五日卽至其境分二軍蒙古軍以玉惜帖木兒統之

西書作亦速帖木兒云是博爾

朮孫與史傳合

漢軍以李庭統之

史傳尙有董士選西書無之蓋李庭爲首將也

及遼河遇其衆乃顏軍以車環衛爲營王師三十營間以

漢軍步隊皆執長矛大刀軍進退時與騎卒共乘一馬及敵則下騎先進

董士選傳乃顏軍飛矢及乘輿前士選等出步卒橫擊之其衆敗走是役以漢

軍步隊制勝西書記兵制特詳

世祖乘輿駕四象輿有戰臺置中軍旗鼓戰自晨至午破其衆獲乃顏誅之

西人謾克波羅時在中國其書云乃顏此

時不過三十歲。又云。乃顏喜天主教。世祖軍中
有許多天方教。猶太教人。多習其信奉異教。

車駕還京。命皇孫帖木兒暨玉惜帖木兒。十十哈。李庭等留討合丹。

勢都兒。

此下西書所紀敗金家奴。及貴
烈河之戰。略與元史同。不載。

二十五年正月。海都犯邊。六月。其將暗伯著煖犯業里干。淖爾。管軍元

帥阿里帶戰卻之。秋。篤哇犯邊。冬。海都又數犯邊。

皆見本紀。海都戰事。西書不如元史之詳。惟云。是時以杭海山南大
戈壁爲界。王師七軍屯界上。數與海都戰。而伯顏駐和林爲重鎮。於

是皇孫帖木兒鎮金山。前衛親軍都指揮使玉哇失從甯遠王闊闊出。丞相朵兒朵哈擊海都軍。破之。復

擊其將八憐。八憐敗。海都使禿苦馬領精卒三萬。據撒刺思河以拒。玉哇失率善射三百人卻之。二十六

年。海都兵至和林。宣慰司怯伯。同知乃滿帶。副使八黑鐵兒皆叛應海都。北鄙大震。七月。世祖親征。皇孫

蒼王抵杭海。戰不利。車駕歸。明年。海都又入寇。時朵兒朵哈方居守大帳。詔遣牙忽都同力備禦。軍未戰

而潰。二十九年。諸王明里帖木兒叛從海都。伯顏敗之於阿撒忽禿嶺。會有譖。伯顏與海都通者。御史大

夫玉惜帖木兒代之。未上。而海都又至。伯顏欲誘之深入。且戰且行。七日。衆不可。海都遂脫去。是年秋。土

土哈略地金山。獲海都之戶三千餘。詔土土哈進取乞兒吉思。三十年春。王師次謙河。海都引兵至。磨都

阿思之民。

都阿思無考。

成宗元貞初。海都犯西番界。大德元年。土土哈之子牀兀兒北征。踰金山。至蒼魯忽河。

敗其將帖良古。追奔五十里。還次阿雷河。與海都援師李伯遇。李伯陣河上高山。牀兀兒渡河擊敗之。追

奔三十餘里。二年。篤哇。徹徹禿等潛師襲火兒哈禿。牀兀兒覆其軍。然是年防秋將帥懈不爲備。而敵掩

至。駙馬闊里吉思以無援。兵敗被執。五年。海都。篤哇大入。八月朔。戰於鐵堅古山。

武宗本紀係透怯里古。

越二日。海都

悉衆來。大戰於合刺合塔。王師失利。明日復戰。官軍分五隊。爲海都所乘。囊加歹以千人衝之。乃返。牀兀

兒與篤哇相持於兀兒禿之地。殺篤哇兵幾盡。

以上皆見紀傳。瓦薩甫紀是役爲海都勝。而牀兀兒傳推爲戰勝功第一。本紀六年五月。闊和林潰軍征雲南。其戰傷而歸。及贊奉晉王令旨。諸王

永和爾令旨免者。不違。七年五月。以大德五年戰功。賞北師銀鈔幣帛。據本紀以觀。則王師敗於海都。而牀兀兒一軍勝篤哇也。

海都得勝而歸。旋死。海都於至元二十七年。遣子阿

部干等。率兵助西域叛將尼佛魯慈擾呼拉商。後乃敗退。見阿魯渾等傳。尤赤子倭爾達之曾孫那延。與

族人貴烈克相戰爭。海都、篤哇助貴烈克。於是那延亦與海都、篤哇戰。凡十五役。那延勢不支。其時成宗

已卽位。那延遣使入朝。思請王師與旭烈兀後王三面合攻海都、篤哇。成宗將允。議親征爲掃穴犁庭之

計。太后闊闕眞謂帝遠出征。返須二三載。恐中原有變。止之。帝乃遣使歸。謝以徐議。

史無考。尤亦後人事實結少。得此點綴。物罕見珍案。

世祖時。卽用鐵連來則堅壘去則弗追之計。故王師迄未深入。今欲一鼓蕩平。自非大舉親征不可。四書此說。似非無理。成宗太后亦名闊闕。眞見數仁裕聖皇后傳。亦非無據。多桑云。拉施特紀中國可汗事至此而止。

迨海都死。篤哇請內

附。海都子察八兒亦請和。七年十一月。遣諸王滅怯禿、玉龍帖木兒使於察八兒。八年。察八兒使至。賜幣

六百疋。九年。又與篤哇遣使至。賜銀千四百兩。鈔七千八百餘錠。

此本元史。

初海都之卒也。或欲立其子烏魯

斯。

當卽武宗本紀之叛王。

篤哇以己之得國由於察八兒。故亦助察八兒嗣位。其後篤哇子也先不花等與察八兒

子弟構釁戰爭。因是二人亦失歡。大德十年。戰於忽氈。撒馬爾干中路。察八兒敗。再戰。篤哇敗。乃與察八

兒議和。議有成矣。部衆多散處。而篤哇攻其不備。遂躡察八兒所轄塔刺斯、畢那克特等地。

畢那克特在錫爾河濱。見西域

上傳多桑此處稱畢匿基。又有昆逐克扯兒兩地無考。

其時武宗鎮金山亦襲察八兒所部於也兒的石河。盡俘其家屬營帳。餘衆悉潰。

察八兒僅以三百人奔篤哇。潰衆亦多歸於篤哇。

武宗本紀大德十年。踰阿勒壘山。追叛王烏魯斯。獲其妻孥輜重。八月。至也兒的失之地。受諸降王明里帖木兒等降。海都子察八兒逃篤哇。

部。盡俘其家屬營帳。駐冬阿勒壘山。降王禿曲滅復叛。與戰。敗之。北邊悉平。是役爲海都叛亂結局。也兒的失。卽也兒的石河。足證西書非妄。月赤察兒傳亦云。掩取其部人。凡兩部十餘萬口。

是年。篤哇薨。子寬闊立。未二

歲。亦薨。

西書云。在位僅十八月。則當在至大元年薨。武宗六月之遣使。月赤察兒之奏請安撫。皆在是年。蓋猶未薨。或薨信尙未至也。

宗王達里忽繼立。篤哇次子怯伯乘其飲宴。刺

之死。察八兒乃與達喀察兒。禿曲滅。

月赤察兒傳作禿苦滅。西書音似帖克默。乃是轉音。

及烏魯斯之數子。

當卽叛王。見武宗本紀。以合謀上三人皆海都子。見後注。

攻怯伯。而爲怯伯所敗。察八兒不敢留。至大三年。遂來朝。禿曲滅在道爲怯伯部人所殺。

武宗本紀大德十年。察八兒已逃於篤哇。

而月赤察兒傳。至大元年。察八兒禿苦滅果欲奔寬闊。不見納。去留無所。遂相率來降。紀傳顯形抵牾。得西書乃恍然其故。所紀年分亦符。

先是世祖有旨。以叛王海都分地五戶絲爲幣帛。

俟其來降賜之。已藏二十餘年矣。至是尙書省以爲言。武宗曰。世祖謀慮深遠若是。待諸王朝會。頒賞旣

畢。卿等備述其故。然後與之。使彼知愧。六月壬申。察八兒入朝。設宴大廷。康里脫脫卽席陳西北諸藩始

終離合之由。去逆效順之義。且告祀太廟。達里忽既被殺。國人立篤哈長子也先不花。盡併海都舊地。

此本

西書察八兒益無所歸。仁宗延祐二年。封汝甯王。置王傅官。察八兒薨。子完者帖木兒嗣。泰定元年。孫忽剌

台嗣。泰定帝崩。爲其太子起兵。拒文宗。兵敗走。不知所終。

此出元史類編

元史譯文證補卷十八

哲別補傳

元史本紀先作哲別後乃歧異百出親征錄亦作哲別今從之

哲別別速特氏其部先附札只刺秦赤烏部與太祖戰於蒼闌版朱思之野

西城書作塔爾巴兒朱思今從史錄

軍敗衆潰哲

別遁匿林藪中太祖出獵見之令左右追捕博郭兒濟請行

即博爾朮

乘太祖戰騎以往馬口色白良馬也蒙

古名之曰察罕忽失文秣驪

明武備志粉嘴馬曰又汗忽失文莫林

博郭兒濟射哲別未中而哲別射斃其馬以是逸去後以

窮困乏食來歸太祖惜其勇釋不誅

太祖十三翼戰事之後哲別來降親征錄曰哲別之來實以力窮故也與西城書同祕史敘於闐亦田戰事之後係誤又謂是泰亦赤兀之脫朵格家人親征錄與西城書皆無是

語故不採入以上皆本西城史又云哲別乃一種箭名元史語解哲伯梅針箭也語同祕史但謂是軍器之名未晰

先令爲什長繼將百人復升千戶太祖征乃蠻哲別與虎必

來二人爲前鋒

祕史有四人親征錄西城書止此二人

太祖卽位之五年金人築烏沙堡命哲別襲殺其衆六年自將南伐哲

別前驅拔烏沙堡烏月營遂入居庸關抵中都而還復攻東京不拔夜引去逾數日兼騎倍道乘未備馳

至克之

秘史作東昌
係誤乃東京

八年金兵復保居庸仍爲哲別所取

皆本元史

十一年丙子太祖北還先是太祖平乃蠻誅

其部長其子古出魯克遁入西邊盜據其國太祖既平禿馬乞兒吉思之叛遂命哲別征古出魯克敗之

軍及天山南自喀什噶爾追至撒里庫兒道上近巴達克山界斬其首以徇各地

附見西域傳上

軍中獲良馬千

騎口皆白色歸以獻曰臣請償昔者射斃之馬

此出西域書
甚有文情

十四年太祖親征西域下撒馬爾干西域主阿

拉哀丁謨罕默德先遁命哲別速不臺各將萬人深入敵境窮追勿捨遂迫西域主竄入海島而死獲其

母妻及其珍異以獻

詳西域傳獲其所獲珍寶見元史速不台傳

復攻下西域各城入其西北鄰部曰阿特耳倍占曰角兒只曰失

兒海

詳見西域傳上

戰無堅對望風皆靡裏海北大部曰奇卜察克嘗納逃人索之不與太祖十六年西域略定

乃命哲別速不台進軍裏海之西以討奇卜察克

土土哈傳謂蔑里乞主霍都奔欽察以是致師此外各書皆無佐證惟觀太祖討平諸國雖未必兵以義勳亦大都師出有名裏海北濱素無

往來。何至窮兵絕域。土土哈傳語必有因。惟親征錄秘史垂河之役。已言速不臺盡滅蔑兒乞。則又不合矣。

軍入高喀斯山。奇卜察克、阿速、撒耳柯思等部集衆來禦。衆寡

不敵。復迫於險。乃以甘言誘奇卜察克。我等同類無相害。意勿助他族以傷同類。奇卜察克引退。軍既出

險。收阿速等兵。追奇卜察克。出不意。突至奮擊。殺其部酋霍灘之弟玉兒格及子塔阿兒。

速不台傳引兵繞寬田吉思海展轉

至太和嶺。鑿石開道。出其不意。至則遇其酋長玉里吉及塔塔哈兒。方聚於不祖河。縱兵奮擊。其衆潰走。矢及玉里吉之子。逃於林間。其奴來告而執之。餘衆悉降。遂收其境。案寬田吉思海即裏海。太和嶺即高喀斯山。鑿石開道。則軍迫於險。可知奇卜察克兵已退。而爲蒙古所乘。故曰出其不意。玉兒格。即玉里吉也。塔阿兒。即塔塔哈兒也。西文原作塔伊兒。阿刺比文。阿伊二音。西人每每誤譯。證之元史。必是塔阿兒。故爲改正。土土哈傳謂欽察國主亦納思。西域書及馬加國史。皆謂奇卜察克王名庫灘。華文霍忽等字音。西人每譯成庫。猶之蒙古源流。每譯豁忽等音爲郭。則庫灘必是霍灘。曷思麥里傳。與其主霍脫思罕戰。遂平欽察。據此二語。則欽察國主當是霍灘。霍脫霍灘音叶。思字或是思字之誤。西北種族。國非一部。部各有長。意者亦納思爲欽察東部之酋。霍灘爲西部之酋。未可知也。

軍

東北至浮而嘎河。告捷於太子朮赤。請濟師。時朮赤已下烏爾鞬赤。駐軍於裏海東。部衆多暇。分兵大半

往助。十七年冬。新兵既至。浮而嘎河冰合。遂下阿斯塔拉干。焚掠其城。遇奇卜察克兵。又敗之。

浮而嘎河入裏海處地名

阿斯塔拉干。商賈大埠也。曷思麥里傳。尋征康里。至孛子八里城。與其主霍脫思罕戰。又敗其軍。遂平欽察。西人考得阿斯塔拉干。先時波斯商人貿易所萃。回紇語謂城曰八里孛子。當即波斯之誤。猶言波斯城。揣擬有情。惟康里在鹹海東。決不在烏拉嶺以西。裏海之北。

以此爲康里不合傳又云與其主霍脫思罕戰又敗其軍遂平欽察則仍是欽察而非康里霍脫當是欽察國主說見前觀遠軍分爲不合傳即與烏思麥里傳軍行次第不符明人修元史絕不知康里欽察與阿速等部孰東孰西以致紀述各異不足據也

二復引而西一軍追敗兵過端河一軍至阿索富海之東南平撒耳柯思阿速等部西書尚有哈薩兒部烏拔奇部不備載遂

自阿索富海履冰以至黑海入克勒姆之地即元史西北地之撒吉利刺秘史之客兒綿詳見撒吉利釋地大掠而北兩軍復合霍灘遁入俄

羅斯境乞援於其婿哈力赤王穆斯提斯拉市俄羅斯者西北之大國也唐懿宗咸通三年始立國於北海之南其後拓地益廣南鄰黑海北宋時俄行封建之制諸侯王自以其地分畀子孫國分七十同族日

事爭奪哈力赤爲南俄列邦其王穆斯提斯拉市能兵屢戰勝同族視蒙古蔑如也允其妻父之請遣告

計掖甫王穆斯提斯拉市羅慕諾委翅速不臺傳與幹羅思大小密赤思老遇一戰降之密赤思老即穆斯提斯拉甫之異譯計掖甫王年長故爲大集列邦王議兵事於是

扯耳尼哥王穆斯提斯拉市司瓦托司拉市勒委翅此王年幼故爲小密赤思老俄語諸委翅猶云之子計掖甫王穆斯提斯拉甫爲羅慕之子扯耳尼哥王穆斯提斯拉甫爲司瓦托司拉

甫之子或作諾委翅或作勒與南俄諸王皆至計掖市諸王名繁不備載羣議出境迎擊勿待其至並告於俄首邦物拉

委翅則隨上文字音而變

的迷爾王攸利第二，請出兵爲援，分運軍糧。自帖尼博耳河，特尼斯特河，以至黑海東北，哲、速二將聞俄羅斯起師，遣使十人來告。蒙古所討者奇卜察克，夙與俄羅斯無釁，必不相犯。蒙古惟敬天與俄教相若，奇卜察克素與俄有兵怨，查助我以攻仇人。俄諸王謂先以此言餌奇卜察克，今復餌我，不可信，殺其使。二將復遣人至，謂殺我行人，其曲在汝。天奪汝魄，自取滅亡。今以兵來，請決勝負。庫灘又欲殺之。俄人釋歸約戰。俄史謂蒙古又遣人來告，前言非誑，我已誓於天矣，決不相犯，請勿用兵，以此觀之，實俄自取兵禍。哈力赤王先以萬騎東渡帖尼博耳河，敗蒙古前鋒，獲裨

將哈馬貝殺之。諸王皆隨而東。蒙古軍退，追至喀勒吉河。

或稱喀勒喀，又稱喀勒新，西南入阿崇富海之河，卽速不臺傳之阿里吉河，或云追十日，或云追十三日。

遇二

將大軍，時俄兵八萬二千，分屯南北。南軍爲計掖甫，扯耳尼哥等部之兵。北軍爲哈力赤等部及奇卜察克兵。哈力赤王輕敵貪功，不謀於南軍，獨率北軍渡河，戰於孩耳桑之地。

卽曷思麥里傳之鐵兒山，乃地名，非山名，時屬欽察之地，戰期或云西一千二

百二十三年，或云二十四年，而謂二百二十三年者爲多，蓋在太祖十八年癸未夏。

勝負猶未決，而奇卜察克兵怯敵先退，陣亂。蒙古軍乘之，俄兵大敗。哈力

赤等王得脫，渡河而西，卽沈其舟。後至者不得渡，悉被殺。俄之南軍不知北軍之戰，亦不知其敗，而蒙古軍猝至，困其營，三日不下，誘令納賄行成，俟其出，疾攻之，殲滅無算。速不魯傳：謂一戰降之，不言獲而言降，亦非無故。獲計掖市，扯耳

尼哥等部之王，縛置於地，覆板爲坐具。蒙古將領高坐其上，飲酒歡會，多壓斃者。哲別令曷思麥里檻致

扯耳尼哥王於太子朮赤誅之。

此據曷思麥里傳，兼本西書。

是役也，俄亡六王七十侯，兵十死其九。攸利第二王得請

兵信，令其姪邁羅斯托王瓦西耳克康斯但丁諾委翅率衆往助。

邁羅斯托城，今日邁羅斯托弗裏。

行至扯耳尼哥，聞軍敗，

亟引退。是時俄列城皆無備禦，不能爲戰守計。惟俟兵至，乞降免死，舉國大震。乃蒙古軍西至帖尼博耳

河北，至扯耳尼哥城，諾拂郭羅特夕尼斯克城而止。是冬，端河浮而嚙河冰合，全軍涉冰東行，捷書至太

祖行在，命以馬十萬犒師，封朮赤於奇卜察克，以轄西北之地。十九年甲申，朮赤西行，哲別速不台歸太

子部兵，自率所部平康里而東返中道，哲別卒。

蒙古之滅康里，不知在何年。西書亦失考，但似在戰勝俄羅斯之後而已。元史阿沙不花傳：阿沙不花，康里國王族也。初太祖拔康里時，其祖母昔

滅古麻里氏新算有二子皆幼。國亂家破。無所依。一夕有數賊皆重負突入營中。驅之不去。發視其裝。皆西域重寶。遂驅至京師。時太祖已崩。太宗立。盡獻其所有。據此則康里之滅。當在太祖季年。西域還師之後。故距崩期不遠。奇卜察克在西康里。在東繫於哲速二將東還之下。庶爲近似。哲思麥里傳言軍還哲伯卒。與西書同。

哲別子生忽孫爲千戶。其子哈拉亦特從旭烈兀入西域。哲別弟蒙都薩汪兒隸拖雷麾下。其子烏勒思亦入西域。阿八哈在位時。令守海拉脫八脫吉斯邊界。後人在西域者甚衆。

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二上

西域補傳上

西域爲唐波斯、昭武九姓、吐火羅等地。唐初大食滅波斯，故波斯之名，中土不著。而康、史、安、何諸國興廢，益不可考。

案遠史兵衛志：屬國軍有波斯，或其遺族，或舉地望而言。元史無波斯，惟脫力世官傳言其祖國初領畏吾兒、阿剌溫、滅乞里八思四部，以兵從攻四川，他處部族罕見八思之稱，疑卽波斯。昭武九姓在錫爾河、阿姆河等地，吐火羅更在其南。

大食爲阿剌比人，奉謨罕默德之教，以教王爲大君，稱曰哈里發。卽郭侃傳之合里法。元史類編云：元史合字皆讀如哈，良是，或亦云哈里甫。都報達。

在波斯西境。元初，波斯東境非哈里發所轄，或謂報達卽波斯者，非也。近儒多持此論，朔方備乘以唐書波斯傳爲報達傳，尤誤。古時阿

剌比人游牧於西里亞者。西里亞在地中海東，詳旭烈兀傳。西里亞人稱之若曰大抑，繼而波斯人稱之若曰大希，其後

阿昧尼亞人、突耳基斯單人稱之若曰塔起克。拉施特謂成吉思汗起兵伐塔起克國，其解如此，詳見條支考。阿昧尼亞在裏海西，突耳基斯單在鹹海東，突耳基爲突厥轉音，斯單言地，猶言突

厥之地。錫爾河一帶皆是。唐書大食傳有陀拔斯單。是知斯單之稱。由來已久。今人多作斯丹。不知斯單之於古有徵也。

大抑、大希、塔起與大食音類。唐書大食之稱。蓋由於此。大

食既滅波斯。益拓土而東。分設大酋轄治各地。未及三百載。主權日替。東方諸酋。弱肉強食。建邦啓土。國

姓屢易。朝名綦多。曰他海爾朝。曰薩法爾朝。曰薩蠻朝。曰賽布克的斤朝。曰布葉朝。曰塞而柱克朝。雖皆

從教。受哈里發冊封。然不過虛名羈縻。教主之權。惟祈禱天帝文與鑄錢。必用哈里發名。國政軍令則不

預焉。塞而柱克。烏古斯之部長也。

亦作烏斯。又作古斯。西人疑卽烏孫。案裏海東濱有城名烏孫哈達。哈達言城。猶言烏孫城。西人所疑。未嘗無見。然烏孫。烏斯兩音可通。又蒙古稱水曰烏蘇。亦與烏孫音近。遼史會同

元年。烏孫來貢。又屬國軍有烏古。有烏孫。強合爲一。究無確據。但可存疑。

居錫爾河及鹹海、裏海間。北宋中葉時。據地自主。塞而柱克之孫率其部族

滅布葉朝。盡併其地。西至地中海。

見羅姆國。見下傳。

後王瑪里克沙。有僕曰奴世的斤。執刀衛左右。甚見寵任。除

僕籍。爲貨勒自彌部酋。職視閫帥。

卽元史地理志之花刺子模。唐書西域傳之貨利習彌。西人譯爲柯拉白姆。詢之波斯人。審定字音。始知唐書譯音尤勝元史。地在鹹海西南裏海東。詳見西北地附錄釋地。其

子庫脫拔丁謨罕默德。乘塞而柱克朝之衰。諸酋裂土自王。亦僭稱貨勒自彌沙。

沙爲君稱。唐書突厥回紇傳。可汗以下曰設曰察曰殺皆

別部將兵會蓋卽沙也。

金旣滅遼耶律大石西來敗塞而柱克之兵復遣將征貨勒自彌時庫脫拔丁已率其子阿切

斯戰敗被擒督臣服歲貢金乃與盟釋歸。

遼史耶律大石至尋思干西城諸國舉兵十萬號忽兒珊來拒戰忽兒珊大敗駐軍尋思干回國主來降貢方物尋思干卽撒馬爾干忽兒珊卽唐書大食傳之

呼羅珊其時塞而柱克建都於是部見下馬魯注中今番字音以呼拉商爲最合

阿切斯子伊兒阿斯蘭亦服屬西遼而吞併東南近境。

時塞而柱克王曰辛者耳亦曰散者耳爲

瑪里克沙之子亦納貢於西遼

伊兒阿斯蘭子塔喀施於宋光宗紹熙五年滅塞而柱克朝殺其王托古洛耳受報達哈里

發那昔爾之封是爲貨勒自彌之朝本其始起部落爲名以別於塞而柱克宋甯宗慶元六年塔喀施子

阿拉哀丁謨罕默德嗣位復并巴而黑。

海拉脫

馬三德蘭

起兒漫各部之地

注見下

戰敗奇卜察克

自以地廣兵雄莫余敢侮本國奉謨罕默德教而西遼奉釋教貢於異教是爲大恥其時撒馬爾干會鐸

斯滿亦不甘臣西遼而願從西域王西遼使者至貨勒自彌舊例使者坐王側王斥辱之使者忿爭卽分

斫其軀舉兵向西遼兵敗併其將被獲。

天方歷六百五年西歷一千二百八九年間

王乃僞爲將之僕也者其將令回國取贖主

得逸歸。而貨勒自彌之地已徧傳王限於軍。王弟阿立希耳與其伯叔將分國自立。王歸乃定。次年復與
鐔斯滿合兵敗西遼。凱旋以女妻鐔斯滿。逐西遼監治撒馬爾干官。遣使代泄。未幾。鐔斯滿與使者不相
能。殺之。西域王輕兵掩襲。乘未備。破其城。鐔斯滿頸繫刃首羅布以乞降。同俗瘞亡者以布蒙首。降王如此。請死之意也。王女以鐔斯

滿先娶西遼王女。怨其夫寵禮不相等。唆父殺之。於是撒馬爾干。布哈爾悉入版籍。兩地詳見西北地釋地。建新都於

撒馬爾干。稱貨勒自彌之烏爾韃赤城爲舊都焉。烏爾韃赤即元史之玉龍傑赤。祕史之兀龍格赤。別有考。乃蠻酋古出魯克竊西遼之國。

攘直古魯之位。西域王實犄角之。故突耳基斯單之地向屬西遼者。亦被割據。詳見太祖本紀譯證。國之東南境有郭

耳圖。西書云。郭耳爲族類名。印度河西皆其地。西之巴而黑海拉脫亦其分部。其王希哈潑哀丁攻西域王而敗。旋病沒。姪馬赫模特嗣位。貢於西域

王。在位七年被害。或謂卽王主使。阿立希耳前以訛傳兄死分國自立之嫌。避於郭耳非洛。斯固都城。至
是請於兄。欲得馬赫模特之位。王遣使錫冠服。乘其迎受。突前殺之。於是郭耳地亦併入。天方歷六百十二年。西歷一千二百

十五、統計疆圉。東北至錫爾河。錫爾河見一統志。北源爲納林河。南源爲塔爾河。兩河既合。中國仍謂爲納林。西域人則謂爲錫爾。數百年前本稱賽潭。土語謂河爲達里雅。故曰錫爾達里雅。東南至印

度河。北至鹹海、裏海。鹹海、裏海、黑海。考附後。西北至阿特耳佩占。西鄰報達。南濱印度海。國勢沈洋。奄有波斯。昭武九

姓諸國故土。無以名之。循漢書之名。名曰西域。揣度元史命名之意。實有苦心。特無列傳以相發。明則無由釋地矣。元史列傳改稱回回。則甚謬。西域王既并郭耳

後。得其屬地曰噶自尼。即西北地附錄之哥疾甯。詳後釋地。在印度河西五百里。本郭耳故都。時有將領地自擡。至是亦歸併。檢舊藏文卷。得哈里發那昔爾與郭耳

王書。告以貨勒自彌人志在囊括席捲。須慎防之。惟謀於西遼。南北合攻。庶可得志。從前希哈潑哀丁之

構兵。蓋哈里發啓之也。從前塞而柱克王遣官治報達。奪哈里發憤。那昔爾怨之。唆塔喀施覆其國。塞而柱克既亡。那昔爾欲得義拉克阿郎之地。塔喀施不與。亦憾之。迨西城王日事吞併。教王兵力不足以制。乃以書告郭耳。前王基

亞代丁爲希哈潑哀丁之兄。原書錯綜互見。融貫其說。而附錄於此。王見書大怒。遣使報達。欲如塞而柱克朝故事。遣官治。專以教事屬哈里發。

祈禱文增己名。並封己爲蘇爾灘。蘇爾灘猶言皇帝。曰沙。曰汗。曰瑪里克。次之。元史等書。遠擅。鎮潭。算端。之稱。皆卽此。當時僭稱尊號。未有冊封。故爲此請。今土耳其稱蘇爾灘波斯卽稱沙。那昔爾

不允。王乃傳集各教士。數那昔爾不能廣聞教化之罪。報達之阿拔斯朝。實奪忽辛之位。今宜廢那昔爾。

別立阿里後裔爲哈里發。

謨罕默德傳教有兩派。一爲其婿阿里。一爲其伯叔後人阿拔斯。忽辛則阿里之子。當時佔忽辛位者乃倭馬亞後人。非阿拔斯。而是時哈里發爲阿拔斯後裔。故云然。詳見報達傳。

衆教士

應曰然。遂發檄起師。先平義拉克之亂。

亦曰義拉克阿郎。省文稱義拉克。瀛環志略作以拉亞日迷爾。又云。一作以辣。波斯人云。應曰阿拉克阿郎。西人作義拉克阿尤迷係誤。先有大會據守而屬於西域王。

哈里發遣木刺夷人刺之。令法而斯。阿特耳佩占兩部主分其地。

敗法而斯兵。擒其部主沙特阿塔畢。

沙特其名。阿特畢猶言大畢。今新疆回部稱其酋長曰比比即畢也。

之。阿特耳佩占部主鄂思伯克敗遁。旋亦來請成。

天方歷六百十四年。西歷一千二百七十八年。鄂思伯克亦作鄂思伯。即畢比等稱。尤亦後王。謨思伯皆是。唐書突厥傳有努失畢。疑亦此稱。

餘詳本紀譯證注。

遂往報達。中途大雨雪。士馬僵斃。前鋒在庫兒忒山中。

即葛思麥里傳之曲兒忒。乃族類名。非國名。在報達北三百數十里。黑海之東南。今屬土耳其。其固山中。不甚

受約

爲土人所攻。一軍幾盡沒。

教人謂爲天譴。

乃引退。至義拉克。分地諸子。以義拉克界屋肯哀丁。以起兒漫。

遼史耶律

大石西至起兒漫即位。即其地。瀛環志略作給爾滿。亦作克爾曼。劉郁西使記作乞兒毋。西人亦稱克兒漫。

克赤。

句

梅克藍。

皆近印度洋。爲今俾路芝之地。

界吉亞代丁。界札拉而哀丁。忙果

必而體。

札拉而哀丁。即元史之札蘭丁。丁謂教。札拉而謂崇高。言教之崇高。忙果謂天必而體謂送與。言天所與也。謨史作札刺勒丁。尤勝元史。以下從謨史。

以嘎自尼。

句

八迷俺。

句

波斯忒。

昔義斯畢部內首城

今此部多半屬阿富汗。

郭耳之地。鄂斯拉克沙爲王。母土而堪哈敦所鍾愛。欲其子傳位。界以貨勒自彌。

句

呼拉而。

即唐書之呼羅珊。瀛環志略作哥刺森。海國圖志又作可拉散哥拉撒。

馬三德蘭三部

志略作馬耶德蘭。馬撒得蘭。馬三德蘭。從其音合者。以上分地次序。自西而東而北。蓋舉地勢而言。非伯仲叔季之次序也。西

域之民。竊議其私祿位於子。王有兵四十萬。皆康里人。突厥人。

西書稱突克蠻。突克即突厥。蠻謂同類。與突耳克同。義詳突厥。同統考。康里見元史。

與民不

洽。土而堪哈敦爲康里巴牙烏脫部主。勤克石之女。康里人多從至西域。入伍籍。勇於戰陣。王倚其力。戰

勝攻取。以是康里將多跋扈橫索。土而堪之權。亦以是埒於其子。國雖大。本未固也。先是太祖伐金。傾國

遠出。乃轡蔑兒乞得以其暇復然餘燼。煽結遠近。太祖十一年丙子。自引大軍北還。

當時太祖伐金。已如破竹。而先自引歸。殆非無故。此

可補元史之闕。

次第命將。定遼東之亂。

見元史。

討蔑兒乞。

元史遠不台傳。丙子。征蔑兒乞。親征錄記於丁丑。皆與西書相合。秘史云。牛兒年在伐金前。乃是乙丑。係誤。

平秃馬。

秘史。命李羅忽勒征豁里。

秃馬惕。在丙寅後。伐金前。元史十二年丁丑。秃滿叛。命鉢魯完朵魯伯討平之。在伐金後。與西書同。秘史亦有僅稱秃馬惕者。豁里二字。不得其解。案西域史云。拜嘎勒湖東有四族。曰呼里。曰不里牙特。曰廓拉失。曰秃馬特。四族總名之曰巴兒忽特。呼里。豁里音同。或此族亦從叛。秘史牽連言之。餘詳朮赤傳及部族考。秘史之說。先後兩役。西書則云。秃馬雖平。李羅忽勒亦沒於於是役。與親征錄語同。英人霍耳鄂特疑即今之土默特旗。聆音生義。不可爲訓。猶今之奈曼巴林二旗。必非元初之乃蠻巴鄰也。

自將征西夏。

克之。命哲別征古出魯克。戰勝逐北。逃至喀什噶爾。民銜舊恨。殺其部卒。復西奔。僅三人從。哲別追至撒

里庫爾道上。近巴達克山界。有山谷曰韋拉特呢。不通行人。古出魯克匿伏於內。哲別遇牧羊人。詢得蹤跡。乃守隘口。而令獵者入捕得之。斬其首以徇各地。

本紀失載。僅見於楊思夢里傳。此役在太祖十三年。親征錄在戊寅。相合。祕史在伐金前。不合。錄云至撒里恒地。克之。祕史追至撒

里黑峴地面。案徐松西域水道記。塞勒庫勒在葉爾羌城四八百里。爲外藩總會之區。又注云。塞勒庫勒西南三日程。曰乾竺特。乾竺特西北九日程。曰拔達克山。宋時拔達克山界至何處。不可考。而塞勒庫勒之卽撒里庫爾。可無疑義。祕史之撒里峴。爲庫字轉音。惟衍黑字。錄云。撒里恒。殆訛。西書謂獻其首於太祖。則必行經葉爾羌和闐等地。與史傳持其首以徇地之說。互相發明。西域書敘述此役。亦非甚詳。但云。哲別敗古出魯克於昆都雅河。卽今之裕勒都斯河。在天山南。又云。西域殺商奪貨之時。古出魯克僅有和闐。葉爾羌數城。以意揣之。當是先平天山西北西遼故部之地。又追逐至天山以南。而肅事於葱嶺之西。

西遼境內悉定。於是東惟蒙古。西惟貨勒自彌。兩大國壤錯界接。而西征之役起。當西域王自報達東歸。既定諸子封地。遂至布哈爾。其時天山西北西遼之地。已入蒙古。荏苒

悉靖。行旅無阻。

與上注語參觀

有西域商三人自東來。賈太祖所饋白駱駝毛裘麝香銀器玉器。述太祖語。若謂

予知貴國爲極大之邦。君治國才能。遠邁於衆。予慕悅君。等於愛子。君亦應知予已平女直。盡撫有諸部族。予國之兵如武庫。予國之財如金穴。予亦何必再攘他人地耶。願與君締交。通商賈。保疆界。卽夕。王召

內中一人曰馬黑摩特入見。謂汝爲我民。常以實告。聞彼征服大賀氏。然否。

多桑書。字音如曰唐喀氏。義不可解。其所謂唐。必非唐宋之唐。及注西游

記。有謂漢人爲桃花石一語。循是以求。乃悟即契丹之大賀氏也。蒙古稱中國爲契丹。今俄羅斯人尙然。唐大音近。法文於花。哈等音。每訛爲喀。西人譯波斯史。誌帖木兒事。爲唐喀氏汗。即契丹。皇帝遣使於帖木兒。考其所載年分。爲明洪武三十一年。正傳安等被留導游之時。因知唐喀氏之稱。由契丹而來。西人考古錢之書。有契丹錢。鑄於宋仁宗慶歷三四。年開。云錢上有唐喀氏字音。是知契丹盛時。仍沿大賀氏之舊稱。故鄰國亦以氏稱之。

實然。王又曰。蒙古汗何等。人乃敢視我如子。彼兵數幾何。馬黑摩特見王有怒意。乃曰。彼兵雖衆。然與蘇

爾灘相衡。猶燈燄之與日光也。王意釋。令往報如約。未幾。又有西域商自東還。太祖命親王諾延。各出資

遣人隨以西行。購其土物。有衆四百數十。皆畏兀人。行至訛脫喇兒城。

即訛答刺。亦即斡脫羅兒。西游錄又作訛打刺。在錫爾河濱。今城已湮廢。哀忒蠻所

譯。更有太祖令人告城酋之語。亦是守約通商締好之意。不錄。

城酋伊那兒只克悉拘之。

元史作哈只兒只蘭禿。本康里人。土而噶哈敦之弟。授王爵。有格兒汗之稱。

以蒙古遣細作告於王。

王令盡殺之。惟一人得逸歸報。

西域人訥薩斐云。內中四人爲所遣。餘皆商侶。以其詢訪各地出產。盛言蒙古之強。述近窺探。故殺之。然亦伊那兒只克之意。非王命也。耶律楚材西游錄云。訛打刺城渠酋嘗殺命吏。掠商

賈。西伐之舉由此。皆符合。秘史謂撒兒塔兀勒殺使臣兀忽納等百人。兀忽納見下。

當報達之被兵也。哈里發蓄忿思報復。而環顧列邦。無可謀者。聞蒙古

盛強乃遣使潛來導以西伐然太祖方修鄰好無用兵意

多桑未載其後札剌勒丁自印度西還建國首攻報達謂蒙古之兵由哈里發招致多桑又載之則其始起

事必有因故據以增入哀武變云前使人之髮書字於頂追審髮稍長乃潛蹤東行既謁太祖具言來意詢以何據則請翦髮譯其頂上字若云請汝來攻貨勒自稱國然太祖重信約以方修好不欲用兵云云據此以觀實是西域自取滅亡而太祖兵以義動矣

既

聞逸者歸報驚怒而慟免冠解帶跪禱於天

蒙古禮節見本紀譯證

誓必雪恨其時古出魯克餘孽猶未靖乃先遣西

城人波合拉爲使

當卽祕史之兀忽納

偕蒙古官二人往詰責謂先允互市交好何背約如訛脫喇兒所爲非王意請

以會爲償返所奪貨不則以兵相見王箠死波合拉薤蒙古官鬚釋歸以辱之自聚兵於撒馬爾干忽錫

爾河北警至蔑兒乞部人自康里境來王亟由布哈爾至氐的城至則聞古出魯克已死蔑兒乞逐王北

行抵海哩

句

哈迷池兩河間見蔑兒乞人被殺者相屬於道一人傷未死詢之則云蒙古軍夜追及戕我

等而東去計行程常未遠也進軍追之越日追及

拉薩特未言蒙古將何人訥薩妻謂係朮赤阿卜而噶錫未言蔑兒乞但云朮赤逐古出魯克已散之餘黨戕之於喀白里喀立崑兩河間而

去西域兵追及朮赤欲戰諸將以衆寡不敵出師時惟奉命平乃蠻餘孽未奉命與他國構兵我退而彼復進若僅偏師乃可以戰朮赤怒謂見敵而逃何以歸見我父及諸弟遂戰朮赤十盡十決幾攻至中軍旗下者數矣札拉而哀丁敗蒙古帝翼來援中軍朮赤不得退

夕罷戰，多薪火以疑敵。未曉，即馳去，歸告太祖。太祖大見嘉獎。與此徵異。案元史耶律留哥傳：子薛閣從征西城，帝曰：「同回圖太子於合迷城，薛閣引千軍救出之，身中塑此言哈迷池河。」疑河旁有合迷城，或即此役。又案速不台傳：已卯，追蔑里乞部主雀都至欽察，戰於玉哈，敗之。蔑兒乞之滅錄云：斡河，祕史云垂河。蓋即吹河。考今俄圖塔什干北偏西約五百里有喀迷池克河，必即此哈迷池河。東至吹河僅四百餘里，西流盡處距錫爾河咫尺，速不台此役未必遠至欽察。史傳之言不盡可憑，而與貨勒白綱之軍相遇，則地里極合。至康里居地，徧考西書，當以鹹海之東爲合。他西域人亦有謂速不台之師者。

蒙古將遣使來告：「我所仇者蔑兒乞，與他國無讐。出師時奉主命，若遇貨勒白彌人，當以友誼相待。今請分所掠以犒師。」王輕其兵少，乃曰：「汝雖不仇我，上帝令我仇汝蒙古。」遂戰。蒙古兵敗其左翼，攻至中軍，札剌勒丁以右翼敗蒙古兵。來援中軍，至夕始罷戰，勝負略相當。蒙古兵多然燈

火於營，乘夜疾馳去。王亦歸撒馬爾干。知蒙古爲大敵，心怯戰，集諸將議計，以與野戰不利，不如深溝高

壘，任其飽掠，去。議既定，乃以其軍分守錫爾河、阿母河各城。太祖十四年己卯。

天方歷六百十五年，西歷一千二百十九年。

會

師於也兒的石河。

元史也兒的石河即額爾齊斯河。案額爾齊斯上游有華額爾齊斯喀喇，額爾齊斯華言黃喀喇言黑。黃黑二水合流，則爲額爾齊斯河。光緒九年中俄科布多界約有黑伊爾特什河，即喀喇額爾齊斯河。伊爾特什與也兒的石音合，據是以觀，則額爾齊斯河亦必稱爲也兒的石。今西國圖即作伊爾帖石。

以馬乏芻秣，緩師期。畏兀兒王巴而朮，

巴而朮阿兒忒的斤見元史列傳，省文稱巴而朮。

柯耳魯王阿

而斯蘭、即哈刺魯詳

阿力麻里王雪格那克的斤、

即伊犁、西游錄作阿里馬、西書作阿而麻里詳見太祖本紀譯證。

皆以兵來會，衆號六十萬，偵者

歸報蒙古兵不可勝紀，饑餐羊馬之乳，渴不得水，則飲其血，行不賣糧，戰不反旆，萬衆一心，有進無退，王

亦惶懼，計無所出，太祖軍至錫爾河，無禦者。

原書詳謂西域王漫無布置，坐守致斃，不類其向日所爲，或謂觀衆者告上，凶星守舍，戰必不利，惟當堅守待時，或謂王既併各地，志滿氣驕，將怨其王，上疑

其將，故使分守各城，以防內亂，訥薩斐則謂有西域人貝鐸莫丁全家受刑，怨其上，知國之隱情，投入蒙古獻策，僞爲康里將與成吉思汗書云，我等所以盡力輔王成大業者，爲土而堪哈敦故也，今王乃不孝其母，大軍如來，我等當內應，故遺其書，使王見之，王果大疑，遂不敢在軍中，而爲分地自守之計，揣度不一，觀速

秋，薄訛脫刺兒城。

耶律楚材傳，己卯夏六月，帝親征回國，賜旗之曰，雨雪三尺，當日軍行之路，自額爾齊斯河上游直南行，逕烏魯木齊，伊敏

等地，迤邐而西南，以至錫爾河，有邱長春，西游記行程可考，計師行迅速，亦須兩月餘，故他西書謂西十月至城下，合之中歷，則九月間也。

分軍爲四，察合台、窩闊台一軍留攻城，朮赤一軍

西北行，攻訛的城、阿刺黑。

元史伯顏傳，祖阿刺黑千戶職，平忽禪有功，得食其地，忽禪即忽訛，見下，秘史卷五，失兒古額禿之子阿刺黑，即此伯顏之曾祖述律哥圖，又即失兒古額禿也。

速客圖、句托海

一軍東南行，攻白訥克特城，皆循錫爾河，太祖自與拖雷將大軍，逕渡錫爾河，趨布哈爾，城名，今亦爲部名以斷其

援兵。

是時西域王駐撒馬爾干，在東，布哈爾在西，其舊都烏爾圖赤更在西北，搗其中，則新舊都呼應不靈，所以斷其援也，先西破布哈爾，返而東攻撒馬爾干，太祖兵法如是。

察合台、窩闊台之攻訛脫喇兒

也。伊那兒只克部兵數萬，繕守完備。王分軍萬人，令將哈拉札率往助守。攻五月不下，哈拉札以力困議降。伊那兒只克自知無生理，誓死守。哈拉札夜率親軍潰圍遁，被獲乞降。因詢得城內虛實，數其不忠之罪而誅之。遂克其城。伊那兒只克退守內堡。一月始下。檻致撒馬爾干。大軍鎔銀液灌其口耳，以報殺商奪貨之仇。夷其城，殲其衆。尤赤一軍先至撒格納克，遣畏兀人哈山哈赤諭降，被殺。力攻七晝夜，城破。大俘賊，以哈山哈赤之子主其地，復下奧斯懇。句八兒眞。詳巴耳赤邦釋地。過失那斯三城，行近氈的。見元史西北地附錄，皆在錫爾河下

游西北濱，西書云鄭忒乃氈的之訛。

守將先遁，招降未下。兵已傳城，樹雲梯四面入，驅民赴鄉，以未抗拒，得不殺。以阿里火者

主其地，卽西域商三人中之一也。西距鹹海二日程，有養吉干城，亦下之。

見元史，西書音似因吉懇，城已久湮廢。近年俄人於沙磧中掘得古城遺址，考

卽此城。

遣畏兀兵萬人歸，以土人補軍額，尋以其不服約束，擅殺伍長，統帥台納爾驅散其衆。阿刺黑三將

至白訥克特，攻三日，降其城。分康里兵與民於兩處，盡殺康里兵，取工匠隨軍，驅民閒壯丁以往忽魯。見西

北地附錄。伯顏傳作忽禪。法文釋苦程。詳忽禪釋地。

城會帖木兒瑪里克守河中洲。矢石不能及。與城守爲犄角。造船十二艘。裹氈塗泥。

以禦火箭。日與蒙古軍戰。三將以兵力不足。請濟師。師至。驅民運石於山。填河築隄。以達於洲。帖木兒瑪里克見事急。以舟七十二艘。載軍士輜重。以往白訥克特。蒙古軍先以鐵索鎖河。斫斷之。始遁。而兩岸皆

追兵。前路亦多阻。捨舟登陸。且戰且行。兵死傷殆盡。僅三人從。射追者中目。乃得脫。遂至烏爾韃赤。取其兵以往養吉干。殺朮赤所置守吏。復回烏爾韃赤。其後從札剌勒丁。太祖大軍先至賽而奴克城。他書或謂即塔什干。

無據。遣丹尼世們諭降之。簽壯者爲兵。令導者循沙漠僻路行。突至努爾城。前鋒將岱爾巴圖招降之。城中

未備禦。即乞降。太祖令速不台收撫。令如向日賦額。輸金錢千五百底那。

西城金錢名。今中國金貴。一底那合銀二兩有餘。尤備忽魯謨斯竹枝詞。紅上

銀砂白石灰。鴉姑青綠寶成堆。爭把底那游戲去。錢牌絡索鬪羊來。

十五年春。師抵布哈爾。

書紀師至城下。在西三月。則爲中歷正二月。

晝夜不絕攻。城兵二萬突圍遁。追及

於阿母河。幾殲焉。民出降。太祖入至教堂。歷一時許。復出城。

原書云。教中戒飲酒。成吉思汗以酒囊置堂中。以經卷籍馬足。經籍爲馬槽。

登教士講臺。

傳集民人。諭以背約殺使。起兵復仇之事。上帝生我。如執鞭之牧人。用以筆撻羣類。非汝等得罪上帝。天何生我。丹尼世們譯其語以令於衆。籍富民。令出窖藏財物。時猶有康里兵據內堡。驅民填濠以進。十二日。堡破悉死。令民畢出城。既出則以兵圍之。取爲奴。焚其城。師循賽拉市散河。至撒馬爾干。凡五日程。分軍下河濱秦堡。西域王先駐撒馬爾干。督民修城浚池。聞蒙古師衆。懼而謂敵軍投鞭足以斷流。我不可。以居此。卽先去。城有兵四萬。志費尼云。實有十一萬。六萬爲康里。突而克一類人。五萬爲塔起克人。波斯人。牆堞高固。守具完備。太祖見不易攻。令先圍

城。朮赤等三路師亦皆傳城下。士兵出戰。客兵不爲援。中伏盡殞。上兵卽波斯。塔起克人。客兵卽突而克。康里人。康里兵自以與蒙古

同類。事亟而降。不至殘害。故無鬪志。太祖誘其降。許先以妻孥出城。民不得已亦降。守將阿兒剌汗引親軍潰圍遁。內外城雨重。五日悉下。以康里兵三萬別居一處。令薙髮結辮。示將入軍藉。夜乃盡殺之。取工匠三萬分於各營。民丁三萬任役作。餘民五萬。令出金錢二十萬。復其故居。遣官守城。命哲別。速不臺各

率萬人追西域王。戒以遇彼軍多，則不與戰。而俟後軍。彼逃則亟追弗捨。所過城堡，降者勿殺掠，不降則攻下之。取其民爲奴，不易攻則捨去。毋久頓兵堅城。

此則深合機宜。若如秘史所云，自回回住的城邊繞去，不許動他百姓兵入敵境數千里，安能如是。

西域王之去

撒馬爾干也。蒙古兵甫渡錫爾河，智謀之將勸王速徵貨勒自彌等處之兵，結一大軍備戰，號召部民，同心禦侮。力扼阿母河，則錫爾河外險雖失，猶有內險可守。或勸王往嚶自尼，如敵深入，則赴印度。其地暑熱山多，敵不敢進。王以其計萬全，從之。使人至烏爾韃赤，告其母妻，往馬三德蘭山堡避兵。王渡阿母河，行抵巴而黑。其子屋肯哀丁自義拉克遣使至，迎父西行。有兵有餉，可以共守。王又改計從之。札拉勒丁時從父，願假統帥之職，守阿母河。王斥其少不更事，不之許。旋聞布哈爾陷，繼聞撒馬爾干亦陷。王亟往義拉克，從兵皆康里人，陰謀叛。王有戒心，宿輒易處。一夕已徙，而空帳爲叢箭攢射幾滿。至你沙不兒，見曷思麥里傳，即本紀之匿察兀兒，地里志之乃沙不耳。西四月十八日至此城。聞蒙古兵已渡阿古河，僞言出獵，逃赴義拉克。

西五月十三日出逃。

哲、速二將抵烹

綽克。彼處土語五道河之解地形著圖中。欲渡阿母河而無舟。伐木編枝榦於箱篋。置輜重器械於內。裹牛羊皮於外。繫馬尾

驅以泗水。得不沈沒。將士攀援以隨。全軍遂渡。既渡河。分道行。哲別入呼拉商。

彼時呼拉商分四郡。一馬魯。一你沙不兒。一巴而黑。一海拉脫。

巴而黑民納幣輸款。破薩伯城。沿路探詢王蹤跡。分遣人招降各城。前鋒至你沙不兒。民饋糧。請俟其主就擒後歸附。哲別至城下。西六月初五日。亦饋糧。令貴紳出見。予以太祖榜示。大意謂天已畀我西域。降者得安。

不降者殺無赦。速不臺軍經徒思。

見本紀。枯姆。合音曰昆。其地有昆河。故名。在呼拉商與義拉克之中。馬三德蘭之東南。

噶部珊。句伊斯法楞。句塔蜜干。句

西模曩

即西北地附錄之西模娘

等地。不遇西域王。欲西赴義拉克。哲別自馬三德蘭踰山而南。兩軍遇於合而拉耳城。

裏海南。義拉克北。今波斯台喝而覽都城東城已廢。

軍復合。西域王與屋肯哀丁率數萬人守義拉克之可斯費音城。即地理志可疾云。費音二字併合急讀。軍

警至。父子分路遁。王與吉亞代丁入喀隆堡。途遇蒙古軍。射傷其馬。居堡中一日。即西往報達。追者至。知

王已離堡。不攻而追。王改道西北。逃入雖而哲寒山堡。駐七日。至基蘭。

裏海西南濱部名。彼時爲其國西北邊省。元史西北地附錄之低廉。在此部內。志略作義

蘭又伊蘭倚蘭復東至馬三德蘭行李盡失蒙古軍亦入馬三德蘭破其會城曰阿模爾即西北地附錄之阿模里掠阿士特拉拔

特裏海東南商賈市埠有城王竄匿海壖憂窮追無已時謀入裏海艘舟以待馬三德蘭舊有部酋爲王所殺地亦被并

其子思復仇白王所在兵跡至王亟登舟有三騎入水追之溺而斃射以矢亦不及舟至東南隅小島王

胸脇中寒憂悸成病島民供粗糲乏醫藥病革召其子札刺勒丁鄂斯拉克沙阿克沙阿克沙當命札刺勒

丁嗣位以佩劍繫其腰越數日卒無殮具埋屍土中他西書考得王卒爲西一千二百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合之中歷爲太祖十五年十二月間耶律楚材傳庚辰冬大雷楚材曰回國

主當死於野時序正合速不台傳蔑里逃入海不月餘病死亦合惟速屋肯哀丁遁起兒漫居半載餘率衆回至合而拉

耳蒙古將台馬司句台納爾來攻遁入蘇吞阿盆脫堡攻半載堡破被殺西域王母土而堪哈敦居烏爾

韃赤見耶律楚材西游錄太祖自撒馬爾干遣使者丹尼世們往謂哈敦之子不孝於母開罪於我我欲得而甘心焉

哈敦所主地我不相犯速遣親信人來我與面議土而堪置不答而自避去先時兼并諸部落故酋皆居

舊都恐爲變。悉投之阿母河。

或耳迷魯八迷俺魯幹克石魯巴而黑魯父子塞而桂克王托古洛耳二子郭耳王馬赫模特二子雪格納克魯二子

惟倭馬爾故魯未殺使導行。

仍害之途中入馬三德蘭伊拉耳堡據商山甚險峻。哲速二將追西城王經其堡。知王母在內留軍圍攻。

絕其汲道。踰月不雨。堡民渴欲死。引軍入夕即雨。以王母妻送致太祖軍中。

時太祖已在塔里堪。即本紀之塔里寒。

殺其幼孫。土

而堪後隨大軍而東。太宗六年沒於和林。

王女四人。以一與丹尼世們。以二女與察合台。察合台自留其一。一與其將。其先嫁鐸斯滿之女。爲葉密爾一商人所得。太宗六年爲西一千二百三十二年。

札

刺勒丁與其二弟既葬其父。由芒格世拉克之地。

真海東偏南

至烏爾韃赤。自土而堪去後。城無主。守兵六

萬。多康里人。聞札刺勒丁嗣位。皆不服。欲謀害。事覺。札刺勒丁與帖木兒瑪里克以三百騎出奔。

西一千二百二十一

年二月初十日爲太祖十五年。底十六年初。

南踰沙漠。入呼拉商。遇蒙古游兵七百人於訥薩城。

西使記作納商

敗之。將至你沙不兒。蒙古

軍追及。

此是拖雷之軍。見下。

追至歧路。令其將禦戰。自從間道逸去。迨其將敗退。札刺勒丁已去久。復迷所向。追者乃

止。札刺勒丁出奔後三日。兵近烏爾韃赤。

此是北赤等軍。見下。

鄂斯拉克沙。阿克沙不敢居守。亦出奔。循兄後以行。近

訥薩遇游兵。避入喀侖特耳堡。兵來攻。堡人出禦。令其乘閒逃逸。蒙古兵見之。不戰而追。行抵小邨。落曰

勿世特。又有游兵自他道至。殺之。惟札剌勒丁得脫。由海拉脫東南遁入曠自尼。太祖既定撒馬爾干。十

五年夏。避暑於渴石。即西游記之碣石。明史作渴石。南命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往征烏爾韃赤。自將起師。至忒

耳迷。詳西北地。附錄釋地。呼城開門納降。不應。攻十日。破之。大殺掠。一老婦有大珠。不肯獻而吞於口。剖腹取其珠。於是戶多被剖。至賽蠻。分軍收巴達克

山等地。賽蠻未詳。命拖雷將兵往呼拉商。爲哲別速不台後援。平其未定之地。阿母河北悉定。遂自渡河。當在十五年冬。

元史張瑄傳。從太祖征西城諸國。庚辰八月。至西城莫蘭河。不能涉。太祖召問濟河之策。瑄請造船。以一月爲期。乃督工匠造船百艘。遂濟河。案一月之期。大促。或者史書故神其說。然亦必在十五年冬。阿母河土之稱阿母夜河。以河濱有阿母夜城。又曰阿母耳河。莫蘭似

是母耳之訛。惟蒙古謂河曰沐漣。父疑爲河之重言。巴而黑城迎降。太祖以將南行。留其城恐爲後路患。令民悉出。焚城。巴而黑即元史之班勒紇西壯地之巴里

黑。西游記。中秋抵河上。乘舟以濟。即元史塔里寒巴而黑東約四百里。入塔里堪山中。攻諾司雷脫柯寨。先遣將往。以山峻。攻六月未

下。大軍至。猛攻。牆堞多毀。守兵潰遁。惟騎兵得脫。步卒盡死。凡七月始下。屠而躡之。十六年夏。避暑於塔

里堪。以在山中故本紀曰棄

朮赤察合台窩闊台攻烏爾韃赤其時王母先去札刺勒丁兄弟亦出奔城民公舉庫馬

爾爲首領前鋒兵至守兵出禦中伏敗衄朮赤下令軍中我父將以此地封我毋許焚掠遣人招降當西

域王居海島時使諭城民力不能禦蒙古山民降敵紆禍而守將兵士不願遂堅守近城無石伐大木爲

衝車垣堞堅厚猝不可破城跨阿母河彼時阿母河尙入裏海城居河上爲橋以通往來遣兵斷其橋三千人往皆死守者

益膽壯朮赤察合台素有違言觀元秘史可知師不和六閱月不克使人告太祖於塔里堪太祖廉得其實改命

窩闊台總諸軍此與秘史親征錄微異然敘事曲折入情考事計時皆合乃和解兩兄併力亟攻城破後巷戰七晝夜盡分民於軍一兵得

二十四人旣而悉戮之惟工匠婦女幼穉得免決河水淹其城察合台窩闊台赴塔里堪會師朮赤仍駐

鹹海裏海間元史元秘史皆云朮赤同來而親征錄與拉施特等書皆云朮赤未來語詳朮赤傳拖雷一軍以脫忽察兒爲前鋒親征錄秘史命哲別爲前鋒速不台繼之脫忽察兒又繼之即此脫忽二

字與西音不叶訛爲圖格據西書云係太祖增下文所云又與秘史不合親征錄在壬午係移下一年秘史云兔年大誤渡阿母河至訥薩擄民運石樹礮攻半月城圯兵自缺口

入大屠戮。原書謂殺七十萬人似太多。

駐三日，往喀侖特耳堡，以險峻不易下，令獻衣裘萬襲，以免。納薩斐時居堡中，日擊其事，謂民尤獻衣，莫敢往送。

有老人冒死應役，託其子於衆，而後行，既往果見殺。

至你沙不兒城，不知其已降，肆殺掠，城兵射死脫忽察兒。此與秘史不能相合。別將代統其衆，以

兵少不攻城，分二軍，一軍至薩伯自窪城，三日破之。西一千二百二十年十一月爲太祖十五年冬。一軍至徒思，下其屬堡。馬魯者，塞

而柱克朝之故都也。

舊名馬魯，今名梅而甫，即本紀之馬魯，與昔刺思係兩城，爲呼拉商部內四郡之一，後漢書木鹿城即馬魯，見安息考。

哲別軍至馬魯察克。即本紀之馬魯，察葉可。

守將巴哈夷倭兒先遁，馬魯民遣人降附。舊時守將木直而倭兒從西域王西奔，王卒回至馬魯，議守禦，

民之不欲降者，奉爲城主，士卒亦歸之。其欲降者懼禍及，告信於昔刺思蒙古軍中。

昔刺思見本紀，又名薩拉克斯，與馬魯兩地時已有

蒙古官駐守。

巴哈夷倭兒已降蒙古，請往收其地，助以兵而行。至則盡爲所害。太祖十六年春正月。西一千二百二十一年二月二

十五

拖雷下安狄枯城，遂討馬魯，先逐城外突厥人。

多桑云：梅而甫近處有突而克人，名曰喀伊，爲康里同類，其頭目曰真而托格洛耳，率其衆四百四十戶，避兵往阿味尼亞之阿克拉脫

之地。後八年，蒙古兵至阿味尼亞，復避往黑海之南小亞細亞之地。羅姆土界以昂格拉地使居，與東羅馬鄰界，生齒既繁，其子曰握托蠻，遂率徒黨佔東羅馬近境，爲土耳其其國開基之主。案今土耳其人自稱其國曰握托蠻，蓋由於此。

奮力攻城，木

直而倭兒知不支。乃乞降。佯允之。軍入城。併親族悉誅。城民惟工匠婦女童穉得免。發塞而柱克故王散

者耳之墓。西討你沙不兒。

離梅而甫
十二日程

城有礮軍三千。礮五百具。拖雷亦以礮軍三千人。自他處運石至。輔以

雲梯火箭。百計環攻。乞降不允。春三月。城破。

西四月
初九日

脫忽察兒之婦率萬人入城。遇人畜悉殺。以報夫仇。

拖雷聞人伏匿積尸中。令悉斷其首。分男女髑髏堆成阜。夷其城。惟工匠四百未死。分軍毀徙思城外哈

里發墓。

爲哈倫阿釋阿夫之墓。哈倫見唐書。作詞論。徒思先降於哲別。速不臺追兵去。留守者被殺。拖雷部將先下其城。至是又分軍殲之。

自由苦亦斯單至海拉脫。

海拉脫一曰海里。即本紀之也里。脫字爲尾音。可不

讀。明史哈烈一名黑魯。所謂元駙馬帖木兒。既君撒馬爾干。又遣其子沙哈魯據哈烈。即是地也。今屬阿富汗。俄羅斯欲窺印度。此爲要衝。英國助阿富汗築礮臺。備守禦。並思於印度河開鐵路以達堪達哈爾。堪達哈爾西北即海拉脫。海拉脫之東爲印度。固斯大山橫截南北。不便行軍。故海拉脫爲阿富汗門戶。亦即西北印度門戶。英人所以越境助守也。你沙不兒東南五日程。案本紀云。還軍經過木刺夷國。大掠之。渡柳柳閣河。克也里等城。祕史蒙文則云。拖雷已取亦魯等城。渡柳柳閣河。攻出黑扯連城。城破後。回軍與太祖相合。亦魯即也里之轉音。即海拉。柳柳閣河。出黑扯連城無考。河與城字音相類。疑即西北地附錄之朱里章城。城以朱里章河得名。在裏海東南隅。與木刺夷據地相近。故軍掠其部。他處河名城名。更與柳柳閣不叶。故疑是也。又苦亦斯單之地。亦多木刺夷人居。堡亦可大掠。西書無攻朱里章城之事。不能融會。但可存疑。

力攻八日。兩軍死傷甚衆。守將亦隕。民乃請降。惟誅守兵萬二千人。旋奉太祖命。東往

塔里堪會師。太祖以札剌勒丁居噶自尼未下。議率三子親征。秋。自塔里堪南行。經凱而徒俺城。一月下

之。踰印度固斯大山。西人皆稱與都。故海國圖志作與都哥。士哥字與京音不合。故改固斯猶言山。至八米俺。以其城當衝。留攻之。命將失吉忽禿忽東

南往喀不爾山中。阻札剌勒丁旁抄之兵。喀不爾。今阿富汗都城在焉。即西北地附錄之可不里。當札剌勒丁之奔噶自尼也。其地數有

內亂。守將迭被殺。札剌勒丁至。衆情推戴。復有西域王母弟阿敏瑪里克。阿敏瑪里克本守他城。避兵出走。東南入噶自尼。合於札剌勒丁。故祕史云。篋

力克走出。與札剌勒丁相合。庫拉起人賽甫曷丁阿格拉克率衆來助。庫拉起爲族類名。本居阿母河北。避難來此。疑是喀喇赤之異譯。喀不爾土人亦起兵應

之。有衆六七萬騎。聞大軍南來。禦之巴魯安。在喀不爾之北。遇蒙古兵攻堡者。敗之。殺千人。越八日。失吉忽禿忽

至。戰竟日。互有勝負。次日再戰。以阿格拉克所部。不言賽甫曷丁。省文。稱阿敏亦然。最勇鬪。併力攻之。仍不能勝。札剌勒丁

先令兵下騎以待。見戰酣。乃齊上馬衝突。失吉忽禿忽大敗而退。即本紀忽都忽與戰不利之役。西書作失吉庫圖。庫與元史大異。案祕史。太祖命失吉忽禿忽做頭

哈。與札剌勒丁對陣而敗。失吉忽禿忽。即失吉庫圖。西人讀忽禿忽不順口。乃譯成庫圖。庫。又元史張拔都傳。從近臣漢都虎西征。回紇河西諸蕃漢。都虎亦即忽禿忽也。西書載失吉忽禿忽係成吉思汗征韃靼時所掠童子。其時皇后孛兒臺尚未生子。使育之。遂視如

子兵敗而歸。成吉思汗謂向日太易取勝。故輕敵致敗。自此不可易視戰事。迨大軍至戰地。相度地勢。示以失機之故而責之。太祖將略。於此可見一斑。祕史則云。太祖助金軍平塔塔兒。於營中拾得小兒。訶額命太后蓄爲養子。喚做第六箇兒子。乃是太祖義弟。西書謂是字兒囊養子。說異。陣獲一駿馬。二將爭欲之。阿敏以馬策搃阿格拉克之面。札刺勒丁以其爲王母弟。不能禁抑。阿

格拉克怒。率庫拉起人去之。喀不爾衆亦散。札刺勒丁無如之何。乃還至嘎自尼。復退至印度河。太祖破

八米俺。皇孫謨阿圖堪死之。

察合台子。西書世系表皆作謨阿圖堪。而此處又作毛杜干。今改一律。書云。時察合台他往。比歸而

曰。汝既有是言。我當告汝。謨阿圖堪已陣亡。汝不許傷悲。於是察合臺忽淚侍食。

太祖怒。屠其城。畜類無遺。毀爲平地。失吉忽禿忽既敗。太祖疾南行。軍

中不及炊。皆啖米。至嘎自尼。則札刺勒丁已去。遣官主其城。仍疾追之。及於印度河。札刺勒丁屢招阿格

拉克等來助。猶未至。而太祖追及。聞其欲渡河。卽夕列陣迫之。曉而戰。先敗其右翼。獲阿敏瑪里克。殺之。

本紀云。札蘭丁與滅里可汗合。帝自將擊之。擒滅里可汗。卽此瑪里克。乃西域王爵之稱。非名也。

未幾。左翼亦敗。中軍僅餘七百人。猶死戰。太祖欲生致札刺勒丁。

將士不發矢。而惟環攻。札刺勒丁策其馬。自數丈之高崖投入印度河。斃水而逸。時太祖十六年冬也。

分月

不可得而詳矣。西游記年分同元史係誤。

尋遣巴剌、句土爾台

元史親征錄只有八剌。祕史則既遣巴剌往追。復以欣都思惕與巴黑塔惕兩種人之閒。有阿魯馬魯馬塔刺撒等種。再命朵兒伯朵黑申往征。西書之上爾台。疑卽朵

兒伯。惟阿魯魯等名無可徵考。西書有阿格拉。或卽阿魯。究非確據。馬魯必非梅而甫之馬魯。今印度有馬塔拉斯城。其似馬塔刺撒。然城在中印度之東。當日兵未至此。且於兩種之閒。亦不符合。祕史此後俱言巴剌自欣都思惕回軍。未及朵兒伯一字。他書又無可考。只可

闕疑。仍從西書作土爾台。

渡印度河追之。破壁耶堡。

壁耶。河名。

躡轅木而灘。

志略作

拉火耳。

志略作勞爾。又云。一作刺合。亦作刺懷。爲克什米爾之都城。木而灘其屬部也。皆西北印度地。

已在印度新單界內。

費耳沙波兒。蔑里克波兒等地。

波兒言城。印度語。

不知札刺勒丁所在。攻木而灘城。未下。大暑熱。遂班師。

太祖十七年春。以札刺勒丁未獲。軍退後。囑自尼民必復叛附。命窩闊台往。僞爲查閱戶口。令民出城。俘

戮之。取工匠從軍。巴魯安之敗。海拉脫城亦叛。命按只吉歹往攻。

哈準大王之子。見元史宗室表。西書作伊兒知吉歹。哈準先太祖卒。

六月餘始下。

屠城。殺一百六十萬人。軍旋。恐有遺孽。復遣兵突往。再殺二千人。惟十六人以居鄉得免。

內有一士人紀其事。曾聞波斯人云。

蒙古當日殺戮之慘。數百年來休養生息。猶未復原。西書則云。蒙古誠好殺。然亦其人反復有以致之。觀太祖賜邱長春詔曰。來從去背。實力率之。故然是可知已。

太祖自循印度河西岸北行。捕札刺勒丁

餘黨。時阿格拉克與他族相仇殺。先死。蒙古騎兵與波斯步兵至。或殺或逐。醜類悉平。窩闊台既定。囑自

尼。諸進兵昔義斯單。太祖以天暑止之。

親征錄云。命三太子循河而南。至不昔思丹城。欲攻之。遣使來稟命。上曰。隆暑將及。宜別道將攻之。與西書說同。昔義斯單部之首城曰波斯忒。親征錄謂不昔思丹。蓋

併文言之也。當云昔義斯單之波斯忒城乃合。秘史有昔思丹。即昔義斯單也。昔義斯單在印度河。親征錄語微誤。

是夏避暑於巴魯安。

即本紀八魯彎。地有山溪。故曰川。本紀作十八年。誤。秘史作巴魯安客額兒。音叶。

巴拉

等自印度旋軍來會。六月。以西域大定。設達魯花赤監治其地。秋。起師。窩闊台來會於古南柯而干。

印度山北

境。

自此渡阿母河。歷布哈爾。召熟悉天方教之教士曷世哀甫等二人來見。詳述教規。太祖謂所言亦是。

惟赴麥哈禮拜。我不謂然。上帝降鑒。無在不燭。何爲拘拘一地哉。今此後祈禱文用已名。免教士賦役。

按邱

長春西游記云。壬午八月二十七日。從車駕北回。九月朔。渡河橋而北。九月杪。已至邪米思干。壬午爲太祖十七年。是此年即凱旋矣。乃多桑書。是年仍在印度河上游。次年。欲從印度東入梯伯特。以征西夏。而山高林深。險巖難進。乃改道仍回八米俺。以踰印度山。冬駐撒馬爾干等語。梯伯特即西藏。蒙古源流作土伯特。考其自注。未言本自何人。但引中國元史。謂成吉思汗至東印度。角端見。乃班師。玩其詞意。蓋爲元史所誤。而二十年正月還宮。則拉施特與他書所紀年分相同。在途歲月過多。無事可敘。乃牽引元史。以意附會。不知元史此說。固不足憑也。多桑著書時。元史已有譯本。西游記時尙未譯。故有此誤。今並刪去。而以西游記與拉施特所言爲本。庶爲得實。又案太祖東歸之時。正哲別速不台入欽察。敗俄羅斯之時。豈因二將暴師於遠。故連行以俟軍信耶。

召朮赤來會。

並令驅獸向東南備敗獵。

時朮赤獵於錫爾河北。

經撒馬爾干。渡錫爾河。令西域王母妻及其親族辭別故土。向國而

哭。原書下云。軍士皆自其面前過。不知何意。豈羞辱之耶。

察合台、窩闊台獵於布哈爾。來獻所獲。尤赤稱疾不至。惟驅獸至塔什干。供上

行園。西書皆言尤赤未來會。與元史異。

皇孫忽必烈、旭烈兀來迎於葉密爾河。

葉密爾河見葉密爾考。書紀忽必烈時年十一歲。旭烈兀時年九歲。忽必烈西書音爲呼必養。今改呼必養甚合。

忽必烈殺一兔。旭烈兀殺一鹿。以獻。

書紀成吉思汗割兔鹿肉。拭中指。謂是蒙古射獵禮。蓋割鮮之義。且嘉幼孫能武也。

太祖於途次大犒三軍。

西書有地名曰布喀蘇起庫。未

詳。

二十年正月。還宮。西歷一千二百五十五年二月。

哲別、速不台既迫西域王入海島。復獲王之母妻。軍由馬三德蘭南至

義拉克。風馳電掃。所向無前。降合而拉耳。掠枯姆。定哈馬丹。下贊章。

皆城名。贊章見元史西北地附錄。

破可斯費音。以民嚴

守。多傷士卒。殺四萬人。北入西域之西北鄰部。曰阿特耳佩占。

此下行兵。多其鄰國。非西域王本境矣。

部主鄂思貝克年老。

鄂思貝克

本奇卜察克人。其先世爲塞而柱克王之僕。後人爲阿特耳佩占。阿而俺兩部之酋。塞而柱克亡。遂爲自主。小邦稱阿塔畢。下於蘇爾灘。并下於沙西。使記石羅子國。其王名奧斯阿塔畢。即阿塔畢。乃君稱。非名也。

不敢抵禦。迎饋衣馬

等物。二將納降。以其部內莫干之地。

裏海西庫耳河南。

饒水草。便游牧。遂駐冬。西北有角兒只國。

即曷思麥里傳之谷兒只。在裏海黑海間。高略

斯山南。

聞大敵近境。亟謀設備。不知阿特耳佩占已降附。無鬪志。遣使約鄂思貝克。明春合力夾攻蒙古。而

是多二將卽往角而只。鄂思貝克之將阿庫世反爲前鋒，突厥人。四書作庫而忒人皆從征，鈔掠其境。 曷思麥里

傳招諭曲兒忒，失兒灣沙等城悉降。曲兒忒卽庫兒忒，在阿特耳佩占西南山。未及帖弗利司。 角兒只 角兒只人來禦，阿庫

世戰不利，蒙古繼進，敗之。西一千二百二十一年，二月爲太祖十六年。 軍南還，再經台白利司。 阿特耳佩占都城，在倭而米 進攻梅拉喀。

台白利司南近倭而米雅湖東南隅。 數日，城破，大殺掠。 四三月三十日，欲從梅拉喀往哀而陞耳。 小國名，亦城名。 以山路狹隘。

卽庫兒忒人所居山內。 改而南行，意趨報達。 梅拉喀西南往 報達不及千里。 哈里發那昔爾聞警，徵哀而陞耳，毛夕耳。 卽元史地里志之毛夕里，在哀而陞耳西北，隔體格

力斯河。 美索卜塔米牙各部主發兵助守。 志略作美索不達迷亞。 僅哀而陞耳，毛夕耳兵至，蒙古軍聞有備，亦未往，回至

哈馬丹，徵民貢獻。民以去年已輸納，不堪一再需索，遂殺留守官，攻城兩日，蒙古兵多夷傷，而守將遁去。

民無固志，城遂破。縱兵大掠，復北行，破愛而達必爾城。台白利司東南鄰近之城。 復西至台白利司，鄂思貝克畏而避去。

留將居守，納幣得免。曷思麥里傳云：帝遣使趣哲別疾馳討欽察，今觀所紀師程，則自哈馬丹北行後，再不向南，是時爲太祖十六年辛巳，正親將追札刺勒丁之時，西域指日底定，乃令移得勝之師北征欽察，遣使授策，必在是年，遂不

合傳。於庚辰年追西域王之役。誤繫之於壬午。又誤云。明年請討欽察。本紀於北征之師。又一字未及。元史疏舛闕略。於斯爲甚。細考西書。則印度河之戰。哲速二將並未在列。此又祕史之誤。

復北下賽拉白城。遣使招下

阿而俺之貝列堪城。使人被害。攻下之。無男婦悉誅。

西一千二百二十一年十月事。爲太祖十六年九月。

甘札城迎饋輸款。

阿而俺省城。爲當時阿而俺北境。角

兒只帖弗利司城之東南。

得不被兵。西北入角兒只。復敗其衆。角兒只南境大擾。國都驛驛。時哲速二將已奉太祖命北

征奇卜察克。以角兒只境內山逕峻險。溪澗縈繞。戎馬艱阻。不欲假道。退而東行。渡庫耳河。破失兒灣之

沙馬起城。

失兒灣。國名。沙馬起。都城名。裏海西濱部落。思麥里傳云。失兒灣沙城。豈彼土省文之稱耶。

又破得耳奔特。

亦可云得耳奔。奔字亦可讀如班。地理志有打耳班。即此今屬俄。沙馬起在南。得耳奔特在北。踰高喀斯山北

行。此路最爲平易。東傍裏海。遠不臺傳。引兵繞寬田吉思海。展轉至太和嶺。寬田吉思海即裏海。太和嶺即高喀斯山。徐氏松。魏氏源。何氏秋濤。皆揣擬未得其實。

失兒灣部主拉施忒守山堡未下。二將令

以鄉導人來。即罷攻。拉施忒遣十人至。殺一人以徇九人。不善導者視此。軍遂踰高喀斯山而北。

或作高加。宋加字音。

不叶。改略以後軍事。見哲別補傳。時爲太祖十七年壬午。多桑此節所敘二將軍情。多本於阿黎意本阿拉育勒體耳。居於毛夕耳部。見聞易詳。說當可據。

哲別二將去後。不久復有蒙古一軍三千人

自東來。

元祕史。太祖既逐札剌勒丁之後。擄兒馬罕云。西邊有巴黑塔惕種的百姓合里伯王。可命那里出征。遂命擄兒馬罕征合里伯王。或即此軍。合里伯即哈里發。西域諸地。皆從其教。故云然。

時西域潰卒聚於合而

拉耳城有衆六千軍至。或殺或逐。西南至撒瓦。見西北地附錄。東南至枯姆。至柯傷。見地理志。前此未被兵之城。至是悉

羅鋒鏑。西至哈馬丹。焚城。入阿特耳佩占。搜捕。合而拉耳逃衆。復敗之。有遁入台白利司者。傳檄指索。鄂

思貝克不敢抗匿。悉以縛送。軍東返。太祖東歸。定四子分地。以和林舊業分拖雷。蒙古源流謂幼子圖類守產是也。以葉密

爾河濱之地封窩闊台。今塔爾巴哈臺一帶。耶律希亮傳。葉密里城。乃定宗濟邸湯沐之邑。西書之說。誠爲有據。見葉密爾考。以錫爾河東之地封察合台。東至何處。不得其詳。惟西書云。

察合臺夏至伊犁近處之山避暑。則東界當至伊犁。其時烏魯木齊尙屬畏吾兒。西北地附錄。篤來帖木兒封地。悉併烏魯木齊東南在內。蓋後來之事。非始封也。蒙古源流云。次子珠齊於托克瑪克地方卽汗位。托克瑪克在吹河西。設當不謬。惟誤以察合臺爲長子。尤亦

爲次子耳。以鹹海西南貨勒自彌之地。并鹹海。裏海之北。封長子朮赤。彼時如西北地附錄中撒耳柯思。阿蘭阿思。俄羅斯等地。尙未平定。卽命卜察克之地雖被兵。亦未盡服。

屬西北地附錄之分城。乃就其後而言。當日未能如是也。朮赤令其將成帖木兒駐守烏兒鞬赤。

附考元史本紀

太祖十四年己卯夏六月。西域殺使者。帝率師親征。取訛荅刺城。擒其酋哈只兒只蘭禿。案克訛荅刺城。西書在十五年。耶律

楚材西游錄。苦遼城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刺城。此城渠魯。嘗殺命吏掠商賈。西伐之舉由此。又云。戊寅。遂行在明年。大舉西伐。自是十四年起師。

十五年庚辰春三月。帝克蒲華城。夏五月。克尋思干城。駐蹕也石的石河。秋。攻幹脫羅兒城。克之。

案也石的石河。必是

也兒的石之訛。在尋思干東北數千里。駐蹕乃是十四年事。元史之誤。蓋誤於聖武親征錄遺脫已卯。而從庚辰年起。庚辰夏駐也兒的石河。此後編年記事。遂盡移下一年。末又云。自出師至此。凡七年。庚辰至乙酉。祇有六年。其誤可知。元史從之。無年不誤矣。幹脫羅兒即訛答刺。蓋元史十四年事。本之他書。十五年以下多本親征錄地名譯字不同。遂致層見疊出。

十六年辛巳。帝攻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皇子朮赤攻養吉干。八兒真等城。並下之。夏四月。駐蹕鐵門關。

秋。帝攻班勒紇等城。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分攻玉龍傑赤等城。下之。冬十月。皇子拖雷克馬魯察葉

可。馬魯。昔刺思等城。

案十六年攻城駐蹕。皆是十五年之事。而十七年之追札闕丁。乃是十六年之事。魏源云。薛迷思汗即尋思干。西游記作耶米思干。鈞案卜哈兒亦即蒲華。今稱布哈爾。馬魯察葉可爲一城。馬魯爲一城。昔刺思又一城。諸

城名詳傳注中。

十七年壬午春。皇子拖雷克徒思。匿察兀兒等城。還軍經木刺夷國。大掠之。渡撈撈闊河。克也里等城。遂

與帝會，合兵攻塔里寒寨，拔之。夏，避暑塔里寒寨，西域主札闐丁出奔，與滅里可汗合，忽都忽與戰不利。

帝自將擊之，擒滅里可汗，札闐丁遁去，遣八刺追之，不獲。

案西游記云：辛巳，上將兵追算端汗至印度，與西書印度河之戰，年分相合，自是十六年事。瑪里克爲西域王爵之稱，加

汗字不合。滅里可即瑪里克也，徒思爲一城，匿察兀兒爲一城，餘地詳傳注中。

十八年癸未夏，避暑八魯灣川，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及八刺之兵來會，遂定西域諸城，置達魯花赤

監治之。

西書云：朮赤未來，與此異詞。案親征錄：三太子克玉龍傑赤城，大太子還營所，上攻塔里寒寨破後，二太子三太子歸覲，與西書說同。邱長春西游記：辛巳，壬午年間，屢言及二太子，復遇三太子，醫官而始終未及大太子，亦是一證。置達魯花赤，亦當從

西書，記於十七年，長春壬午九月，卽隨帝北歸，必是壬午年事。

十九年甲申，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

案太祖未渡印度河，何由至東。邱長春西游記：班班可考。程同文跋西游記：謂元史言角端見，與耶律楚材傳同，蓋本於宋子貞所作神道碑，極以歸美文正，然非

實錄也。魏源註西游記語同，怪誕不經，斥之誠當。惟元世角端瑞應，朝野同聲，非止晉卿墓碣、陶宗儀輟耕錄云：金華黃先生潛嘗曰：子將以舉子經學取科第，有一賦題曰角端，亦曾求其事實否乎？余曰：未也。因記史記司馬相如傳：獸則麒麟，角端之語，退而閱之，按註：郭璞曰：角端音端，似豬，角在鼻上，堪作弓。又云：似麒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張揖云：角端似牛，角可以爲弓，以此推之，豈亦麟之屬，與及考符瑞志：名臣事略，癸辛雜識等書，乃始得其詳。蓋太祖皇帝駐師西印度，忽有大獸，其高數十丈，一角如犀牛，然能作人

語云此非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懼獨耶律文正進曰此名角端乃旂星之精也聖人在位則斯獸奉書而至且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帝即回駁至元庚寅江浙鄉試八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院中彷彿見一物馳過其疾其狀若猛獸者軍卒從而喧哄因出角端爲賦題是知元人傳述已久直以命題試士但言是西印度非東印度輟耕錄又謂白湛淵先生續演雅十詩發揮有云西狩獲白麟至死意不吐代北有角端能通諸國語角端北地異獸也能人言其高如浮圖蓋在當時播爲雅頌之音藉藉人口明初史局諸公震於衆說遂闕入正史其以西印度爲東印度則宋子貞誤之也今印度犀牛革堅適甲以火鎗鉛彈擊之彈區而革不傷一角生鼻端多力能與虎鬪性喜水惡象見必觸之死形狀與郭璞張揖說合惟重大過牛不僅似豕或者當日軍行見此詫爲異獸其後展轉傳訛遂至鋪張符瑞西書記太宗之世駐守阿母河南之軍再入印度破拉火耳城太宗薨期在城破後二日蒙古將領豈遂忘旂精人語耶必無是說可知又親征錄元祕史皆不載僅蒙古源流有之此書多怪誕之談尤不可據

二十年乙酉春正月還行宮

案西書所載
年分相同

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二下

西域補傳下

太宗定宗憲宗三朝事

太祖既定西域，置達魯花赤以監治，命四子各出兵千人，駐守八迷俺，句 嘎自尼，句 塔里城，句 石潑干，

巴而黑西 阿里阿拔脫，句 格溫。

元祕史：太祖追札刺勒丁，溯中河以至格溫，斡羅罕，釋爲河名。當卽此格溫，親征錄云：上避暑八魯特川，俟八刺那顏因討近敵悉平之，八刺那顏軍至，遂行至可溫寨，可溫卽格溫，亦爲寨名。

皆阿

母河以南地，西域西境，壤長莫及，控制未周，大軍旣還，餘燼復熾，西域王子吉亞代丁避兵喀侖堡，俟兵

退，潛出號召，時義拉克爲西域二將竊據，曰阿塔畢托干太石，曰也特克汗，汗與阿塔畢，皆其僭號。吉亞代丁先欲得

也特克爲助，而托干太石殺也特克，奪亦思法杭之地，義拉克首城有二，一哈馬丹，一亦思法杭，見地理志。吉亞代丁至亦思法杭，托干

太石奉以爲主，旣得義拉克，復得呼拉商，馬三德蘭二部，吉亞代丁無才，不能馭衆，惟以官號要結，向爲

密米爾者。

略如侯爵。

晉爲瑪里克。向爲瑪里克者。晉爲汗。諸將專恣自擅。無餉以給。任其掠奪。故部衆有思札

刺勒丁者。札刺勒丁旣泗水得免。潰卒亦多渡河。沿途掠衣食以行。敗印度別部之衆。聞巴拉等軍來追。

謀入得里。

中印度都城名。志略作德列。

請於其酋伊勒脫迷失。

亦突厥一類人。

其酋畏之。婉詞以謝。使往木而灘。

其時木而灘拉火耳。別爲印度西北列邦。

刺勒丁不敢往。退入朱隄之地。

克什米爾西北。

居無何。有吉亞代丁舊部來歸。勢漸振。西南至信地。

印度西南部名。志略作信地。元契西

城記作信度。

敗其酋喀阿札之兵。壞其數城。得里酋伊勒脫迷失連結他部。率衆來逐。札刺勒丁見不敵。謀歸

故土復舊業。太祖十八年癸未。凱旋而東。札刺勒丁亦回軍而西。留其將居守郭耳之地。自引兵循印度。

克兒漫中間大沙漠。以向西北。

孔道尙在北。以避元兵。故行沙漠。蓋西渡印度河。經今俾路芝南境之路。

道亡士卒頗衆。至克兒漫。惟餘四千人。西遼

故將薄拉克哈尤潑率衆來投。途經克兒漫。守酋阻之。薄拉克殺而奪其地。

哈北潑。官之稱。薄拉克本西遼人。降西城王爲官。故有此稱。西使記

稱爲黑契丹國。由其爲西遼人也。

適札刺勒丁至。迎謁。納女備後宮。居一月。覺薄拉克有據地自主意。以其首先歸附。忍而

不發。仍西行。入法而斯。將至設刺斯。

時爲法而斯都城。即地理志之灌刺失。郭侃傳。劉郁西使記之石羅子國。蓋以城名爲國名也。

遣告其酋沙特阿塔畢。令其子

阿蒲貝壳耳率衆來迎。時吉亞代丁侵奪法而斯地。沙特怨憾。迺隆禮札刺勒丁亦妻以女。札刺勒丁遂

至亦思法杭。旗幟純白。冒蒙古軍狀。

蒙古旗幟尙白。見蒙達備錄。

吉亞代丁來拒。望見即遁。而其部將偵知非蒙古軍。以

札刺勒丁英武。不如吉亞代丁昏懦易制。仍奉以來拒。衆三萬。札刺勒丁見己兵少。乃誘以甘言。非來爭

國。欲相助光復舊物也。吉亞代丁信之。迎以入。不爲備。札刺勒丁卑禮散財。結其將校。突攻吉亞代丁。奪

其位。義拉克呼拉商馬三德蘭三部咸臣服。首謀攻報達。以蒙古之來。哈里發致之也。

那昔爾怨西城王稱兵犯境。遣使蒙古。導以西

伐見上
傳注中

太祖二十年乙酉。西一千二百
二十五年

引兵至庫昔斯單。

報達東
南屬部

攻呼思特拉城。

庫昔斯單
之首城

攻具未備。不能下。西

北至牙庫拔城。距報達不百里。報達將來禦。中伏兵被殺。追潰卒直至報達。

報達本城
名非國名

北向攻達枯克城。他

克里特城。

皆報達
北境

哈里發先以鴿書徵哀而陞耳兵。

西陽雜俎云。大理丞相復禮言。波斯舶上多養鴿。鴿飛行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爲平安信。是知西域久用鴿書。不獨宋曲端縱鴿點軍爲

異事也。劉郁西使記亦云。風駝急使。乘日可千里。鴉鵲傳書。日亦千里。案今西國尚有鴉書之法。置薄紙於鴉毛管中。傳鴉以飛。據云。速於火輪車。惟不能久。歷一時許。便已倦飛。故沿途分設鴉驛。易鴉而行。如置驛然。每用於未設電綫之處。且防敵國來攻。割斷電綫。以備不虞。飛行數千里。日可千里等說。尚未盡事實也。

會以兵至。戰敗被擒。札剌勒丁釋之。北入阿特耳佩占。其會鄂思貝克避往甘札。留其妃蔑里克守台白利司。札剌勒丁圍城。民議降。令蔑里克退居倭而米雅湖北庫頁城。割台白利司爲賂。札剌勒丁既攘其地。以角兒只國奉天主教。屢侵犯天方教人之地。議往伐罪。破土並城。

台白利司西北本他部地。已歸

只。敗其兵七萬。角兒只大將意萬迺遁於克格堡。攻之分軍進侵其國。而台白利司叛。令吉亞代丁代

統諸軍。自歸台白利司。殺叛者。娶蔑里克。書云。天方教規。婦非被出不得改嫁。鄂思貝克曾言。我婦如妾殺一奴。遣軍往一僕。我即離異。及是遂殺一僕。令教士來。照律斷離。而札剌勒丁娶之。

甘札。鄂思貝克復避去。遂併甘札之地。復赴角兒只。則已聚兵。并糾阿蘭。亦名阿思。即元史之阿速詳阿蘭阿思釋地。勒斯克。奇

卜察克等人助戰。皆高喀斯山北部族。復敗其衆。攻帖弗利司都城。天方教人爲內應。引軍入。脇民從。謨罕默德教。

西一千二百二十六事定。移軍向凱辣脫。部名亦城名。在萬湖西北角。而克兒漫會薄拉克輸款蒙古。以札剌勒丁勢大宜亟

年三月初九日破城。

除爲請。札剌勒丁聞之，分軍南至亦思法杭。薄拉克遣使來迎，卑辭解免。時凱辣脫之軍已敗於敵，札剌

勒丁不及究，乘機撫之，復回帖弗利司。

是年西九月

攻孤尼城。

詳下文。

困喀而斯城。

皆在帖弗利司南，此二城本屬土耳其，今屬俄。

越月，僞將遠

征黑海之東阿勃哈齊部，而潛回軍攻凱辣脫，仍不能下。凱辣脫部主阿釋阿甫先與其兄達馬斯克部

主謨阿雜姆不相能，至是歸誠於兄，謨阿雜姆遂爲和解，兵旋退。

是年西十月

回至阿特耳佩占，誅民之爲盜

者，在角兒只之兵，未幾亦退。札剌勒丁有部將駐守甘札，爲木刺夷人所刺，乃東伐木刺夷，而蒙古軍已

至塔密干。札剌勒丁敗其前鋒，追數日，蒙古軍大集，將領曰塔奇，曰巴庫，曰阿薩徒干，曰台馬司，曰台納

爾，分五軍向義拉克以進。札剌勒丁回守亦思法杭，蒙古軍亦踵至。星者謂四日內戰必不利，過此則吉。

故閉關不出，蒙古軍來攻城，分遣二千人往羅耳山內掠糧。

羅耳在亦思法杭西，亦一部落，見地理志。

札剌勒丁令三千人往，敗之。

擒四百人至城，割其肉以飼犬，遂觀星擇日定期出戰。

戰期在西一千二百一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吉亞代丁前以殺一文士，兄弟

問多齟齬。及是率所部他去。札刺勒丁先令右翼攻蒙古左翼，敗之。向喀傷追逐。亦思法杭北。行既遠，而中左

軍接戰，皆爲蒙古所敗。騎兵四散奔北，步兵逃入城。追敵之右翼回，亦潰。乃蒙古軍雖勝亦重創。太祖疾

大漸信至，亦退。北趨合而拉耳。又東趨你沙不兒，行甚疾，棄其擄獲戶口，渡阿母河而去。

華而甫云：成吉思汗凶問至，故蒙古

軍亟退。案西歷是歲爲太祖二十二載臨崩之年。華而甫書好還臆說，而此語卻有至情。蒙古源流云：太祖崩於七月十二日。多桑云：西八月十八。考日計程能否即達，殊未敢定。今作疾大漸信至，期日較爲寬展。札刺勒丁不敢入城。

逃於羅耳。隱匿八日始出，亦思法杭已謀立新主。札刺勒丁歸，衆情乃安。遣兵臨蒙古軍後，覘其所向，賞

右翼將士，罰敗將有差。吉亞代丁至庫昔斯單，聞傳言札刺勒丁戰沒，遂請哈里發援立復其位。既不果，

又不敢歸，展轉徙避。由木刺夷入克兒漫，薄拉克以弓弦縊之死。從兵五百人盡沒。角兒只聞札刺勒丁

新敗，圖復仇。大聚高喀斯山南北各部族，曰阿味尼亞。庫耳河阿拉斯河中開之地皆是。本昔時部名，時已分裂爲諸部，多服屬於角兒只。曰阿蘭。見上。曰賽

而里耳。未詳。曰勒斯克。德人哈木耳云：勒斯克人居高喀斯山西北，從瑞典、挪威而來，蓋俄羅斯之同類。曰奇卜察克。曰蘇散。未詳。曰阿勃哈齊。見前。曰苦。西人考此部名不可

得案新唐書大食傳大食西有苦者亦自國北距突厥可薩部地數千里有五節度勝兵萬人土多禾有大川東流入亞俱羅商賈往來相望今譯多桑書實係苦字音是知宋末元初部名尚在惜乎西書無考

屯於阿而俺之北衆四

萬札刺勒丁迎敵慮兵寡登山以望奇卜察克人最多居敵之半乃使往告昔者我父欲伐汝部以我救解得免今相迫何無情也奇卜察克遂引去又告角兒只汝所仇者惟我請以單騎鏖戰不必多傷士卒

角兒只允之迭遣驍將出皆不能勝札刺勒丁乘其怯麾已軍亟進大敗之於是阿尼忒

毛夕耳北麻而頓毛夕

耳西兩部來屬愛而西楞亦來附

小部名亦城名黑海南

報達哈里發木司丹錫爾使來議和要以二事一毛夕耳

哀而陞耳句阿部亦句哲瀉耳

亦曰哲拔耳

四部本屬哈里發不得脇爲屬國一禱告文仍用哈里發名札刺勒

丁從命遂受波斯可汗之封

札刺勒丁欲爲蘇爾灘哈里發謂波斯向無蘇爾灘稱號封爲可汗從畏兀之舊稱也後又改爲沙恆沙喝猶言衆君之君皆示隆義西書曰巴而斯即華書之波斯新唐書西域傳那色波亦曰小史

西接波斯狼揭羅西北即波斯皆指波斯而言而譌爲刺譯音之誤是知波斯當日波而斯

造大墓於亦思法杭以葬父先迎其尸置於哀阿特罕堡

後數年墓猶未成而

蒙古兵至取其柩至和林焚之

以蒙古兵來時凱辣脫人侵奪阿特耳佩占屬地並挾蔑里克而去與師圍凱辣脫城半載

城下。西一千二百三十年。四月初三日破城。娶其部主阿釋阿甫之妃。時阿釋阿甫因其兄謨阿難姆已沒。往達馬斯克嗣兄位。

聞凱辣脫陷。遂與埃及國主喀密耳。亦其兄。羅姆國主開庫拔脫。並毛夕耳諸部。合約連兵。以伐札刺勒丁。

戰於愛而靖占城。黑海南偏東。札刺勒丁病新愈。兵數寡。爲敗。回至凱辣脫。載擄獲及其妃往台白利司。令其

相屯兵界上。阿釋阿甫使至。謂有札刺勒丁在。可以東禦蒙古。我誠不願戕害。但請勿再相擾。其相以告。

札刺勒丁許諾。甫欲議和。而蒙古軍至。太宗卽位之二年。以西域未定。命綽兒馬罕統三萬人西征。此役不載。

本紀。元史之察罕傳。又另是一人。故紀傳皆無考。然西域大帥察罕行省。則見於葛思多里傳。此太宗時事。誤作太祖。祕史。太宗卽位。與兄察合台議云。巴黑塔惕種的王合里伯。已命綽兒馬罕征進。西書作察馬罕。不謬。祕史亦作綽兒馬罕。爲韓帖格歹人。軍由

伊斯法楞至合而拉耳。札刺勒丁以天寒敵軍未必驟進。從容調兵。遣偵探。自往贊章。阿八哈耳。皆見地理志。皆城名。

在台白利司東南。突遇蒙古前鋒。逃歸台白利司。卽赴莫干集兵。兵未集而軍奄至。復逃。時阿特耳佩占。阿而俺等

處。見札刺勒丁勢敗。皆殺守兵以應蒙古。其相亦思背主自立。札刺勒丁誅其相。取其兵。殺廿札叛民。道

納薩妻乞師於丹馬斯克。阿尼忒麻而頓等部皆不果。兵雖漸集而乏儲峙。乃與諸將議往亦思法杭。庶易集衆得食。議定而阿尼忒使至。勸西入羅姆。襲其國。用其衆。乃可禦敵。且請發四千騎衛行。札刺勒丁信爲實。乃往阿尼忒。中途駐營夜飲。土人來告。昨夕有兵經此。形狀不類。宜爲備。札刺勒丁不謂然。天未曉。營已被圍。部將突圍而入。扶札刺勒丁登騎以出。宿醒猶未解。至阿尼忒。閉城不納。從者僅百人。蒙古軍逐於後。迂迴其道以避兵。入梅法而定。見夕憩於鄉村。兵忽至。從者盡死。僅單騎逃。殺追者乃脫。入庫兒忒山中。土人劫之。欲加刃。自道姓名。乃送至頭日家。有土人挾殺弟之怨。入其家刺之死。西域貨勒自彌朝之後亡。時太宗三年。宋理宗之紹定四年也。西歷一千二百三十一年札刺勒丁身不逾中人。寡言笑。饒膽略。臨陣決機。雖衆寡不敵。而意氣自若。然自恃其勇。過示整暇。飲酒作樂。往往誤事焉。嚴厲以馭下。將士亦多怨。蓋戰將才。非君人者之度也。

多桑此節所紀。多本於納薩妻志費尼。瓦薩甫。阿黎意本阿拉育勒體耳。並他西域書。或謂札刺勒丁實隱去未死。被刺者乃其廢卒。今觀多桑所紀。疑牽強說。確鑿可據。未死之說。不足憑也。

綽兒馬罕既平札刺勒丁，遂躡阿尼忒，愛而西楞，梅法而定三部之地。

體格力斯河，哀甫拉特河皆自西北向東南流入波斯海灣，兩河閒地，南爲義拉克，阿刺

伯皆屬報達，北爲美索卜搭米牙全部，梅法而定爲美索卜搭米牙內一小部落，愛而西楞更在其北，當黑海之東南面。

破沙而來脫城，殺民萬五千人。

麻而頓東二日程。

下麻而頓部，亦美索

牙內小部落。

部主避於堡，未獲，殘你夕班城之鄉。

麻而頓東南。

分軍入毛夕耳部。

美索卜搭米牙東南境內。

克模那薩城，俘戮其民，又

一軍東北至必忒力斯城。

萬湖西南隅，今爲土耳其要地。

民避入山，焚其城，略阿而奇施城，分軍至梅拉喀，以民納降，未大

掠，西南至哀而陞耳，中途斬馘突克蠻。

義謂突厥一類。

庫兒忒等族類，不可勝計，哀而陞耳部主舉兵以禦，毛夕

耳兵亦出，軍退而南，至達枯克城。

報達北境。

報達哈里發木司丹錫爾集所部與諸國之兵及阿刺比人爲助，

蒙古軍旋退，埃及國主喀密耳有兄弟之國屬地在哀甫拉特河，故亦應哈里發之命，引兵自丹馬斯克

東歷沙漠，過哀甫拉特河，聞蒙古兵入凱辣脫者，亦退，遂往阿尼忒，圍其城，意不在禦蒙古，而在乘機奪

地，阿尼忒部主瑪素脫出降，喀密耳令己子沙李轄之，挈瑪素脫歸埃及。

西一千二百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事。

喀密耳復佔赫

生、句

開法二城。

近梅法而定。

自此回國。綽兒馬罕駐營於台白利司。諭城輸款。民獻布帛。令依樣織造。以貢和

林。定賦額及歲進布帛數。阿特耳佩占部先併於札刺勒丁。及是屬於蒙古。太宗七八年間。復取阿而俺

部。焚甘札城。由莫千入角兒只國。女主魯速檀避於烏沙訥忒堡。別軍至體格方斯河。破哀而陞耳城。內

堡不下。圍四十日。汲道斷絕。民納賂行成。軍退。太宗九年。蒙古軍將入義拉克阿剌伯。

報達全部地名。因古時阿剌比人至此立國。故名。

名。

報達北境大擾。木司丹錫爾治城練民兵以備。屯軍於哲拔耳汗默林山。

體格力斯河相近之山。

大敗蒙古軍。哀而

陞耳。達枯克所擄戶口皆被奪。未久。軍又至。哈里發出兵。軍旋退。十年春。蒙古軍再入義拉克阿剌伯。至

侃匿斤城。

報達北二百餘里。

哈里發遣七千騎往禦。遇伏盡隕。無一騎返。是年。綽兒馬罕部將分下阿拉斯河。庫耳

河中閒角兒只所屬各土酋之地。

其地昔爲阿味尼亞總部。繼而瓜分豆剖。各部土酋略如土司之類。皆受封於角兒只。

將嚕達罕取開達巴古。句法而沙罕

速忒二城。將謨拉爾取商喀耳城。

甘札西。

及附近堡。綽兒馬罕弟竺拉取喀程城。

甘札南。

將察格塔取羅黎城。

蒙古軍遂進取脫馬尼歲。句商姆素亦而台。皆帖弗利司南。帖弗利司各城將圖格塔攻蓋恆城。以上城名者無考者多。守將

阿拔克爲角兒只大將意萬迺之子。來降。太宗十一年。商喀耳等土酋皆款服。內有一酋曰溫丕里條者。角兒只史多桑采其說。阿拔

克與商喀耳酋瓦拉姆從至孤尼。爲古時阿昧尼亞都城。招降不從。困之。民乏食。乃降。令民出掠其城。喀

而斯城聞之大懼。卽獻管鑰。二城見前。蒙古軍自此回莫干。太宗十二年。阿拔克偕阿釋阿甫妻湯姆塔。卽札刺勒丁破

凱辣脫城所娶者。爲角兒只大將意萬迺之女。先名古而奇也脫。入朝和林。太宗厚撫之。於其歸。詔諭綽兒馬罕盡返侵地。未久。又諭綽兒馬罕。

角兒只國及其屬地歲貢外不得額外苛斂。裏海、黑海之中。全境皆定。綽兒馬罕卒。副帥貝住繼任。貝住爲蒙

古別速特人。乃馬真皇后稱制之二年。西定羅姆。詳見下。別將約索倭耳分軍入西里亞。西里亞全境。南北長。東西狹。東鄰阿刺比沙漠。西濱地中海。埃及在

其南。羅姆。小阿昧尼亞在其北。詳昶烈兀傳。經木拉梯亞城。時屬羅姆。守吏分藏庫與民。而自南遁阿勒坡。富民多從徙。軍追及。盡奪其

財賄。至阿勒坡。西北亞北境首部。受其餽獻而退。歸經木拉梯亞。民納四萬金錢以免。招降阿勒坡西之俺體育克

天主教部。近地部主伯海們脫第五先未允。其後仍來降。別部之天主教人亦納款歲輸賦。耶穌墓在西里亞境內耶路撒冷之

地。讓罕默德教人誓之。天主教人立紅十字會。謀復舊。各率黨類居西里亞故西里亞境有天主教部落皆自歐羅巴往。

皇后稱制之四年。貝住取凱辣脫城。行太宗之命。以與湯

姆塔。使主其地。軍入美索卜塔米牙。

見前注。

下羅哈。麻而頓西。

你夕班。

麻而頓東南。

等城。民盡室以行。軍及舍海而蘇耳

城。報達北八日程。

鴿書告警於報達。時炎夏。馬多斃。遂退。次年。軍至牙庫拔城。報達兵往禦。敗蒙古軍。多爲所俘。

定宗崩後一年。軍復入達枯克城。殺報達置吏。憲宗二三年間。軍入美索卜塔米牙。大掠。殺民萬人。自貝

住握帥符。西域西北各部落。或歸誠貢賦。或搶攘未定。其提封較廣。而服屬無畔心者。則有羅姆國。小阿

味尼亞國。在阿味尼亞西南。加小字以別之。

角兒只國。羅姆在黑海南。本東羅馬國屬地。唐書所謂拂菻也。

詳下拂菻考。

宋神宗元

豐三年。賽而柱克朝王瑪里克沙之弟素立蠻沙。率突厥人。古斯人

四人謂古斯即烏孫轉音。見上傳注。

八萬帳。一帳若干人不詳。

自撒

馬爾干西來奪其地。建都於枯尼牙。仍東羅馬之名。名其國曰羅姆。

馬字音本不叶。而華書習用已久。不能改易。第姆字亦須用吳下俗音乃叶。無他字可代。

八世王開廓蘇嗣位五載而貝住軍至以破毀愛而西楞城復破內堡守將兵民皆死惟工匠婦女得免

開廓蘇率二萬騎至舍挖司城

羅姆東

有佛郎兵二千爲助

古時波斯等國皆稱歐羅巴人爲佛郎即法蘭西也地中海有扯濮耳島當時謀復耶穌墓人據島立國此兵卽由此島而來

郭佩傳西渡海收富浪殆亦此島富浪亦卽佛郎

將曰約翰里米那塔

句

博尼法斯喀司脫洛

二將皆西人名

復乞帥於小阿昧尼亞王海屯第

一與希姆斯

西里亞境內部名

梅法而定二部皆不至開廓蘇與貝住軍戰於愛而靖占城矢下如雨羅姆兵敗棄

輜重而逸貝住恐有伏不追逐一日夜後乃取其輜重追至舍挖司民乞降未殺惟墮城焚其兵刃西北

擾塔喀特城西南擾愷撒里牙城

愷撒本羅馬大將定亂踐王位見瀛環志略其後西國取其名爲皇帝之稱今德意志稱合衆國之君曰愷撒是也里牙卽尼牙之變音宋史拂蘇傳元豐四年其王滅力伊改愷撒

卽愷撒之異譯

開廓蘇將及其長吏來議納款歲貢金錢四十萬的那布帛若干疋馬若干騎奴僕若干名口議

成乃報其主開廓蘇大悅允議貝住在羅姆兩月卽退師歸經愛而靖占令民輸餽不允攻下之越二載

開廓蘇卒國人立其子亦思哀丁開喀而甫司以其弟屋肯曷丁開立蚩阿斯蘭

句

阿拉哀丁開柯拔脫

爲輔。國人有欲立開立蚩阿斯蘭者。宰臣社姆薩丁娶開喀而甫司之母。故助其子得位。而令開立蚩阿斯蘭赴和林進歲貢。行後殺其黨與。開立蚩阿斯蘭既謁定宗。其從官巴海曷丁台而朮滿訴社姆薩丁三罪。一娶王妃。一以私黨妄殺。一立嗣君未請命可汗。定宗令開立蚩阿斯蘭爲王。而廢開喀而甫司。定宗崩後一年。還至羅姆。往返凡三年。貝住以兵衛送入國。殺社姆薩丁。令開喀而甫司與開立蚩阿斯蘭分國而治。以舍挖司河爲界。舍挖司城以河得名。今屬土耳其。昆弟仍爭競不相下。乃議昆弟三人三分其國。憲宗二年。召開喀

而甫司入朝。畏其弟不敢行。令開柯拔脫代往。己之二臣爲從。繞黑海而北。先謁拔都。乃赴和林。開立蚩阿斯蘭之黨僞爲開喀而甫司書。續遣二臣往。謂先遣二臣。一有殘疾。慮失儀。一藏毒物。慮謀害可汗。拔都得書。考驗無實。乃令後二臣爲從官。前二臣賈貢物。分道以往。開柯拔脫道卒。四臣既至。各譽其主。憲宗仍令分治其國。歲賦亦均分。詔書未至。昆弟已爭國而戰。開立蚩阿斯蘭被擒下獄。憲宗五年。貝住以

羅姆歲貢不入。與師問罪。開喀而甫司逃入東羅馬。貝住出開立蚩阿斯蘭於獄。使主全境。旭烈兀至西域。開喀而甫司上書求附。旭烈兀乃行憲宗前命。分國爲二。別見旭烈兀傳。小阿昧尼亞之不助羅姆也。意在觀

勝負。決向背。蒙古旣勝。乃介喀程堡主札喇爾納款於貝住。遣使承筐以往。開廓蘇之妃及子先避兵其

國。貝住令獻以爲信。海屯奉命惟謹。乃收其降。定宗卽位。遣弟生拔特入朝。小阿昧尼亞有數城。先爲羅

姆所奪。定宗令貝住爲返其地。憲宗卽位。海屯請於拔都。爲達誠惻。拔都勸令入朝。憚道遠。復恐內亂。不

果往。迨阿兒渾行省西城。見下。定小阿昧尼亞賦則過重。民不從令。則籍沒其產。或掠賣子女爲奴婢。欲自

往申訴。妃卒。又不果。憲宗三年。乃成行。先見貝住於喀而斯城。亦往謁拔都。復見拔都子撒里荅。西書作撒耳塔克。或

謂其入天主教。與小阿昧尼亞同教。故海屯見之。語出小阿昧尼亞史。

旣至和林。憲宗優遇之。居五十日辭歸。取道撒馬爾干以返。角兒只國雖已

脩定。而女主魯速檀仍居於堡。貝住屢招不出。拔都亦遣人招致。魯速檀以子達比特爲質於拔都。求卯

翼之焉。貝住聞之。悲甚。魯速檀夫弟私於外而有子。

西俗一夫惟一婦。外遇而有所出。謂之私生。不容於家。不與爵分產。

亦名達鄙忒。同音異字。以爲之別。魯

速檀女嫁開廓蘇。挈以俱往。拘於羅姆者十年。至是貝住令商喀耳會索之歸。使主角兒只國。卽位於麥

茲他起耳之禮拜堂。

天主教規如此。麥茲他起耳地名。

以兵向烏沙訥忒堡。魯速檀仰藥死。定宗初卽位。貝住令達鄙忒入

朝。拔都亦令達比特入覲。定宗乃以達鄙忒主角兒只原有東方之地。達比特主西境之伊米勒梯。句噶

格勒里。句

阿卜喀昔之地。皆有王號。而達鄙忒爲上。小阿昧尼亞。角兒只皆天主教國也。

多桑云。札刺勒丁死後。綽貝二將所

行之事。拉施特等書紀述不詳。皆由他書蒐考增入。書凡十餘種。不贅錄。

西里亞境內達馬斯克部主。亦介毛夕耳部主貝特累丁囉魯納降於貝住。

部民分貧富三等輸賦。是爲西域極西之地。其後復叛去。西域東境。當太宗命綽兒馬罕征札刺勒丁時。

復命朮赤部將成帖木兒。自烏爾隄亦率所部往呼拉商。平其餘孽。卽命爲呼拉商長官。屬於綽兒馬罕。

太祖分地諸子。未及西域。如公家之產也者。故四子皆得遣官蒞治。以分賦稅。太宗所遣者開里拉特。拔

都所遣者奴薩爾。察合台所遣者庫而圖喀。拖雷諸子所遣者修嘎。

蓋其時拖雷已薨故云。

皆爲成帖木兒之輔。呼拉

商雖被兵。而居民素殷富。流離既復。珍貨尙充溢。成帖木兒久心豔之。既轄其地。大肆搜括。札刺勒丁雖

滅。餘衆有匿呼拉商部內者。綽兒馬罕所置守吏。往往被害。康里兵萬人竄入你沙不兒。徒思山中。

兩城名見

上傳。札刺勒丁舊部將喀拉札。

句

徒千桑古爾統之。成帖木兒數往攻。不能逐。開里拉特力戰於薩伯自窪

城。凡三晝夜。始敗其衆。喀拉札遁昔義斯單。康里兵三千入海拉脫。爲開里拉特所殺。八脫吉斯守將岱

爾巴圖

案上傳亦有此名。疑是一人。八脫吉斯地名在海拉脫東北。

亦奉太宗命來征。

案元祕史。太宗謂曾命綽兒馬罕征進去了。如今再教幹豁秃兒同蒙格秃兩箇做後援征去。是太宗命將實有多人。

喀拉札

逃匿山堡。攻圍兩載始下。岱爾巴圖以書告成帖木兒。呼拉商民未從喀拉札叛。徒以汝婪索不已。致民思變。今可汗命我轄呼拉商。汝當相讓。時綽兒馬罕亦徵成帖木兒西行。令以呼拉商。馬三德蘭兩部屬於岱爾巴圖。成帖木兒乃使開里拉特入謁太宗。盛稱成帖木兒之才。太宗信之。遂命領治呼拉商。馬三

德蘭全境。開里拉特副之。不復受綽兒馬罕節制。成帖木兒以呼拉商人射里甫哀丁爲烏魯哀必閣赤。

書謂是掌印官。蓋兼掌印信文牘。本書作筆的赤。亦作筆的庫齊。蓋多桑所引之書。有阿剌比文。土耳其文。波斯文。未卽審定。畫一烏魯克釋義爲大。見椿園氏新編外藩紀略。畏兀語亦蒙古語。蒙古源流亦有烏魯克。志費尼人巴海勒丁。

謨罕默德志費尼掌賦稅。

志費尼地名。其子亦以志費尼爲名。卽作書紀蒙古事者。見前書目。以下省文作巴海勒丁。

奴薩爾三人亦協以治事。太宗七年。成帖

木兒卒。奴薩爾繼任。年老。事皆決於開里拉特。成帖木兒有屬官曰庫而古司。別失八里人也。見釋地。幼隸

朮赤麾下。從出獵。適太祖書至。倉卒無讀者。庫而古司能解之。朮赤喜。令以畏兀文授其子。成帖木兒建

關於貨勒自彌。庫而古司佐治文牘。復從至呼拉商。曾與巴海勒丁入謁太宗。述簿籍出入之數。言西域

事甚悉。朝有大臣曰鎮海。

太宗三年。以鎮海爲丞相。當卽其入西書音爲欽海。蓋譯音之誤。

亟賞之。欲令繼成帖木兒任。而丹尼世們哈朮潑

當卽上傳之丹尼世們。哈朮潑爲宮官之稱。

請以成帖木兒子翁古帖木兒嗣父職。值鎮海獨對。力舉庫而古司。太宗命權二部之

事。有治績則爲眞。奴薩爾遂解任。開里拉特與射里甫哀丁皆鞅鞅失權勢。乃唆翁古帖木兒捏造庫而

古司罪狀入告。太宗命阿兒渾。

西書作阿兒袞。從元史作渾。詳下。

偕二使臣往驗。庫而古司聞之。自往和林。以巴海勒丁代。

攝其職。途遇使臣令西返。庫而古司不從。爭競羣毆。齒折血涌。夜令其僕持血衣潛赴和林。自隨使臣而西。開里拉特等乘機拘辱之。太宗見血衣。大怒。令皆至和林聽訊。開里拉特行至布哈爾。爲人所殺。庫而

古司等至。太宗命鎮海數大臣鞠之。皆誣告不實。

原書云。翁古帖木兒獻輦殿甚華美。太宗悅之。置宴其中。風起輦傾。意不傳。庫而古司至。獻輦更華美。又一寶石帶。得諸葉爾羌商人。太宗新

有腰疾。束之而愈。益大悅。觀耶律楚材傳。請禁斷貢獻。帝不允。曰。彼自願貢獻。吾宜聽之。可見當時風尚。

太宗先欲以翁古帖木兒交拔都。由其父爲朮赤部將也。繼以

鎮海勸止。知拔都性嚴。往必致死。乃自定罪。以年少爲人所誤。得赦免。令庫而古司復任。自阿母河以往。

文臣之事。皆取決焉。阿兒渾亦直庫而古司。令佐以治事。太宗十一年。開。

天方歷六百三十七年。西千二百三十九年。四十年。

庫

而古司到官。傳集蒙古官吏。西域紳耆。諭以上意。各循職分。毋踰法度。綽兒馬罕所置義拉克。阿特耳佩。占守吏。多方廢削。悉中飽。不以奉上。追其賕入官。凡蒙古將士。不得妄殺凌虐部民。民乃大和。流亡復業。

海拉脫亂後，幾無人煙。拖雷曾由其地徙千戶至別失八里。太宗八年，以百戶歸海拉脫。十一年，又以二百戶歸。次年檢閱戶口，已至六千。他地亦類是。翁古帖木兒之誣訴庫而古司，皆射里甫哀丁播弄所致。訊以刑，盡得其朋謀陷害情事。庫而古司取供狀入告，並自往。中途聞太宗崩而歸。射里甫哀丁之妻訴於察合台之妃。時察合台已薨，壽紀察合台所駐之處曰烏魯克，抑甫烏魯克義爲大，亦爲親戚，抑甫不得其解。時阿兒渾以庫而古司事皆自專，不以分任。往依

察合台，遂令捕庫而古司，訊取供狀，以達和林。鎮海不獲於乃馬真皇后，已去位。朝右無援，庫而古司遂死。鎮海爲丞相，由耶律楚材所舉，見楚材傳。乃馬真皇后稱制，楚材以憂卒，則鎮海亦必不安於位。鎮海傳云：定宗即位，以鎮海爲先朝舊臣，仍拜中書右丞相，則其先去位可知。書謂察合台後王喀喇忽拉古執庫而古司，以沙墳塞其口而死。喀喇忽拉古，即宗室世系表之合刺旭烈也。乃馬真皇后以阿兒渾代之，仍用射里甫哀丁。催科嚴迫，呼拉商、義拉克之民輸納不如令者，悉

下獄。阿兒渾自往台白利司，見西北各屬邦使臣，徵取歲貢。聞射里甫哀丁死，東歸視事，乃釋獄中諸囚。自太宗崩後，諸王自以敕令徵西域貨財，使騎絡繹於道。與元史語合。皇后稱制之四載，朝議立新君。阿兒渾

亦往與議。

書云忽立而台義謂會議蒙古語。

盡取前後所奉諸王敕令以往。定宗既立，乃上聞。定宗嘉之，諸王由是斂抑。

書謂當時

貢獻甚多，而貴尤最喜者惟此。蓋以是爲禁遏諸王之嫌也。

從往官吏皆受職於朝，以火者法克哀丁、代射里甫、哀丁之任。阿兒渾既歸，自

知開罪親貴，越二歲復赴和林，行至塔刺斯，聞定宗崩。

即新唐書康國傳之怛邏斯城。西游錄作塔刺思，城因河得名。今城已廢，而河名依然在吹河之西，錫爾河之東。

定宗

在位時，已令野里知吉帶征西。

見定宗二年本紀。西書云：面鼻圖曰野里知吉帶，嘗詢俄羅斯人習蒙古文者，以爲實然。

西域東境仍屬阿兒渾，西境則野里知

吉帶主之。途遇阿兒渾，告以上命，軍行過境，須備糗糧，乃返。其時諸王求貨者復相屬於西域，且令預支

數年民賦。阿兒渾於憲宗初元復東行，會議立帝，至則憲宗已卽位，再以諸王橫索，馳使擾民，及科則未

平準等事上陳。憲宗命與從來官吏集議條例以聞，乃議援謨罕、默德牙刺、瓦赤

元史又作牙老瓦赤，祕史作牙刺注赤。西書字音似伊耳

瓦赤。所定阿母河北計丁出賦之例。

事見太宗元年本紀。作麻合沒的滑刺西迷，案麻合沒的，即謨罕、默德、滑刺要迷，又即牙刺瓦赤之訛也。

案貧富分則，此外一切科斂，

悉予禁革。

極富者人出十的那，極貧者人出一的那。

憲宗報可。丁賦所入，惟備兵餽郵驛，及使臣馳傳，此外毋應付，毋聽諸王濫

發敕令。皆可與元史相印證。錫阿兒渾獅首金符。以巴海勒丁佐之。察合台後王所遣之沙拉智哀丁亦爲之佐。憲宗元年。

以阿兒渾充阿母河等處行尙書省事。法合魯丁。匪只馬丁佐之。法合魯丁卽巴海勒丁音。稍異。其爲一人無疑。匪只馬丁則與沙拉智哀丁更異。然西域人名。元史譯音未必盡合。憲宗遣官二人。拖雷子忽必烈。旭

烈兀。西書音作呼喇古。亦有作阿喇護者。阿里不哥。西書音作末哥。西書音作誤略。各遣一人。司其位下分賦。內無拔都所遣。不得其解。或在憲宗所遣之二人內。亦未可知。分西

域爲四省。省名不詳。疑卽呼拉商。馬三德。關義拉克。阿特耳。佩占四部。省官稱瑪里克。頒金獅符。蒙古萬戶將音杜。綽克。擅殺枯姆守吏。阿

兒渾。以詔書便宜行事。戮之於徒思。沒妻孥入官。西域政事。始漸具條理焉。拉施特云。阿兒渾。衛拉特人。童穉時家貧。父以之易牛肉。札拉爾一武弁

得之。撫育長成爲親兵。游至貴顯。志費尼則云。其父爲衛拉特千戶。二說不同。又云。其人能畏兀文。太宗使治文書。曾令與柯班往中國辦一要事。案元史。太宗時無柯班其人。惟太宗三年。有遣糊不罕使宋。假道爲宋所殺一事。不罕合音爲班。或卽是也。角兒只史。謂阿兒渾公正有才。甚爲拔都所賞。嘗召往奇卜察克議事。察合台分地稅賦。亦多由其審定。後人在西域者。功名亦顯。別見合贊傳。野里知吉帶至西域未久。奉拔都之召。會議立君。至則

拔都推戴蒙哥。野里知吉帶欲立失烈門。議不洽。次年。復會於幹難河。憲宗卽位。野里知吉帶西返。其二

子從失烈門等謀逆。事覺伏法。追捕野里知吉帶。以付拔都誅之。事詳憲宗本紀補異。元史。憲宗元年。以宴只吉帶違命。遣合丹誅之。仍籍其家。宴只吉帶。卽野里知

吉帶也。

西域東境之屬國。其舊有者曰克兒漫。新建者曰海拉脫。克兒漫爲西遼故將薄拉克所據。遂自立

國。既殺吉亞代丁。

見前。

請封於哈里發。有蘇爾灘之稱。以其爲西遼人。亦謂爲黑契丹國。西域稱西遼曰喀

喇契丹。喀喇者。黑也。

黑契丹國。據劉郁西使記增入。並據西書證之。

岱爾巴圖用兵於昔義斯單時。招令服屬。兼趣入朝。薄拉克以年

老。遣子洛肯哀丁火者代往。未至而薄拉克卒。兄弟之子庫特貝丁嗣位。太宗封洛肯哀丁火者爲克兒

漫蘇爾灘。使歸國。而徵庫特貝丁來和林。令隨牙刺瓦赤赴漢地治事。

太宗十三年。命牙刺瓦赤主管漢民公事。元史可證。

定宗卽位。謀

返國未果。憲宗卽位。牙刺瓦赤爲言於上。治事有功。且無罪被廢。仍授以蘇爾灘遣歸。洛肯哀丁火者避

往羅耳。復避之報達。尋入覲申訴。憲宗亦召庫特貝丁至。使質對。不直。洛肯哀丁火者。令庫特貝丁殺之。

旭烈兀西征。庫特貝丁迎至氈的。

見西北地附錄。

海拉脫國肇始於郭耳。郭耳前王基亞代丁以欲薩爾堡封其

相臣之弟台尤哀丁握斯蠻。傳其子屋肯納丁阿蒲倍廊耳。娶基亞代丁之女。太祖西征。郭耳已滅。而歇

薩爾堡獨以險固得久存。

巴而黑西南印度固斯支峯西坡堡據坡上開至今猶存。

屋肯納丁自結於蒙古。常率其子射姆斯哀丁謨罕默

德庫而忒。至太祖窩闊台營。定宗卽位先一年。屋肯納丁卒。射姆斯哀丁嗣。

拉施特作旭烈兀傳。稱曰瑪里克射姆斯哀丁庫而忒。

定宗

元年。偕撒里諾延同往信地。

憲宗三年。命塔塔兒帶撒里土魯花等征欣都思。怯失迷兒等國。今定宗元年。已見撒里。豈先征西南印度。至憲宗時。再出師西北耶。諾延爲官人之秘。

撒里與木而灘。

拉火耳二城議和。爲之居閒。定饋獻物數。

木而灘餽金錢十萬。拉火耳餽的那三萬布三捆。奴僕百名。二城皆見上條。

蒙古他將嫉之。誣以受賂。與印

度得里部會交通。得里兵來。將爲內應。

得里見前。

射姆斯哀丁懼及禍。往見岱爾巴圖。以與其父有舊。留之。定

宗二年。岱爾巴圖卒。子哈而庫喀圖與不協。控諸察合台後王也速蒙哥。射姆斯哀丁自往申訴。也速蒙

哥逐之。

也速蒙哥見世系表。

乃往依拔都。憲宗卽位。入覲和林。王大臣咸謂其先人與我蒙古交厚。爲之游揚。以其爲

郭耳故王懿親。可藉其力。撫定其地。封以海拉脫。

句札姆。句八開而斯。句庫蘇治。句富紳赤。句圖勒克。句

開沙。

卽歇薩爾。非洛斯固。前古耳都城。

喀而尤斯單。

句謨而噶伯。句馬魯察克。

卽本把之馬魯察葉可。

法里阿白。

疑卽上言阿里阿拔脫。

北及阿

母河而止。東南則哀司非沙耳。

句費而拉。

句昔義斯單。

是時昔義斯單尚未定觀阿八哈傳可見

喀不爾。

即西北地附錄之可不里。疑察合台後王占之故屬篇來帖木

兒。

梯而拉。

句阿富汗斯單。

阿富汗本族類名。當日僅一部落。非如今日之地廣得稱國也。以上所紀地名。大抵寨堡之類居多。非輻員甚廣。

以至於印度河。世爲西域東境附

庸。稱臣納貢。錫以命服寶劍刀斧。命阿兒渾界以金錢五十萬。賫助建國。旭烈兀西征。射姆斯哀丁迎謁

於撒馬爾干。從征木剌夷。令招降賽耳塔石堡。挾其酋長來謁。西域旣開藩。因屬於旭烈兀。以其郡於海

拉脫。故謂之海拉國。享國百餘年。帖木兒西來始滅。

明史哈烈傳亦作黑魯。即海拉。多桑於此節言之不詳。霍耳鄂特書備引海拉脫史。立國緣起。展卷瞭如。據以增入。其封地亦較多桑所

紀爲多。海拉脫史。西域人謨因曷丁所作。紀至明孝宗宏治五年而止。前數十年。法國人譯以西文。多桑著書時。且猶未見此書也。

自海拉忒東行。乃抵印度河。渡河而東。則入印度。太宗

季年。駐守八米俺。噶自尼等處之軍。

見前。

渡河往征。困拉火耳城。得里酋遣將來援。途中其將謀叛。煽惑兵

士反戈。以攻得里城。拉火耳無援。遂陷。

城破後二日。太宗薨。天方教人以爲天譴。

軍亦旋返。其後復入印度。擾其邊境。憲宗三年。

命撒里等征印度斯單。克什米爾。

元史云。塔塔兒帶。撒里。土魯花等。而拉施特所紀。但有撒里。謂撒里係塔塔兒台之土土喀里育特人。故近時西人謂元史之塔塔兒帶。誤以部族名爲人名。而土魯花疑是達魯花赤。

之說所疑固當。然無以解於等字也。此傳但舉撒里以合西域書。更加等字。以合元史。又拉施特云。憲宗命撒里入印度。接應先往印度之軍。則其先已有兵在印度也。

屬旭烈兀節度師入克什米爾。涉印度

斯單界。大掠而返。獻俘獲於旭烈兀。

拉施特略於印度軍事。所言止此。然未深入中印度。固可知也。其後元兵數入印度。別有考。印度斯單所指之地甚廣。非僅止中印度。克什米爾則不在印度斯單之內。樞圖氏誤

以溫都斯坦爲國名。非是。拉施特又云。撒里一軍。其後散於各處。皆屬西域宗王轄調。

9106167

3913

